



# LES CONTEMPORAIN



1932



國立北平  
圖書館

六月號

行印局書代

# 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服務

本局創設以來，力謀發展推廣文化，求合辦理初衷，除努力在全國各省開辦分店代辦處外，又爲便利內地遠道讀者起見，特設立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無條件服務。本部另有專人負責，辦理迅速，且設種種優待辦法，數年來極得遠道讀者之信仰。茲爲力求便利讀者起見，凡滬地各家出版物，均可代購，即西文書籍，亦可辦到，購價與原出版者一律。敬擬辦法於後，諸希公鑒：

## 編贈圖書總目

本局現編印一九三二年圖書總目一厚冊，凡國內各書店出版各書，均經分類編入。此書專贈外埠讀者，凡會在本局郵市部購書者，均可來信索取，並不須寄費。

## 贈送半價券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版書一次，滿實價二元以上者，均贈送半價券一張，持券得以半價選購本局指定之任何新書。（書名隨時通告）

## 郵票十足通用

外埠購書如有郵匯不便，可用一分至一角之郵票寄來，本局當十足兌用，不折不扣。

## 贈送現代出版界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外版書籍一次，均贈送本局出版之「現代出版界」若干期，如長期交易者得永遠贈閱。

## 存款購書的簡便

凡在本局存款購書部存款十元以上者，本局當寄奉選書單一本，如最新銀行支票式。外埠讀者無論選購本外版書，可以隨時填寫，簽字後扯下寄來，每次祇須化費一分，可節省往來掛號郵遞等費用，及其他麻煩手續，並得作饋贈禮券之用。存款時並由本局贈送創辦紀念書券一元，倘存款半年未支用者，本局當另贈書券一元。上項各書券得在本局實足兌用。

## 郵購詳細辦法

### ●採購手續●

(1) 凡欲購之書報「名稱」「定價」「部數」及「著作者」等，均請詳細填明，西文書尤須繕寫清楚，以免延誤。(2) 購書人之姓名住址，務請用墨筆楷書，切勿潦草塗改，對於省縣城鎮市街巷門牌店號及寄運方法，愈詳愈妙。國外請註中西文。(3) 信件請寄「上海海寧路一三七〇號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收」

### ●匯款方法●

(1) 匯款請購郵局匯票或託信局銀行等代匯均可。(2) 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洋，本局為優待起見，十足通用，惟須限於一分至一角及上海能通用者，凡有污損及只限局部通用之郵票以及印花稅票等，一律不收。

### ●免除寄費●

本局為優待外埠讀者起見，凡賜顧各書，一律不須寄費。但掛號費須讀者自負。

### ●存款辦法●

購書人寄來書款，如有剩餘時，本部當以代價券開奉。此項代價券可於下次買書時一同附來，實價通用，如欲

退還現洋，亦可照辦。

### ●注意郵章●

(1) 郵章除印刷品及貿易契外，凡用墨筆及打字機繕寫者概屬普通郵件，須貼足郵票，欠資信不收。(2) 信件不可夾入印刷品中寄遞，否則經郵局查出，亦作欠資，或不予寄遞。(3) 凡有郵票之信，須用厚紙固封，能用火漆封口尤好；如交郵局快遞掛號，更為穩妥。最好向郵局購閱郵政章程查照辦理。(4) 原稿紙照郵章不作印刷品，須作為包裹寄遞，每件至少須寄費二角。

### ●通函注意●

(1) 本部收發信件，均用國曆，並編有號數，覆信請註明。(2) 賜函具名，敬請前後一律，以免致誤。(3) 來函望用楷書，切勿潦草或用貴地通行之簡筆破體字，致難辨認。(4) 來函如事項較多，請將各事標明一二三四等條，分段書寫，庶眉目清楚，本部可逐條答覆，不致遲誤遺漏。(5) 函發後，如久未得覆，請再發一掛號函寄下，說明前信寄出之年月日，及發出地點，俾便查攷答覆。

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敬啓

# 代現

## 小說

教皇的遙夜（法國——諾爾哈克）

偷麵包的麵包師

海底夢

親事（日本——池谷信三郎）

懷鄉病

薄暮的舞女

黎蒙家的沒落（西班牙——阿耶拉）

李青崖（二三）

穆時英（二四）

巴金（二五）

高明（二六）

杜衡（二七）

施蟄存（二八）

江思（二九）

## 詩

意象抒情詩

橋洞 祝英台 夏日小景 銀魚 衛生

核佛爾第詩抄

心靈出去 假門或肖像 白與黑 同樣的數目 夜深

施蟄存（二六）

陳御月（二九）

## 文

故鄉雜記

現代小說所經過的路程

西班牙的一小時（西班牙——阿索林）

茅盾（二〇）

郁達夫（二一）

戴望舒（二二）

第一卷 第二期 內容

春雪又一篇

雜碎

高爾基在蘇倫多

比也爾·核佛爾第

池谷信三郎自敘傳

巴黎藝文逸話

鄧肯的悲劇 醜的文化

藝文情報

雷馬克存款被扣押 德國二大作家請入瑞士籍

莎士比亞劇場落成 印度女詩人被捕 丹麥詩人

逝世 霍普特曼的最後一本劇 蘇聯的新電影

今年的諾貝爾獎金 關於歌德的生平的德法新出

出版物 歌德時代的德國藝術

盛明若 (三五)

朱壽百 (三〇)

陳御月 (三五)

高明 (三五)

玄明 (三五)

(三一)

畫

關北風景

高爾基在蘇倫多

高爾基之側影

高爾基及其幼女

高爾基之工作室

高爾基書案上之陳設

中國銀幕

新片「人道」二景

野玫瑰之一幕

蘇聯新片·蒙古列車

創子手 犧牲者

莎士比亞紀念劇場

阿芬河邊的新景色

舞台上之彩幕

# 會費全五年五元改訂大贈送

改訂  
新章  
徵求  
會員



# 現代讀書會

第二期

現代讀書會，創辦以來，以減輕讀者負擔為宗旨，凡於讀者有利者，莫不盡力籌劃，以求盡善盡美。海內外讀者，咸同聲稱讚，紛紛入會。未及半年，會員已達三千以上。茲第一期會期，亦已屆滿，而本會之六大贈送，五大優待，三大設備之種種利益，會員亦均已充分享受。並力促本會繼續擴充，以利讀者。本會以厚意難却，乃毅然決然，以再促再厲之犧牲精神，舉辦第二期讀書會，並公開徵求會員，凡有志讀書而願與出版界發生密切關係者，盡興乎來！

一 贈送書券五元 憑券購買現代書局出版各書十足通用，無異現金。

二 贈送名家創作二部  
1. 北極圈裏的王國 張賢平先生的新著，凡十餘萬言。據作者自己說：這是他生平第一傑作。在創造社的時候，本就開始着筆，可是，因搜集材料之不易，到現在才始完篇。篇中描寫貴族社會之騷奢淫佚，中層市民們之狡詐狠毒，智識階級之卑鄙無氣節，流氓地痞之投

機暴發，更插以悲歡離合之故事，把北極圈裏一小王國的社會描寫到淋漓盡致了。不愧為空前奇構……

2. 黑戀 本書為張賢平先生之中年篇名著，內容描述幾個時代的青年，因苦於現狀之煩悶，做了掘墳墓的工作，致遭統治階級之慘殺。情節更參以男女戀愛事件，為張賢平先生轉變期的傑作。

三 贈送世界巨著一部

西伯利亞的囚徒 本書凡三十萬言左右，為俄國大作家陀斯妥以夫斯基生平唯一巨著。內

五

贈送「現代出版界」半年一份 全年一份

四 贈送施蛰存先生主編之「現代」

容敘述俄皇時代政治之黑暗，官吏之殘酷以及充軍流配的慘淡生活，強盜流氓罪犯的窮形極狀，西伯利亞的苦工，另一世界裏的奇聞奇事，莫不淋漓盡致。作者會親身經歷，能將個中内幕全部暴露，尤為特色。譯者劉曼先生，深悉俄國社會背景，故譯來愈覺生動，文筆亦輕快流利，堪與原作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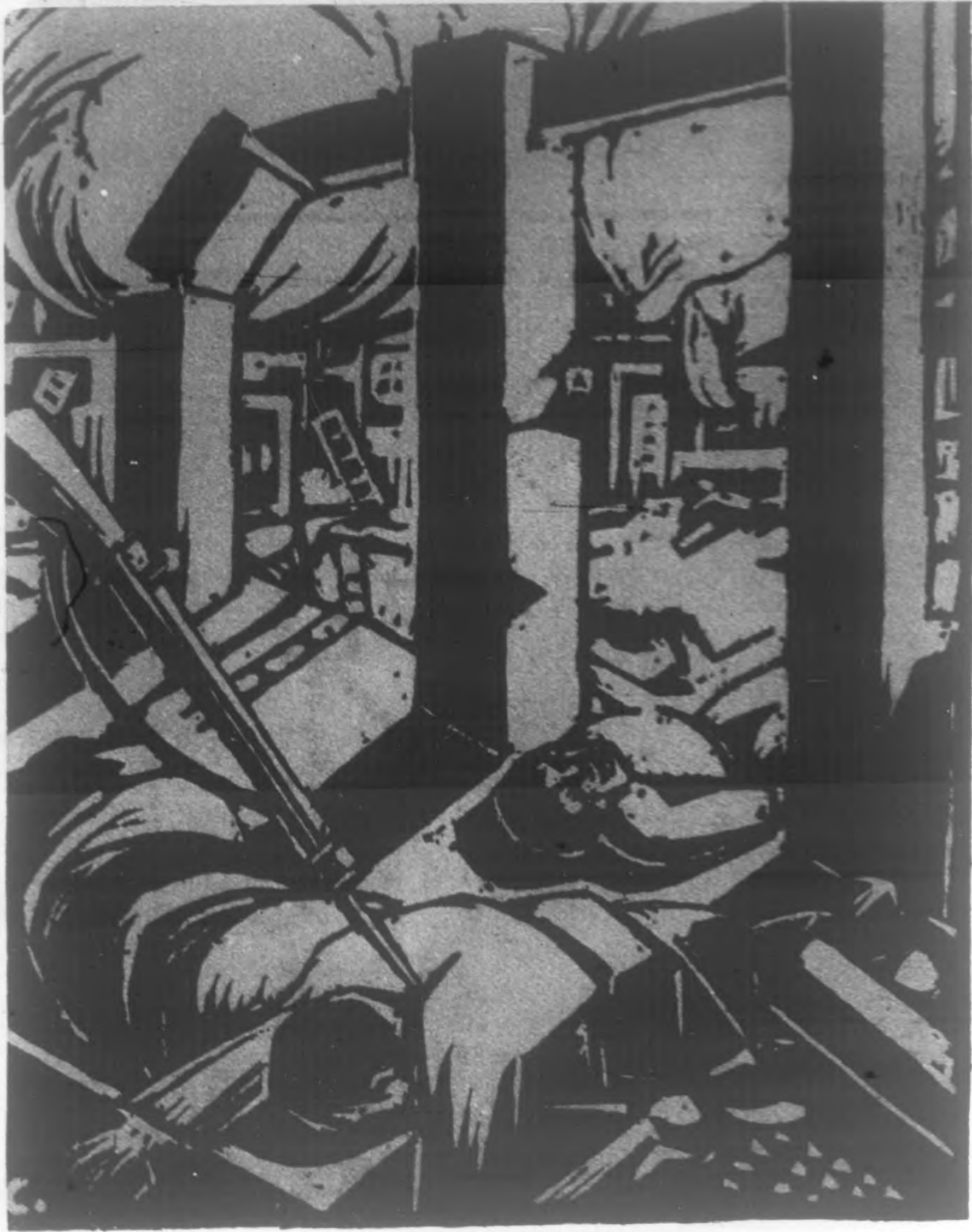
## 五大優待

1. 半價優待券
2. 廉價優待券
3. 雜誌優待券
4. 預約優待券
5. 長期優待券

## 三大設備

1. 通信借書部
2. 讀書指導部
3. 讀書俱樂部

會址：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入會手續：在本埠者，可至四馬路現代書局門市部入會，本會即將會員證及贈送書券等書，當面交付；在外埠者，當將會費五元，連同人姓名，由郵局寄交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收現，到後，即將會員證及會費應得之種種書券，附原班由郵寄上。



景風北

# 現代

六月號

Les Contemporains

Volume I. Numéro 2.



# 故鄉雜記

茅盾

## 第一章 一封信

年青的朋友：

這算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你。寫幾千字的長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千字以上的長信，但此刻提起了筆，我就覺得手下這封信大概是要很長，打破了向來的記錄。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寫一封長信的興趣和時間。

朋友！你大概能夠猜到這封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起來的罷？是在我的故鄉的老屋，更深入靜以後，一燈如豆之下！故鄉！這是五六萬人口的鎮，繁華不下於一個中等的縣城；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鎮，據鎮志，則宋朝時

〔漢奸〕秦檜的妻王氏是這鎮的土著，鎮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蕭統偶居讀書的地點，鎮東某處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齋叢書的鮑廷博的故居。現在，這老鎮頗形衰落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黑影沉重地壓在這個鎮的市廛。

可是現在我不想對你說到老鎮的一切，我先寫此次旅途的所見。

朋友，我勸你千萬莫要死釘任在上海那樣的大都市，成天價只把幾條理論幾張統計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訣」在腦子裏倒去顛來。到各處跑跑，看看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頗有益，而且對於你那樣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來喜歡旅行，但近年來因為目疾胃病輪流不斷地作怪，離不開幾位熟習了的醫

生，也使我不得釘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雖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意願回故鄉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來我是帶了一本什麼書在火車中消遣？

「金聖歎手批中國預言七種！」

這是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區域前後數日內上海各馬路轉角的小報攤所陳列或是小攤三們釘在人背後發狂地叫賣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經在小報攤上買了好幾種版式的推背圖和燒餅歌，但此部中國預言七種却是離開上海的前夕到棋盤街某書局買來，實化大洋八角。朋友，也許你覺得詫異罷？我帶了這惟一的書作為整整一天的由火車而小輪船而民船旅途中的消遣！

我們見過西洋某大預言家對於一九三二年的預言。路透社曾使這個預言傳遍了全世界。這個「預言」宣稱一九三二年將有大戰爭爆發，地球上一個強國將要覆滅，一種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種制度），將在戰爭的砲火下被掃除。路透社鄭重聲明這位預言家曾經「預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所以是「權威的」預言家。不妨說就是西洋的劉伯溫或袁天罡，李淳風

罷？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預言家」畢竟和封建中國的劉伯溫等等有點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預言家的「使命」是神祕地暗示了帝國主義者將有的動作，而且預先給這將有的動作準備意識，——換言之，就是宣傳，就是鼓動。因此，牠的作用是積極的。封建中國的「傳說的」預言家如劉伯溫等等及其燒餅歌，推背圖，却完全是消極作用。取例不遠，即在此次上海的戰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軍大至，中國却是「後援不繼」，正所謂「勝負之數，無待龜」的當兒，大批的燒餅歌和推背圖就出現於上海各馬路上了。燒餅歌和推背圖原是老東西，可是有「新」的註解，為悲憤的民衆心理找一個「定命論」的發洩和慰安了，開北的燬於砲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歸咎於誰何，而且一切既係「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於目前的失敗，大可安心睡覺，——或者是安心等死了：這是消極的解除了民衆的革命精神，和緩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這是一種麻醉的藝術品，特種的封建式的麻醉藝術品！

朋友！我發了太多的議論，也許你不耐煩罷？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車中翻閱那本中國預言七種。

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叫道：

「喂！看見麼？『將軍頭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轉過頭去看了一眼。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商人；單看他那兩手捏成拳頭，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種姿勢，就可以斷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對於「官話」，雖說程度太差，可是還能聽得懂，但眼前這位北方人的一句話，我簡直沒有全懂；

「將軍——什麼？」我心裏這樣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時很能夠——並且很喜歡微笑；我又常常讚美人家的「適逢其會」的微笑。但是那時我的微笑大概時機不對，因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氣了；他的眉毛一挺，大聲說：

「他媽的！將軍頭上一棵草——真怪！」

我聽明白了。我雖不是金聖歎，也立刻悟到所謂「將軍頭上一棵草」是指的什麼，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斷定這是推背圖或燒餅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裏的預言。

「不錯。萬事難逃一個『數』。東洋兵殺到上海，火

燒開北——蔡廷楷，蔣光鼐，燒餅歌裏都有呢！——上年

的水災，也應着燒餅歌裏一句話……」

在我左邊，又一個人很熱心地說。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於紳而商中間的場面上人；他一面說，一面使勁地搖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裏的書頁上。

忽然一隻焦黃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來了；五個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長，都填滿了垢污，烏黑黑地發光；同時，有一條痰喉噴發出枯燥的聲音：

「對勿住。借來看一看。」

我正要抬頭來看是什麼人，猛又聽得一聲長咳，撲的一口黃痰落在地板上，隨即又看見一隻穿了「國貨」橡皮套鞋的腳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為什麼，我最怕這種隨地吐痰而又用腳抹掉。我趕快抬起頭來，恰好我手裏的那本預言七種也被那隻烏黑爪甲的枯黃手「搶」——（容我說是搶罷）——了去，此時這纔看明白原來是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其眼鏡而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呼呀唔唔念着書中的詞句；曾經抹過那堆黃痰的一隻橡皮套鞋微微擺動，鞋底下粘着的黃痰掛長為麵條似的東西，很有彈性地跳着。

朋友，我把這些瑣屑的情形描寫出來，你不覺得討厭麼？也許你是。然而朋友，請你試從這些小事上去理解中國老百姓用怎樣特殊的他們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們用鞋底的隨便一抹就接受了「請勿隨地吐痰」的西洋「文化」。這種「中國化」的方法，你在上海電車裏也許偶爾看到，但在內地則隨時隨地可以看到。他們覺得這樣「調和」中西的方法很妥當。至於爲什麼不要隨地吐痰的本意，他們無心去過問，也永遠不打算費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這位老先生罷。他把那本預言翻來翻去看了一會兒，就從那玳瑁邊的眼鏡框下泛起了眼珠對我說：

「人定不能勝天。你看十九路軍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後號咷，東洋人倒灶也快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這一個聲音來回答。

「不過，中原人大難當頭，今年這一年能過得去就好！今年有五個「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裏——咳，燒餅歌上有一句，——咳，記不明白了，你去查考

罷。總而言之，人心思亂。民國以來，年年打仗。前兩年就有一隻重謠：「宣統三年，民國二十年，共產五年，皇帝萬萬歲！」要有皇帝，纔能太平！」

「可不是宣統皇帝已經坐了龍庭！」我右邊坐的那位北方人插進來說。

但是那老先生從玳瑁眼鏡的框邊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爲然地哼了一聲。又過一會兒，他方才輕聲說：

「宣統！大清氣數已盡，宣統將來要有殺身之禍。另是一個真命天子，還在田裏找羊草！」

於是前後左右的旅客都熱心地加進來談論了。他們轉述了許許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傳說。他們所述的「未來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歲以至十三四歲的孩子，很窮苦的孩子。

朋友，在這裏就有了中國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

一治一亂，循環反覆，亂極乃有治；然而撥亂反正，却又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草野驟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圖和燒餅歌就根據了此種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學而造作。中國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種「政治

哲學」就帶了極濃厚的宿命論色彩。在現今，他們雖然已經感得了巨大的變動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這變動的經濟的原因，他們只知道這變動是無可避免，他們在畏懼，他

們又在盼望；爲什麼盼望？因爲亂極了乃有太平可享！

\* \* \* \* \* 十一點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車了。

(未完)

現代書局

發行

中國

古代

社會

研究

郭沫若

著

著

每册實價  
一元二角

▲▲▲清算中國古代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工夫。然而這工作又是迫切需要的，因爲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清算過去社會的要求。本書是郭沫若先生近年來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從事研究中國古代甲骨文及遺物的結果，不但證明了一我國國情不同的謊話，而且爲中國的前途得出了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來。

# 現代小說所經過的路程

郁達夫

小說已經有五六百年——好奇的考古學家，每在主張着說，二三千前已經有了小說這一種著作了——的歷史在牠的背後，所以牠的進化轉變成今日的狀態，也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文化最古的中國，漢時（在西歷紀元以前）已有稗官之設；史記中閩巷的細言。至於小說的最初淵藪，更可上溯重華的「天問」及山海經等篇，年代更加荒遠了。但古時中國的小說，本來就不為儒家所重視，朝廷士大夫，尤不屑稱道，以為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而一般小說作者，也就易避難，自甘菲薄，既無刻苦振作之心，又每具瑣碎因循之習，所以從來中國的所謂小說家者流，所記綴者，別大不外乎兩種：（一）係敘

述雜事瑣語的，如西京雜記，朝野僉載之類，（二）係記錄異聞怪事的，如山海經，海內十洲記之類，其後的許多筆記小說，就係這兩種東西的混血兒，這些都是不具近代小說的體格的東西。及宋代的平話及通俗小說本出來，由元歷明，疊出了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遊記等巨著，到了清朝，更出了吳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這兩大天才，創造成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於是小說體的製，纔算完備，而現代小說的雛形，也就此鑄就了。

（我覺得中國小說的典型，總逃不出五種大小說的範圍。第一，宋代平話京本通俗小說，是短篇小說的楷模，「今古奇觀」之類，完全仿此。第二，水滸傳的敘事及性

格描寫，是歷史及社會小說的祖宗，三國志，義，岳傳等類，完全是模仿牠的，對瀾就是宋江，張飛牛皋就是李逵。第二，西遊記，當然是神怪傳奇小說的先驅，封神傳，鏡花緣之類，就是牠的後嗣，雖則牠的人物性格，多少也是模仿水滸的。第四，儒林外史，是寫一般社會狀態，尤其是描寫智識階級及土豪劣紳階級的一部百科全書。金瓶梅中之除去性交形狀描摸以外的記述，雖然是和儒林外史有點相像，但兩書的重心着力點完全不同，所以老殘遊記之類，畢竟是儒林外史的後繼者，而不是受着金瓶梅的影響的。第五，紅樓夢，中國的言情小說，除此而外，更沒有再偉大，再完備的小說了。上述的金瓶梅等，却是另外的一種性質，當然是又當別論，自清朝乾嘉以後，一直到新文學興起已經有十餘年的現代，我看看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還在那麼流行，這豈不是紅樓夢的絢爛的餘輝麼？至如模仿紅樓夢到了十分，非常顯而易見的言情小說如品花寶鑑，花月痕之類，則更加可以不必說了。去年曾有一位研究中國小說的外國文學者來問道於盲，要我舉出中國小說的幾部代表作品來告訴給他，我就毫無躊躇地舉出了上述

的五部。）

中國的小說，到了清朝，已經是極盛了，但其後又因為皇帝及士大夫的封建觀念的陳腐，而朝廷的獎勵又偏於八股時文及載道的聖經賢傳，所以清自中葉以來，二百餘年，小說就只落在一班輕薄文人的手裏。到了晚清末季，則更是鴛鴦蝴蝶，祇作為文巧文媚的糊口索詐之資，作品的卑污惡劣，愈趨愈下，簡直是談也無從談起了。

一九一二年民族革命軍興，推翻了滿清的帝制，中國的上下，纔寬了一寬眼界。三五年後，於社會組織，社會風習，略變了一變式樣之餘，新的潮流，就從歐洲美國日本等處湧湧而來，於是在思想上一向抱着閉關自守的精神的中華民族，也不得不振作起來，轉換方向。自此以後，中國的思想界便加入了世界的聯盟，而成了受着世界潮流灌溉的一塊園地，所以中國現代的真正文藝復興，應該斷自五四運動起始纔對。正唯其如此，故而目下我們來論述小說，也應該明白了西歐小說的古今趨勢，纔能夠說話，因為現代的中國小說，已經接上了歐洲各國的小說系統，而成了世界文學的一條枝幹的緣故。

歐洲的近代以及現代的小說，大別起來，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只敘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如塞爾範底斯的堂·克蓄德（Cervantes's Don Quixote）就是這一種小說的先例。中國向來的小說，除出幾部特異者外，都是屬於這一系統的作品。（這小說的第一部，出在一六零五年，第二部於一六一五年出來。裏面所描寫的是西班牙拉·曼却（La Mancha）的一箇村落裏的一位性質善良，頭腦簡單的紳士。他讀了許多關於中世武士的義俠的小說，遂受了這些小說之迷，竟穿起了一套舊時武士的甲冑，騎上了一匹名叫洛齊羅（Rocinante）的驢馬，而出去巡行，追尋着時代錯誤的古代武士的經歷，自命曰，拉·曼却地方的堂·克蓄德。因為武士必須有一個愛人而去為她冒險，他所以擇定了一位由他命名作杜兒西奈亞（Dulcinea）的理想中的美人作他的巡歷的目標，而以一位無智的忠實的農山巧·班沙（Sancho Panza）為他的護士，他幻想着自己已是一個救世濟民的武士，所以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國道上在行走的許多尋常的行人，就在他的眼裏都變作了不德的武人，受苦的美女和只在神話傳說裏所有的巨妖駭怪之類

的一些幻像。譬如有一次，他看見了風車輪翼的迴旋，竟以為是害人的巨怪，便和他的隨從護士為濟世安民之故，向風車大戰起來，終至於他們倆不得不因此類似瘋狂的行為之故，而陷入於困難的現實之境。像這樣的他的幻想與現實處處發生衝突，所以他的一生事蹟，都是滑稽的笑柄。到了垂死的時候，他纔醒悟轉來，然而一生却已經殉了他的理想而過去了。

這小說可說是大規模地描寫外部事件變遷的小說之祖，近代小說之含有事件起伏和一幕一幕的劇的場面似的内容，因之造成一個典型人物，而表現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的作品的，其先河可以說是開在這一位西班牙的軻軻不遇的文人的手裏的。雖則這一種冒險經歷紀敘的手法，在荷馬（Homer）時代的史詩奧迪賽（Odyssey）裏，已經可以看到，然而近代小說的開始，當然要推塞爾範底斯（一五四七——一六一六）的這部奇書堂·克蓄德。

屬於堂·克蓄德一流的代表作品，還有一部法國勒·殊沙（Le Sage, 1668——1747）所著的琪兒·勃拉斯（Gil Blas）。這小說自一七一五年發行初兩卷起，直到一七三



五年全部完成爲止，足足廢了作者二十年的工夫。主人公琪兒·勃拉斯是一個孤兒，十七歲的時候，叔父給了他一匹驢子，幾塊洋錢，教他出去看看世界，求點學問，上薩拉曼加 (Salamanca) 的大學去卒他的業。一路上他就遇到了些騙子，強盜，優伶，封閉之類的人物。經過了許多變遷，受盡了種種榮辱，也曾作過醫師的助手，美婦的幫閑，首相的書記等等，最後他纔安頓下來，過他的清白的日子。所敘的事實，原同奧迪賽的連珠記事差仿不多，但談諧口出，巧智橫生，而書中出來的人物性格，也各具典型。作者勒·沙殊從沒有到過西班牙，而他的這以西班牙爲背景的小說，竟寫得神氣活現，致使西班牙的譯者和法國的伏兒泰兒 (Voltaire) 都疑他爲剽竊西班牙的舊作的作品。這琪兒·勃拉斯實在是專門家所說的勞加來斯克 (Picaresque) 小說中的一部最好的模範，視牠爲歌德 (Goethe) 的財神寶·邁衣斯泰 (Wilhelm Meister) 夏多勃里安 (Chateaubriand) 的勒奈 (René) 及斯戴兒夫人 (Madame de Staël) 的哥憐奴 (Corinne) 的粉本，也不算爲過。

歐洲近代小說的第二種，與上述諸作背道而馳的，就是那些注重於描寫內心的紛爭苦悶，而不將全力傾瀉在外部事變的記述上的作品。依美國女作家愛迭斯·華東 (Edith Wharton) 之所說，則近代小說的真正的開始，就在這裏，就是在把小說的動作從稠人廣衆的街巷間移轉到了心理上去的這一點。

“Modern fiction really began when the ‘action’ of

the novel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street to the soul.”

Edith Wharto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P. 3

在小說上作這一步的最初的嘗試者，當推法國的拉費愛脫夫人 (Madame de La Fayette 1634—1693) 的那篇克來益公爵夫人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了。這書出在一六七八年係描寫克來益公爵夫人對自己的男人既欲竭盡忠貞，然而她的內心却在對賀慕爾公爵 (Duc de Nemours) 感到不能自己的愛的。這些內心的苦悶，絕望的隱忍的熱情，與夫表面上雖則不露出來，然而在心裏却在起伏着的歡樂與悲哀，就是這一篇小說的獨到之處。順這一條系統的近代心理小說，到了亞培·泊來伏斯脫 (Abbé Prévost

1697——1763) 著的曼儂·來斯各(*Manon Lescaut* 1731) 出世之後，又向前進了一步。因為在這小說裏的主角人物，是破了常套典型的有血有肉的平常我們所看到遇得着的活人，並不是像老式傳下來的那些男主人公女主人公惡漢與嚴父之類的呆板木頭人。

曼儂·來斯各裏的許多人物雖則破了常套，接近了寫實的手法，可是書中各人的性格，還不免有些抽象的。直到提特洛(*Diderot* 1713——1784) 的那篇拉摩的姪兒(*Le Neveu de Rameau*) 在他身後被發現之後，我們纔真正地看到了近代小說中的性格這一個特型。拉摩的姪兒是一篇作者和寄生蟲般的無賴漢「拉摩的姪兒」兩人中間的對話。十八世紀的人物性格，社會情形，音樂哲學等在這一位無賴漢的聰明冷諷而又富於談諧的談話裏描摹批評得幾乎毫末無遺。提特洛的這一種性格捏塑的手腕，非但是巴爾札克(*Balzac* 1739——1850) 的老師，并且也可以說是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jefsky* 1821——1881) 的先驅騎手。

這中間雖則英國也有了迭福(*Defoe* 1661——1731)，

非而亭(*Fielding* 1701——1751)，斯摩來脫(*Smollett* 1721——1771)，李佳特生(*Richardson* 1689——1741)，等初型小說的創製但是現代小說的真正推進者，却仍是生在法國的兩位後起的特殊天才。一個便是上面說過的巴爾札克，一個是本名馬利安利·培兒(*Mario-Henri Boyle*) 的斯當達兒(*Stendhal* 1783——1842)。

在提特洛之後，巴爾札克就是第一個人，他能把他的人物在肉體上精神上看得清清楚楚，凡他或她們的生活習慣，嗜好弱點，無不刻畫盡致。而他所描寫的劇的動作，又純係由這些人物的對於他們的環境——如住宅，街市，職業等——或他們的遺傳天性及各人相互間的偶然的接觸中抽繹出來的事件。巴爾札克自身在把這些寫實的影響，歸功於英國的司考得(*Scott* 1771——1832)，但司考得的觀察是膚淺而虛偽的，尤其是寫到了男女的爱情，他總不免要受着當時時代的影響，不能如實地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巴爾札克的手法，却不同了他，所描寫的女性，不論是老的幼的，都是栩栩欲活的人，滿保有着人生所難免的矛盾和熱情，一點兒也沒有誇大，一點兒也沒有做作。其

他的性格，如吝嗇者，財閥，僧侶，醫生之類，凡由巴爾札克所創造出來的人物，總沒有一個不是實實在在的。所以結果司考得終於是一位浪漫的色彩很濃厚的作家，而巴爾札克却確是近代寫實主義的偉大的導師。

斯當達耳所分析解剖的人物性格，尤其是特異精確了。他的唯一的功績，是在把人物的動作心理動機，直掘到了最後的源泉去的那一點。在個人的心理分析上，在周圍情勢的影響實寫上，斯當達耳就是到了二十世紀的現在，也還是一個無人追得上他的苦心雕刻者。

這兩位大作家的作品的新異的地方，就在他們的把人的性格之造成，完全繫屬到了特殊的物質和社會條件上去的那一件事情。是以由巴爾札克說來，他的人物之所以會變得這樣這樣者，就因為這些人物的職業是如此，或所住的房屋和周圍的環境是如此的緣故。斯當達耳的看法，則他的人物性格，所以要那麼那麼地發展開去的原因，都因為這人物所想插身進去的社會是那麼樣的緣故。或係有一塊地他在羨慕，或者有一個有權勢和時髦的人他在模仿，因而就發生了主人公的許多動作和行爲。（巴爾札克的

小說，如 *Les Parents Pauvres*, *Le Père Goriot* 等篇，是百讀也不會使人厭的；斯當達耳的傑作，則當推 *Le Rouge et Le Noir*, *La Chartreuse de Parme*）總之歐洲的小說，自十六七世紀開始萌芽以來，這兩位小說家就是最初注意到「一個人物性格的造成，是決逃不出周圍的人類和事物的影響的」先覺者，（英國迭福的那篇蕩婦自傳（*Moll Flanders*）却是一箇例外），而他們堅強有力的寫實的筆致，也是近世種種大同小異的流派的開路先鋒。

自從這兩位作家的死後，到如今將近百年，其間小說的派別風氣，不知變換了幾次，然而箇人性格的捏塑，社會物質的對於箇人的影響，心理的分析，和一絲不漏的寫實的筆法，却終是千古不易的小說的定則。目下的小說又在轉換方向了，於解剖箇人的心理之外。還須寫出集團的心理；在描寫日常的瑣事之中，要說出牠們的對大衆對社會的重大的意義。向這新的小說方面，大膽奮勉地在作不斷地嘗試者，是許多新俄的少壯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對於藝術和創作的理論態度，被翻譯輸入到中國來

的，數量已經不少，我在此地可以不再說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

本篇的參考書類。

一 魯迅著 中國小說史略

ii] Henry Burrowes Lathrop :

The Art of the Novelists的最後一章「小說發展中的幾個高潮點」

三 曼德斯·華東女士著「小說作法」第一章總論

四 關於堂·克賽維，請看奔流一卷中的紐羅杜葛納夫的論文

五 Herbert Read: Reason and Romanticism 中的最後一章「現代小說」

六

天津大學出版部印行「法國文學」中之法國文學史 (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著者為 O. H. Conrad Wright.

著者為 O. H. Conrad Wright.

# 教皇的遙夜

(法國——諾爾哈克)

李青崖譯

## 一

在羅馬城的這種又乾燥又炎熱的夏天晚上，教皇阿十二世像往常一般，坐在自己的大辦公室裏還沒有睡。那幾合向城裏張開的窗子，任憑一陣壓人的熱氣吹進來。這個老年人感到了倦意了，末了，他的眼臉終於因為瞌睡張不開……

時候已經快到半夜的十二點。侍從官進來了，滿臉驚惶的樣子，並且報告新聞，說是意大利政府的首要人物剛剛被人刺死。

教皇闖上了自己看着的那本書，接着就站起來，雙手又在自己那件白道袍上面，像是很注意的樣子。這個剛剛

被刺的人，從前是教政府的朋友，後來却和教政府勢不兩立，這是值得一種雙料的新聞的。隨後，教皇的眼光彷彿詢問：「在甚麼地方被刺的呢？怎樣被刺的呢？被誰刺的呢？」但是這種悲劇式的變化却是沒有詳細報告的；當時的電話祇傳了一個簡單的消息，後來聽筒裏再也沒有回音。

阿十二世瞧着城裏出神。阿爾班司山帶像是懸在天空一樣。一層游移不定的微月，罩着各處建築物的圓形屋頂，任憑城裏的夜來燈火，攝住牠的全部光明。然而城裏的半夜人聲却被一種異樣的肅靜氣象所壓伏，因此可以猜得着：所有的咖啡館都無人光顧了，所有的街道在頃刻之間不見行人了，所有的最後還沒有閉的店門也都大膽的關

好了。忽然，那七座山頭上的燈光又同時一齊滅了；電流都斷了。這時候，教皇想到了該撒大帝殞落之時佈散在羅馬的那種恐怖世界。

繼續不斷的剝削聲音震斷了肅靜氣象，並且幾乎立刻就有三簇火光在城裏鑽上來。很明顯地看得出有房屋着火。了。「這是」那個年輕的神父說，「內務部衙門和交通總站起火呀，大概還有威尼斯宮也在其內。」在事實上，他們真望見那座豎在古門獸場前面的中興意大利的艾馬努老王銅像的石座，正發出一陣陣絳紅的迴光。

不久，奎禮內宮也着了火了；革命已經是羅馬的主人公。

一陣說話的和步行的聲浪從前廳裏傳過來。那位身任國務卿的紅衣主教，同着瓦狄岡的市長和幾個紫衣教官都進來了。同時一粒從聖彼德廣場方面發來的槍子，當地一下飛到一合窗口裏來，並且又鑽進了承塵板。「這是一種通告，」那位市長說，「兇手決不在遠處。」

一隊從京城外面開來的兵，齊聲唱起一些久付遺忘的歌，後來就看見有許多成羣的人在廣場上舉起了火把，跑

到了各處的走廊下面。

那位紅衣主教低聲和教皇談着，像是要戰勝他的遲疑不決的態度似的。「聖駕不僅於我們有恩，」他這樣說，「進退安危實在有關於全世界。」後來他又說：「危難的時候到了。一切都已經伺候停當。」

教皇像是請訓一般，向着那座懸在壁上的大十字架注視好一會。

「我們走罷，」他說。

——

這位大法師，身披黑的便裝道袍在一羣人的頭裏走。他下了階上的石級，穿過了聖大馬士丹，又從大理石的磴道達到銅門前面。那些守門的瑞士侍衛都迴轉身驅對着他，後來這些年輕的人山呼一陣，鎖住了外面的人聲洶湧，這大概就是最後的祝福罷。

這合門剛好被一陣有力的動作推開，教皇就不慌不忙地，從這條可以通到整個兒惺忪了的瓦狄岡市的間道，進了聖彼德堂了，然而門的迴聲却在過道活動了好一會。

在聖彼德堂神座前面那條烏黑的廣闊神道裏，却聽不

見任何喧鬧聲音，使徒們墳前的那幾盞油燈，就是這所教堂裏的唯一的光亮。阿十二世在這個聖地上跪了許多時，我們不能知道他從這些長眠在坟墓裏以身殉道的聖徒跟前，接到了何種指示——在這條一脈相傳的法統，阿十二世的自身，就是這條長鍊子一般的東西的最後一個圈子。一陣潛心的默禱繞着他，後來，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這幾座黑石頭的大建築像是發出了一道很帶委屈意義的指示。

幾分鐘後，瓦狄岡全市的「居民」都在飛機場齊集了。教皇宣言駕駛的機師當日就可以轉來。他和那些紅衣主教吻了頰，又和那些熱淚橫流的老臣握了手，隨後就挽着那位國務卿的胳膊，於是這兩個老翁就都到了飛機的座艙裏了。

發動機轟轟地響起來了，後來這架飛機就升到了羅馬城的天空，在星點兒之中開道前進。

### 三

時候是午後四點鐘了。法國南部的阿徹農市的市長，正在市政府裏擦着額頭上的汗珠兒，因為他在這樣的酷暑之中，辦理了許多在他視為宜乎任其流通的公事，所以覺

得已經很倦。

許多瓶的皮酒，都在許多堆的案卷之中斟空了，這位官兒雖然脫去了上衣，捲起了襯衫的袖子，可以涼快一些，不過他總認為市裏給他的責任太重。

他剛好慢慢地聽憑自己沈醉在養神的午睡裏，傳達處的人員却來叩門。說是有兩個說話帶外國口音的教士立在門口，一定要求接見，這位市長雖然祇在社會革命黨列名，在阿徹農算是最溫和的分子，不過不贊成教士；另一方面，他對於外國人却是講交際的。所以他丟開了菸斗，着好了上衣，再請那兩個身着道袍走進了辦公室的人坐下。

這兩個教士之中有一個是矮小的；他帶着一種罕見的莊嚴氣象緘默地坐着。另一個呢，高大強壯，滿頭雪白，流麗地發言：

「市長，教皇阿十二世的聖駕，現在應您的邀請到這裏來。時局強迫他老人家離開羅馬，市長如若能設在本市的「宮」裏款待聖駕，聖駕一定是感謝的。」

「甚麼樣的邀請，長老先生？」市長說，「這句隱語的意義我不明白。」

這個外國人，從一個皮夾子裏取出一張剪下來的報紙交給市長，市長就高聲讀道：

「到了大法師願意的時候，到了他在那個獨裁專制的國裏住穀了的時候，他真應當到他往日的采地阿微農一帶來；那時候，我們可以高高興興地請他安置在歷代教皇的故宮裏，我們國裏的紅衣主教們一定歡天喜地地來款待他。」下面還載着市長本人的名姓。

「一點也不錯，」他說，「不過我早已忘了這段開評。」

「開評，我不懂這兩個字的意思，」那教士說，「不過我素來知道法國的普落凡司一帶的人，都是重然諾的和敬重苦人的。」

「既然事實是這樣的，」市長說，「我們可以冠冕堂皇地踐我們的預諾。我去通知管理故宮的人員，他在一個鐘頭的內外來接您兩位，並且大概還可以滿足……滿足……先生的意思……」

他立起身來，竟不知道怎樣來結束這段話，就遲疑地向着那位絕沒有說話的人鞠躬——這就是辭客的代表。

客走了，他用電話通知故宮保管員：「我送了兩個瘋人到故宮裏來，不過他們都不像是兇惡的；倘若您推他們不開，今晚就留他們在宮裏罷。」

後來他走天井邊立着的時候，就知道馬賽的報紙大事宣傳。他從中得着了一個用大字印出叫他不能不慮的消息：

「據士林諾來電，意大利國王已到士林諾，羅馬似有重要事故發生，政府首要人物似已被刺。詳情現尙無從探聽。該處電話的和航空的交通均已斷絕。」

「糟了，」市長自言自語，「我的身上惹着一件大買賣了。」

#### 四

在阿微農的各處街道上，並不大有人注意那兩個向行人探聽本州主教住址的教士。旁人沒有知道他們在主教客廳坐的時候究竟說了些甚麼；後來他們等到故宮游人走完才去找保管員的時候，更沒有人注意了。

保管員是位姓哥命伯的博士，這不僅是一位對於典守的建築物可稱博學，並且還是一位善於想像的幹員。日報



上的新聞，這時候在他眼前展開了那個久禁懷抱的夢想：款待教皇。

等到這兩個教士走到了他跟前，他並沒有費多大的事就認識明白，後來就靜候教政府的統治者的指揮。

「我們願意，」這一位說，「我們願意在接受本州主教的款待之前，先來光顧本市人民從前向我們施過的邀請。我們今晚可以在我們先師們的宇下消磨光陰，倘若您願意。」

保管員取了他那束鑰匙，就引導教皇穿過了許多無人理落的大殿。一路上，他指出那些可以通到安琪兀塔，通到藏書樓和通到聖約翰堂的過道和梯子，以備主教的雅興。

「我現在，」末了他說，「把克來孟五世和約翰十二世的寢殿獻給聖駕。在我們的各處宮殿之中，這是最小的和最不零落的。我預備派人在那裏擺兩張行軍床，聖駕一定可以完全安當，並且沒有一點兒聲音來打擾。」

這兩位游客望見了那些掛在壁上的遺神畫片，不免詫異地瞧着。

「這些油畫都是我們最寶貴的珍品，」哥倫伯博士說，「素來是做密室裏的點綴品的。種種聚在這間殿上的紀念，叫我們更把牠看得特別高尚了。」

教皇微笑了，後來就走到了窗子跟前。

落日的餘暉，把那些聚在城牆下面的好幾百個屋頂都染上了紅的顏色。一陣金光蓋住了普洛凡司；教皇如同要擁抱這塊錦繡河山似地伸起雙臂，後來他低聲慢慢地說：「基督的代行者，到了有徒子徒孫的地方是隨處可以為家者。所以在教皇的位分上從來沒有所謂蒙塵。」

## 五

阿微農市永不會忘記這幾個星期的勾留。市裏的人民絕不驚異，覺得教皇之重歸故國是當然的事。

自從第二天黎明時候，所有的各教區的鐘塔都奏起羣音合奏的鐘聲，於是乎那些住在羅昂河對岸的居民，都來探究阿微農市裏究竟有甚麼意外的佳節。

隨後，法國南部各地方，漸漸有一羣一羣的人到阿微農來朝拜了。從山上，從海邊，到了整區整區的信徒；趁板車來的，趁汽車來的，還有大多數是在灰土撲人的大路

上步行來的，他們雜在數目很多的教士叢中，這些教士又沿路宣傳他們的熱心擁戴。本州的主教衙門，對於這些張着發呆的大眼和佩着求福的銅牌的村野香客，並不以人滿爲患。

到了阿十二世在同姆岸上佈道祝福的那一天，真有全市騷動之概。傍晚的時候，就有四五萬人對着星光躺在地上。凡是沒有看見這場熱鬧的人真算不得看見過甚麼。石級上，梯子上，廣場上，窗口上，無一處不滿是人。全市插滿了黃白相綴的小旗子。

在舉行禮節的時候，小鼓和小笛隨着唱詩班的歌聲而起，於是教皇的耳朵裏，對於富於普洛凡司意味而薄於拉丁意味的聲音，又多聽了一次。隨後，教皇披着白的道袍領着那些主教從崖上下來到了街上，左右前後繞着無數的喧鬧而不含惡意的觀者。那些篤信宗教的老老少少，受着誠虔心的指使，乾脆地擠開本市的議員，一心祇希望和教皇格外接近。因爲這並非一隊在法律限制之內的迎神的儀仗，不過是一隊游行的人，所以市長加入其中也不和自己的命令相違背。他瞧着市裏的熱鬧情形很爲歡喜，覺得自

己之引起這種熱鬧並沒有辦錯。

然而在阿微農，黨派是紛歧的。那些信教的人都成了擁護教皇的，而那些最反對宗教的爲着洩憤起見，竟在咖啡館裏唱起克來孟五世的古代情歌來。並且有人談起好好兒修理故宮的工程，和那好幾百萬已經在建築師心裏跳躍的經費。

幾天之後，大眾看見有許多法國的和外國的紅衣主教來拜謁教皇，這一來情形就更緊張了。等到波蘭的坡森市的，德國的克倫市的和英國的西明士特修道院的紅衣主教都來了的時候，阿十二世就開了一個教政府的政務會議。

教政府的前途誠哉有開會議的必要。因爲意大利的前途發生了一點希望，對於意大利皇室不懷二心的省分，現在都反對那些在各處產生的蘇埃維共和政府。

軍隊準備向羅馬進攻，意大利王國是不會動搖的；但是教皇之重回瓦狄岡像是沒有辦法。破壞的力量完成了剗掠的工作。說是拉斐爾的壁畫，從前查爾十五世派兵看護的，現在都被毀了。就是種種案卷也散了，燒了，或者扔在第白河裏了。全部的歷史都隨着案卷消滅了，跟着過

去的時代散失了。

巴黎政府這時候也感到困難。教皇向他致謝法國的款待，却不表示他的意旨。南部的宗教熱，各州州長當初認作一種不能持久的火花，現在他們也漸漸放心不下了。這種宗教熱不會影響到下次的選舉呢？旁人可以慮到牠。至少，總不要引起議院裏的質問，所以政府用政治上的手腕，依照習慣去預防。內閣就派了全國稱最的外交家到阿微來了。

這就是內閣總理自己啊。這也是一個南部人，很聰明，並且是共濟會的退會會友。他用恭敬的態度，拜訪了某種報紙稱之為「世界精神界的最高權威」的那個人。後來，主教衙門的拜訪居然在州長衙門答拜了，並且坐了很久的時候。旁人僅僅知道教皇接到了美國的多番邀請，有好幾個省分將要貢獻一些地點，供羅馬教政府的常駐之用。弼十二世拒絕了常駐政府的地點，不過却承認海西游。

內閣人員因此吐了一口氣：共和國出了險了！總理身上被旁人注意到的唯一變化，就是自從回巴黎以後，有人偶爾在星期日看見他也到馬德萊英大教堂潛心默禱。

## 六

到了美國那條特地來接他的無畏戰艦離開美國海岸那一天，弼十二世才跨過阿微市的橋，才渡過郎格多克運河。沿路各教區的鐘塔，在教皇汽車經過的時候，都依次發出丁東的聲音，於是教皇就在教堂門口停車給孩子們祝福。在黑山的山叢裏經過的時候，舊教徒和新教徒分列在路的兩旁，舊教徒捏着念珠致敬，新教徒爭着獻花。

到了都魯司，那場在聖塞爾南教堂舉行的大彌撒，真是一件大的活劇。教皇又想去朝拜魯爾德的教堂，那是在他以前有五代教皇想去而始終未果的地點；結果在他去的時候，竟有十多萬人，繞着建立那所教堂的現相石岩，向他高呼擁戴。後來他走到了皮萊內上下兩州，居民就在各村的門口紮起松柏生葉的牌樓表示他們的歡樂。

末了，教皇又沿着那條在今日依然滿豎十字架和廟宇而在中古代時用做朝山的大路，向西班牙的恭波司兌爾城進發了。各省的人都跪在地上看上他的法駕經過。他在那所有名修道院裏，伴着使徒的遺骸，靜候那艘派定的船在戈洛桌下碇。

一些身著白衣軍服的船員，在這艘鐵甲船的甲板上整好了隊。後來在這艘掛着星條旗子的船裝着教政府向新的命運而趨的時候，就有一陣盎格羅撒克遜式的熱烈歡呼，夾在禮砲的和岸上喝采的聲中爆發了……

\* \* \*

天色微明了，聖彼德堂的大大小的鐘也醒過來了，弼十二世派人去探聽威尼斯宮的消息。政界的那位首要人物却很健康，並且剛剛上馬去做散步的日行功課。

按諾爾哈克 P. de Nolhac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現為法蘭西文學學會會員。博聞強記，世所推崇，其對於法國十六世紀的歷史研究之淵博，一時無兩。氏亦間作短篇，大皆含有歷史意味，國人似尙未知其人。

此篇原名 *La Nuit de Pape* 見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月的巴黎雜誌，背景則為教皇受法西司蒂政體之下的反動影響，復以教皇昔日在法國境內的采地阿德里市穿插其間，像這樣的材料，這種的主人，在近日真是不多見的。

二十一年候人在上海登報後八十日譯完附記。

# 高爾基在蘇倫多

朱壽百譯

譯者按：高爾基，一個舉世矚目的蘇聯大文豪，他的名字似乎已經無須介紹的了。本篇是對於他的最近的訪問記，是將他在意大利之蘇倫多城居住時的情形，給全世界關心他的人的有趣味的記錄。原載法國畫報「VE」係符拉齊米爾·波士泰爾所作。畫特請朱壽百君譯出，并轉載插圖數幅，以饜現代讀者。

里昂車站。羅馬快車。和意大利的最初接觸：在都倫的街路上，那些掃街人在掃雪。拿破里。蘇倫多。在海岬的盡頭，俯臨着海水，一所白色的別墅，四周都是橙子樹，檸檬樹，櫻桃樹，古典的意大利的別墅。推開一扇大玻璃門，走進門去。步上了一架白色的大樓梯，便碰到了一個茶炊。一個在爆發的茶炊，噴着白色的水氣，活像是天朗氣清的時候的威蘇維火

山。完了。巴黎，羅馬，拿破里，地中海，都不足道。火車不知道自己開到那裏去。門向俄羅斯而開着。

幾份最近的真理報 (Pravda)，新聞報 (Izvestia)，攤在椅子上。一些貼着有毛髮蓬亂的農民，頭上包裹着圍巾的女工和紅軍的肖像的郵票的信。在碗櫥上，一切我國的民間玩具。幾本國家出版部的書。在高爾基家裏，簡直就像在蘇聯。

他走得那麼地輕，使人簡直沒有聽到他出來。對於那有十年沒有見過他的人，他是幾乎沒有變樣子。或許背稍稍駝了一點兒吧。幾根和他的鮮明的頭髮相混的銀色的毛。完整的鬚，呈着金黃的煙草之色。深深地印在兩頰的肉上，因微笑而格外顯得清晰的皺紋。當高爾基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的項頸上便起了一條溝。眼睛是青色的。襯衫的顏色就是他眼睛的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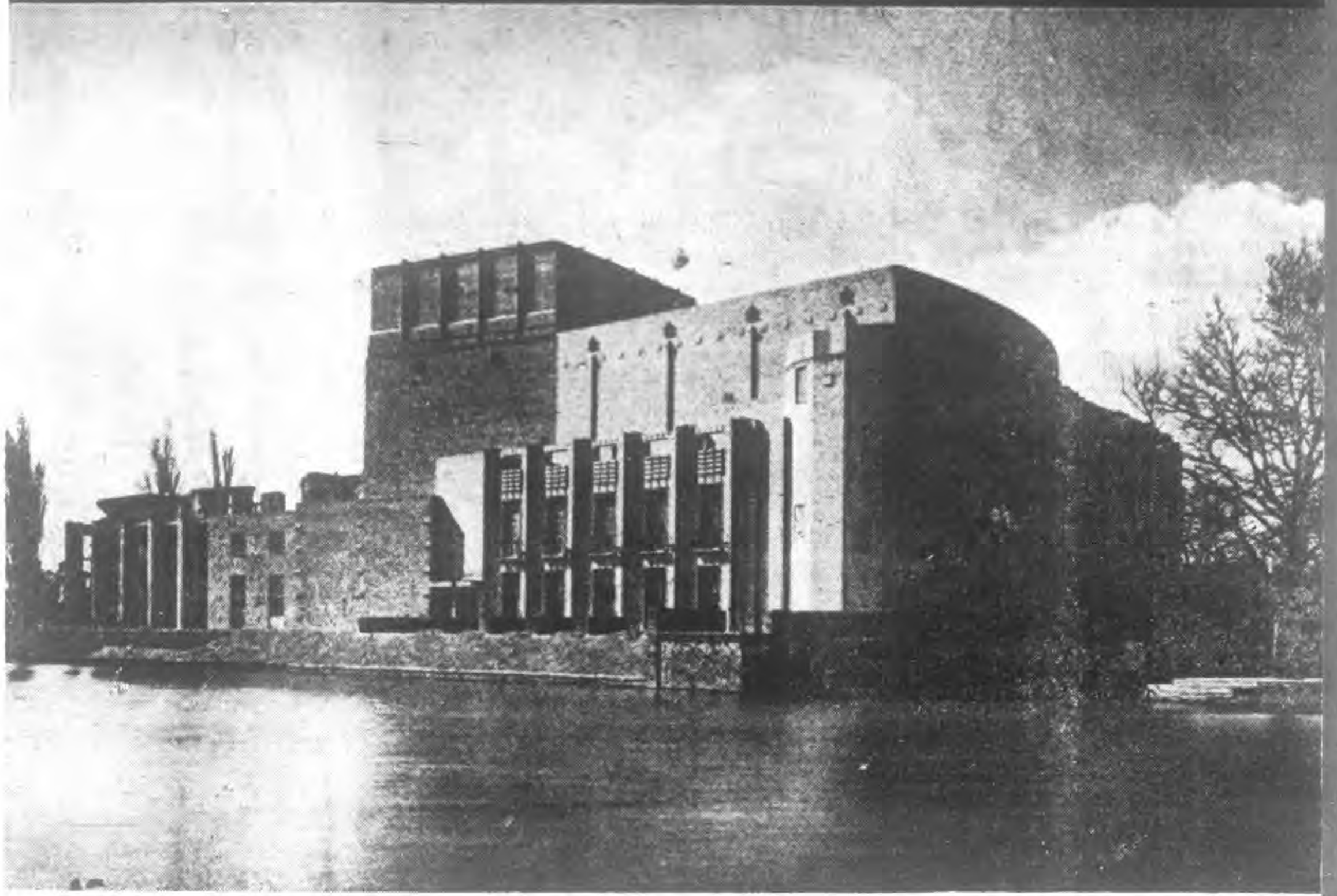
林楚楚黎灼灼主演之新片「人道」



右頁上幅為  
林楚楚黎灼  
灼主演之新  
片「人道」  
。下圖為金  
燄與王人美  
主演「野玫  
瑰」之一景  
。均聯華公  
司出品。

上圖為  
蘇聯電  
影新片  
「蒙古  
列車」  
之二幕  
，在法  
國巴黎  
開映時  
曾被檢  
查官剪  
去者

SHAKESPEARE MEMORIAL THEATRE  
AT STRATFORD-ON-AVON.



英國莎士比亞紀念劇場落成

阿芬河畔的新景色



紀念劇場  
內舞台之  
采繪保安  
幕，幕中  
繪莎翁立  
像。

「高爾基會開玩笑說：『我故意給牠們配合起來』。他的聲音是低柔的，不時地被一陣咳嗽所打斷了。爲了這種病，他不得不每年離開他的祖國六個月，每日受着醫生們的監視，避居在和他的肺相宜的惟一的區域中。

最初，人們會不知所措。高爾基那個人會不會在某一點上像神話的高爾基？（「我愈像我的父親了」，他

會說。「那使人希望的一個鼻子，顴骨。和我看着我父親照片而想起他的那模樣兒一樣。他很年輕就死了。他還沒有三十歲。虎烈拉」。高爾

基掠你一眼，瞭解了，說一個字眼，做一個叫你隨便的手勢，於是你便不知怎地覺得自己是面對着一個工廠裏的工頭，或是一個小小的匠人，一個能平等地對托爾斯泰，列寧，以及對

他那四歲的小孫女達里阿說話的人。

蘇倫多的居民都認識高爾基，你到了那地方的次日，當你在從城裏通到那白屋子的那條路上走着的時候，藥劑師，郵差，紙店店員，都會和你招呼，而那些車夫呢，他們都帶着那種南方人的興奮向你奔跑過來，一邊喊着：

——馬西莫·高爾基嗎？五個利爾！三個利爾！兩個利爾！（利爾是意大利幣名）

在別墅中，每一個人都自由地生活着。早上，從九點鐘到十一點鐘，屋子裏的人繼續着吃早餐。祇有高爾基是按時的：他在九點鐘出來，吞兩個蛋，吃早飯，玩一玩他的兩個孫女兒（一邊教她們一些胡鬧的話，這是任何主婦都不會贊成的），接着便回

到一間大房間裏去，全屋子中最冷的一間，四壁都是書。在一個屏風後面，便是他睡覺的床。在窗子前面，

放在一張白熊皮上面的，是一張大書桌，書桌上滿放着原稿，照片，報紙，信札，書籍，一個盛着紙煙的茶托，一個塞滿了像解剖刀一樣尖各種顏色的鉛筆的巴萊赫漆筆筒，一付大眼鏡和一頂土爾其的繡花小帽。在桌子上面的牆上，祇有一張畫像，斯當達爾（Stendhal）的畫像。

高爾基就在那個地方工作到吃中飯的時候。如果他沒有事編絆，他在下午回到那裏去，晚間也留在那裏。他最近寫完了他的長篇小說克里麥·桑金之一。他於新聞此寫長篇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上，他爲一種生存的和一種新的教養的創造而鬭爭着，同時



把他的做人，做藝術家，做革命者的半百年的經驗，移交給向上的系代。

他讀他所收到的一切的報，拿着一枝紅鉛筆把他所想留下的文字劃一下：關於柏林的貧困，關於一個最近的科學發明，關於美國的汽車工業，或是關於巴黎一件罪案。這是常有的事；他走了出來，手裏拿着一份報：

——我剪下了倍奈思的這句句子，他說：「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使人回想起大戰的事」。說得好！我歡喜那些大人物的思想。

報紙之外，還有郵件。每天兩次，那樓變的郵差到這別墅的院子裏來作一個法西斯蒂的敬禮。一大羣的信件撲到書桌上。一個在蘇聯的迺遜的小村中的少年，把自己的照片寄給高爾基，又在裏面向他深深地致意。列寧

格拉特的一家書舖請他寫一點一九三二年的出版預告。一個極北的小城中

的小學教員請高爾基寄一本我特語字典給他。一位新進作家把原稿寄了來：高爾基以為如何？一位著名的作家寄了他的新小說來，上面寫着這樣的獻詞：「帶着全個文學的蘇聯對他所起的情感，謹以此書獻給河列克賽伊·馬克西莫維奇。」一位共產黨的首領請教高爾基一些關於蘇維埃工廠的集團的歷史的事。一位大學者和他談論關於創立一個胎生學學院的事。高爾基細心而忍耐地讀着信件，原稿和小說。用着那種每一個字母都不相連的書法，他會回答那學者，回答那共產黨，回答那照片中的少年。他會對那兩位作者說出他們的作品的好處和短處。他會把要出版的書目寄給那

書店，又把一本我特語字典寄給那小學教員。

有幾封信是要用打字機打過的，有幾封信却就拿原信稿發出去。

高爾基的作品是從來也不打草稿的。

——我曾經寫過一個中篇小說，雄牛，他講着。這篇小說劉佛·尼古拉維契（即托爾斯泰）看了很滿意；這是我的著作中他所完全滿意的僅有的一篇。牠攤在我的桌子上，用藍鉛筆寫着大大的題目雄牛。托爾斯泰看見了牠，問道：「你寫了一篇什麼？」——「一篇中篇小說」。他便把牠拿起來讀。我在那篇小說上描摹一頭雄牛，一頭鄉間的簡單的雄牛，一頭耕牛。還有一個小學教師，一個消失在雲霧中的人；他以為全個村子全

部都滿佈着學者……頑童，幼女，全是學者。而那些村中的人們呢，他們都尊敬那頭雄牛。托爾斯泰歡喜過這篇……這篇小說却不見了，像埋在地底裏一樣地不見了。在那個時代，我失去了一個內姪，我的妻子的姪兒……其次是和國家學院的故事……對啦，那是在同一個時候的。那篇中篇小說不見了。至於草稿呢，高爾基帶着一縷隱約有一種遺憾的笑說，我是不留草稿的。……

那掛在門口的鈴，每天響三次。一片腳步聲；軋軋作響的門；屋子裏的人聚攏來吃飯了。有十二個人，十五個人，常常還要多幾個人。一個銅製的拿破崙三世的半身像是放在火爐架上；那是不知道從那兒掉下來的，牠在望着那對面角隅上的一個繪花的

木製層架。那層架是尼季尼·諾伏高洛德地方的匠人們的作品，是送他六十歲生辰的一個禮物。那些匠人們，在他們的感情興奮的時候弄錯了：他們沒有寫六十，却寫了一百十：〇X這個紀念的數字是刻在層架上祝頌康健之字的旁邊。（六十應寫作LX，而〇X却是一百十）。

談話是在五點鐘的時候，在一張巨大的茶桌周圍重新開始的。高爾基心不在焉地向前面望着，一邊用手指把桌子像敲鼓一樣地拍着。你可以說他是一句話也沒有聽到。然而那倒也不見得。祇要在房間的那一端有人低聲說一句有趣的或不意的話，高爾基就立刻會轉過頭去，帶着一種疑問的神氣，鼻孔向着上，豎起了眉毛，問道：

——你說什麼？

在座的人說了一個字眼，有人偶然提起了一個人的名字，於是高爾基便開始談話了。他什麼都知道，他什麼書都看過。他會整整一小時地和你談着俄羅斯的宗派史或是德國關於文藝復興的最好的書。

——莎拉·佩娜特嗎？我在紐約

碰到她過。我祇看見她過四十分鐘；我們在她的住所喝茶。一個不乾淨而又喧嘩的女人。她穿着不知什麼黃色的室內衫子，全是污跡，鑲着污黑的花邊。她很興奮；那是在散了戲之後；她已不很年青了；她一準吃過點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表兄弟，他是在唱歌隊中唱歌的；他甚至還是歌長的副手。他祇有一個野心：替自己買一件

一八三〇年式的短外套。他終於在一家舊貨舖裏搜尋到一件。雖則他眼睛並沒有毛病，他却在鼻子上架起了青色的方玻璃眼鏡。他披上了他的一八三〇年式的大氅，架上了眼鏡，手指上戴着指環……戴着那些從貨郎兒那兒買來的鑲着顏色玻璃的戒指……於是便跑出去拜訪別人。有一天，他來看我，對我說：「阿力克賽伊，你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有錢的人了；呃！我要向你提議一件有利的事。我們的城是一個知識者的城，然而城裏却連一家殯儀館都沒有……開一家豈不很好？」他已把契約都預備好了……在莫斯科，有一家殯儀館：名叫永恆。還有一家，名叫歡迎……

——烏鴉是可以吃的。特別是在秋天。人們用一個鉤子捉那鳥兒，人

們拔了牠的毛，人們剖了牠的肚子，人們把牠用鹽醃了，人們把牠串在一根棒上，然後放到火上去燒——那是好吃的。一個肥的鳥兒。這是羅斯托甫的乞兒們對我說的。他們什麼鳥兒都吃。他們懂得怎樣燒起來好吃。他們吃鷓鴣。鷓鴣的肉是堅硬而有苦的回味的；但是那些人加了些不知什麼東西，於是回味便沒有了。我會經仔仔細細地觀察他們過，但是我總不能知道他們用什麼東西去燒鷓鴣。……

——我所見過的東方藝術的最美的模範是在巴黎，是在季美博物館和楷爾努希博物館，在維拉思蓋思路上。如果我住在巴黎，我一定會在那兒偷一些東西。我已經看在眼裏了。東西並不多。有十件光景吧……

高爾基追溯着他在四十年前認識

的那些人的名字；在蘇聯的中等學校的準確的數目；在俄羅斯北部建造一個新的造紙廠所用的錢的總額；他所碰到過的那些人們的奇癖，特性和慣有的表情。

——那教授嗎？是呀，我認識他。你祇要這樣想一想吧，一個浪漫的解剖學者。在離開這地方的時候，他說：「我要回到我的那些親愛的屍體那兒去。」

他抽煙抽得很厲害。當那在他面前的灰盃盛滿了煙蒂頭，紙角和火柴梗的時候，他便在那裏放了一把火。他和那坐在他旁邊的他的兩個孫女，驚異地好奇地凝望着那昇上去，顫抖着，向內彎曲着，和灰盃的曲線接合着的火焰。接着，用了一匙的茶，高爾基把那發着紅色的灰澆滅了。

談話扯了開去；用着同樣的單

純，用三個字眼，兩個手勢，高爾基使

一個永遠墮入遺忘的生物復活，他把

生氣給與一個滿期的時代，他使一

整個系代重新生活。他站了起來，一

邊繼續說着，一邊走了三步。他的隆

背的側影，一時便在反光中，在窗子

的背景上，描映了出來。他已經走

了，而別人還在聽着他……

再過一個月，高爾基要動身了。

正如每天在這一個時候一樣，他要回

到蘇聯去。那邊，人們已經在等待他

了。不滿的活躍的六個月：成千成萬

的訪客；從早到晚的集會；要取的決

意，要給的勸告：這個青年作家應該

繼續著作嗎？這個新的學院要不要創

設？像每年一樣，五月一日在莫斯科

是要有大檢閱和大游行的：五月十五

日，人們要給歐洲最大的水廠行落成

禮，那水廠就是德尼伯洛斯托伊。而

正當高爾基去參觀托兒所，學校，工

廠等地方，并和那些政治家，勞動

者，學者和著作家談論着的時候，在

那面，在蘇倫多，那些馬車夫會帶領

着一羣羣的游歷家，小心地推開了那

白色的別墅的門：

——馬西莫·高爾基是住在這兒

的。

於是又指着花園長凳上的一個不

知是誰的側影：

——你瞧，他在那兒休息。

# 意象抒情詩

施蠶存

## 橋洞

小小的烏蓬船，  
穿過了秋晨的薄霧，  
要駛進古風的橋洞了。

橋洞是神祕的東西哪  
經過了牠，誰知道呢，  
我們將看見些什麼？

風波險惡的大江嗎？

渾樸肅穆的小鎮市嗎？

還是美麗而荒蕪的平原？

我們看見殷紅的烏桕子了，

我們看見白雪的蘆花了，

我們看見綠玉的翠鳥了，

感謝天，我們底旅程，

是在同樣平靜的水道中。

但是，當我們還在微笑的時候，

穿過了秋晨的薄霧，

幻異地在龐大起來的，

一個新的神秘的橋洞顯現了，

於是，我們又給憂鬱病侵入了。

## 巴黎藝文逸話

玄明

### 四 鄧肯的悲劇

在曾經轟動過巴黎藝壇的幾個女性的名字中，比薩拉·培爾那特更為我們所熟知的，便是伊麗多拉·鄧肯 Isadora Duncan。

有一次她在南美洲表演瓦格納 (Wagner)；當然，是爲了瓦格納是德國人的原故，德國的公使和居民都得意非凡地擠來看。爲要解除某種懸解起見，她便走出來作了這一段簡短的宣言。「我舞瓦格納，因爲瓦格納是一位神明，」她說。「他並不屬於任何國家。他是超乎一切國籍問題的。現在我所知道的值得崇拜的德國人是祇有一個，他的名字叫做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他是在監獄裏。」德國公使一聽見這便離開包箱，把門砰的碰上。

鄧肯，像瓦格納一樣，也是超乎國籍的。可是她和巴黎也曾發生了那最密切的關係，我不忍在說了「神聖的薩拉」之後獨獨把她遺漏。

她在巴黎郊外 Bellevue 地方住家。漸漸地，這所屋子也像那位把希臘的人體美的理想帶回到西歐來的藝術家衛家的生涯一樣地坍塌了。

夏芝曾經有這樣詩：「年歲像龐大的黑牛似地踏

### 祝英台

牆之東，  
牆之西；  
何處是永久的侶伴呢？  
飄蕩的戀女之心，  
也該悔艾了吧，  
徒然地炫耀着，  
彩繪的春服？

牆之東，  
牆之西；  
早知終於要離散的，  
飄蕩的戀女之心，

過世界，而我是被她們趕過的脚所驅逐了。」老年的  
郭肯！

她曾經非常地有錢過。在巴黎，在柏林，在倫敦，  
東至她所崇拜的希臘，西至她的生長地的美洲，她曾經  
空前地成功過。可是老了，舞蹈家所必需的輕盈是失去  
了。真的，她的藝術中始終包含着悲劇的意味。怎樣的生活！這許多希望都沒有現實。

她要把舞蹈做成一種宗教，而不是一種無意識的娛樂。用動作來表現生活：這是一切的理想。「一切在海邊上所做的動作而不能調和於海浪的節奏，一切在樹林裏所做的動作而不能調和於樹蔭的搖曳。一切在鄉村的光中所做的動作而不能調和於風吹的顫動和靜穆，一切都是假的。舞蹈家一定要選擇那種能帶出力量、健康、崇高、生物的沉鬱和嚴肅來的動作。確實，她是能夠把無論怎樣深刻的情緒都移植到一個動作，一個姿態裏去。郭肯在舞蹈裏表現了不朽的羅班(Chopin)在音樂裏所表現的一切：希望，恐懼，死亡，歡樂，都能神奇地在兩小時的時間中搖盪出來。可是她的主要題材却是戀慕，那可以說明她的一生的悲哀。

郭肯曾經到過俄羅斯。在那兒，我們會聽到她是怎樣地熱心於布爾扎維克革命，怎樣地創辦了一個跳舞學校，怎樣和農民詩人賽爾該·葉謝寧(Serge Eisenstein)結了婚。這新婚的一對來到巴黎。可是這結合是不

也該悔艾了吧，  
徒然地炫耀着，  
幸福的新生？

### 夏日小景

#### 一 蠅子

夜的極司斐爾公園，  
滿是緘默的蠅子。  
在月光的海水裏，  
投露了纖瘦的素足，  
來來往往地  
浮沉在荇藻上。

#### 二 沙利文

幸的，鄧肯的一生決不能被任何個人所佔有。他們不久便分離了。那位年青的詩人回到列賓格拉德，在一九二九年竟自殺於一家旅館裏。

在葉寧以前，鄧肯當然也曾有過其他的戀人。其中有一個英國人對她這樣說：「你為什麼不把這一切都結束了呢？你為什麼不跑到舞台上，去揮着你的手臂呢？你為什麼不留在這裏替我削鉛筆呢？」

後來，她在自傳又這樣說：「我的一生祇有兩件使命——愛情與藝術——愛情時常會把藝術毀壞，而藝術也常會使愛情變成結果很悲慘。這二者是不能調和的，牠們永遠在交戰。」

在晚年，她日夜地焦急着要替她的藝術找到一個繼承者。在她死了之後，難道舞蹈這種藝術也要跟着她一起消滅了嗎？她想在巴黎設立起學校來。「假使不能成功的話，我是寧願離開這混亂的世界。我要到洛磯草場上去牧羊，在那兒，我可以忘却，又可以被忘却。」

法國政府已經允許給與她的學校相當的津貼，然而沒有執行。

從俄羅斯回來，又作了一次美國的旅行之後，她就沒有先前那麼有錢，甚至她的在Neully的屋子都打算出賣了。這是畫家古爾克斯 (Gorvex) 的故居，是充滿了藝術的記憶的，而現在是變成一家香粉製造廠了。

一九二七年，她是在尼斯，憔悴而又失望。然而她



我說，沙利文是很熱的，  
連牠底刨冰的雪花上的  
那個少女的大黑眼，  
在我不知道的時候以前，  
都使我的 Fancy Sundaes 融化了。  
我說，沙利文是很熱的。

銀魚

橫陳在菜市裏的銀魚，  
土耳其風的女浴場。

銀魚，堆成了柔白的床巾，  
魅人的小眼睛從四面八方投過來。

銀魚，初戀的少女，

還是在夢想着她的學校。也許把牠設立在多陽光的藍蔚的地中海邊是更好一點。不幸又有一樁懸疑的，短促的戀愛事件來打斷了這計劃。有一晚，她把她的朋友們邀來吃飯。花，光，詩歌，和有趣的談話充滿了客廳。賓客們從平壇上溜去，突然看到伊薩多拉，鄂肯在慢慢地向海邊走去。他們詫異着。在月光下，他們看見她走到水裏去，腿是露出的，手臂伸向天空。她走過去。

水浸到了她的腰，她的胸，不久便掩過了她的雙肩了。一位退職的英國軍官急忙衝過去把牠救起。當她慢慢地醒過來的時候，她用悲哀的語聲輕說：「那麼我是注定還要遭到別一些奇遇吧。」

就在當年的十月，鄂肯買了一輛 Bugatti 車。一天賽後，用上披著紅色的圍巾，她獨自個坐上車去。一位女友好像得到了什麼預感似地阻止她；鄂肯笑着，向她飛過一個吻去說：「別了，我將有一次光榮的旅行。」圍巾在微風中飄蕩，纏住了汽車的後輪。

美女伊爾瑪·鄂肯 (Irma Duncan) 從莫斯科趕來。「她是過去了，」她說，「但是我們一定要保全她的莫斯科學校。這是僅有的遺剩。盧那奇爾斯基 (Lunacharsky) 已經答應幫忙。她的夢是一定要使得現實的。」

五、醜的文化

醜成為藝術的對象，在今日並非是怎樣新奇的事。奧夢懸着回復到希臘時代的美的伊薩多拉·鄂肯並立

連心都要袒露出來了。

### 衛生

玄色的華爾紗，

遂做了夜的一部分嗎？

以隕星的眼波投射過來的

那個多血質的少婦

是祇有兩支完全的藕

和一個盛在盤裏的林檎。

已經是豐富的 Dessert了，

對於我知足的眼的嘴。

如果華爾紗的夜透了曙光，

我是要患急性胃加答兒的。

着，我們還可以看到具有相反的目的的舞廳家的存在。  
約瑟芬·塔克 (Josephine Baker)，我記得  
是曾經在一張題名叫 *La Revue des Revues* 的歌舞  
影片上和中國人相見過。雖然這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  
也許還有人能記得她的那叫人起一種記不住的快感或是  
不快之感的舞姿吧。她是一個黑種女人，長得極難看是  
不用說。她用脂油把頭髮完全膠住，成爲扁平的一片；  
而她的動作又是那一種會打破了一切美的理想的怪誕的  
動作。

她在 *Champs-Élysées* 最初出現的時候也曾造成  
過一次極大的騷動。可是有一部份著作家和藝術家却極  
不滿於這種戰後巴黎的狂態。羅培爾·德·弗萊爾 (Ro-  
bert de Flers) 說她的表演是「從大西洋以外的可悲  
的 Exhibitionnisme，她會比我們在猿猴進步到現在還  
要快地回到猿猴時代，」他對於這種東西具誠感到驚  
怒和恥辱。「這一隊黑種女人和她們的孩子氣的動作，  
她們的可憐的狂態，她們的無意識的叫聲，是連肉感和  
異國情調都說不上。她們要人去慶祝『醜的文化，不平實  
的統治，和不和諧的神權。』」他承認約瑟芬·塔克是柔  
軟而強壯的。可是她爲什麼要把她的鬚髮得東一塊西一  
塊地似乎都生了角，爲什麼要羞怯地斜視着，爲什麼要  
吹漲了她的雙頰，爲什麼要把她全身各部分的地位都亂  
放？她的崇拜者聲稱，人體線條能夠這樣的錯亂是空前

## 顯玄色的華爾紗

永遠是夜的一部分罷。

的記錄；可是，這是值得推測的嗎？這難道也包含着某種新美學的原則嗎？所表現的不是原始的人性，而是退化了的人性；那些舞女不是在才剛開的森林裏的野蠻人；而是一些想要再造齷齪的葉芝裏的記憶的城裏人。

然而大一半的觀者却覺得（我自以為覺得）這種低級的表演有一種高貴的趣味。這正是一種速力，振動，混亂，和無秩序的時代。這正是現代情緒的管絃樂。德·弗萊爾却十分不滿於法國的藝術玩味也會像法國的貨幣一樣地低落了。有一位美國人也不願承認這種黑人舞是美洲的產物。德·弗萊爾引證了他的話：「這種舞蹈決不能在紐約公演，除非是在黑人區域裏。」那德·弗萊爾用什麼話來解釋這種表演會受人歡迎的原故呢？他說那些人是厭倦於得快感（*de l'ère à plaisir*），而極願意在得到不快之感（*de l'ère ennuyeuse*）中換換新鮮空氣。於是這種景象便受人歡迎了，原因是正在彌缺乏文明，甚至連最原始的文明都沒有。牠把人們所了解的，所思想的，所感覺的一切都打破了，好像世界上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寫過一部書，並且從來沒有兩個觀念，兩個聲音，和兩個色彩放在一起過，簡單地說，好像這世界是從來沒有過藝術或是文化這一類東西似的。

不用說，這種猛烈的攻擊是一點也沒有使約瑟芬·培克受到什麼損傷。她依然安穩地在 *Folies-Bergère* 當了好幾個月的明星。而且後來，在維也納，牠也同樣地得到這種極大的成功。

我們看到人們是怎樣毫不覺悟地在浪費或甚至毀壞過去的藝術和文化的遺產呀，在這個沒落的時代！真的，這時代是在斷傷自己——在造成自己的崩壞，而且已經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基石來替新時代奠基基礎了。

# 西班牙的一小時

(西班牙—阿索林)

戴望舒譯

## 阿維拉

在西班牙的一切城中，阿維拉是最十六世紀的。牠是被稱為「紳士們」的阿維拉。牠的人口是不多的。城壘——和牠們的八十八座堡——圍繞着房屋，形成了一個完全地隔絕的範圍。阿維拉的最美麗的宮殿是十六世紀的那些宮殿。那裏也還有些十五世紀的紀念物。這城中的任何東西都使人想起斐力泊二世和舊教的諸王。斐力泊二世對於阿維拉有一種偏愛；他在這城裏建築了「麵粉公秤局」和「屠宰場」。舊教的諸王敕造了聖·多馬思寺——像多萊陀的諸王的聖·黃寺一樣大小——又定阿維拉為夏天駐蹕之處。阿維拉是並不像斐力泊二世的性情和脾氣的；牠的

建築物的石頭是綠色的，灰色的。在這城中，任何東西都是嚴肅而高貴的。在這與人隔絕的阿維拉的圈子中，一種精力和熱情的霧圍氣一晌是凝聚着的。紳士們在城中占着優勢。大家都對於政治有濃厚的興致。大部份的人民都對於城中的這種生活方式習慣了。那些平民意義的民衆，是幾乎沒有的。大家多少總是貴族。阿維拉叫人引起了一種峨特式的雅典之思。在街路中和市場上練熟了的那種對於政治的熱心，在叛亂，反抗，顛覆政體的聚議，革命的集會，和聯盟中顯示了出來。這城的傳統之一便是把諸幼主保護在牠的城垣之中。阿維拉曾經帶着一種母愛守護過諸幼主。我們可以說，阿維拉之所以看得自己比諸國君還高者，那是全爲了牠的貶辱一個（草人的）國王——亨利四

世——和牠的諸幼主的保護。諸國君經過了阿維拉脫離他們的王者生活，而沒有了阿維拉，他們也不能踏進那王者生活的。而這種主權和獨立的色澤，幫助我們更進一層地深入到這城的氣質中去。市民是生活在一種對於公共事務的不斷的心神不定之境中。他們的靈視守候着活動，一個思想是很迅速地變成一個行爲的。斐力泊二世，在某一個時機，當他們請求他放棄某種對付阿維拉土著的辦法的時候，是不願意讓步了，「因為」——他說——「在人民受指使把說話做成實行去的地方，我們很快地就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阿維拉是產穀地的盟主，全加斯諦拉的打穀場和市場；牠有穀物的衡量制的特權；商人們和農民們，都是受着「阿維拉的斗」的支配的。據說阿維拉的兵也常常有在打仗時第一個上陣的權利。

在描繪阿維拉的時候，我們不會不歡喜提到那些古版畫，在畫裏，在整個方塊的面積中，是祇能看到一個戴着高帽子的老紳士，和一個束着寬裙帶着陽傘的貴婦。一本一八六三年的旅行指南，把那名叫真珠街，紳士街，小戲街，刀劍街，正法街，雕工街，三杯街，死生街，瓦匠街

等的阿維拉的街道告訴我們。約一八六三年，那裏有了一條鐵路，但是這是一種新東西，驛車是仍然馳着的。「馬車逢單日在早上八點鐘開到馬德里去」——那指南說，——「而在雙日的下午五點鐘到了此地。」在阿維拉有四五家客棧；明星棧，佳果棧，狐狸棧，樑棧。在遊戲俱樂部中，在阿維拉同盟會裏，在阿維拉藝術家晨光社裏，城中的居民可以消磨他們的心靈。阿維拉有一些小的方場。這些小方場便是古舊的西班牙城鎮的魅力。在阿維拉，建築物的石頭是灰色的。在今日，各方場中的靜默是深沉的了。石頭の灰色使長天的青色更青。那些方場名爲大藍方場，市集方場，太陽福安德方場，馬加拿方場，奧加涅方場，貝特羅·大維拉方場，朱古力杯方場，卷子方場，母牛方場，幼主方場，納爾維略方場，蘇爾拉金方場，……「我不知道如何來描寫」——喀特拉陀說——「那些阿維拉的小方場撒到旅客身上去的，那夢影的魔法的符籙；牠們是帶着牠們的寂寥和牠們的陰黑的石頭の正面，在幾乎每一個大門口等着那旅客進來的。」

那位我們已經引據過的指南的作者，替我們把那在阿

維拉由西班牙的大世家來供給的代理人敘述了一番——

姓名和住址都有。在一八六三年，法國人的皇后陛下有一個代辦，阿勃朗德司，阿爾巴，梅第拿賽里，羅加，達馬美思等諸公爵也都有；賽爾拉爾波，太陽福安德，奧皮愛戈，聖·米蓋爾·德·格洛思等諸侯爵也有；公保馬奈思，巴爾山特，保爾諾諾，蘇拜龍達，多爾雷阿里阿思諸伯爵也有；德·蒙蒂荷伯爵夫人也有。在阿維拉，我們看到「無窮蓋」的盾徽。我們看到牠們在屋子的正面，在大門口，在柱頭上，在尖銳的路拐角上。那些盾徽是愛雷弟阿家的，阿古拿家的，巴桑家的，穆西加家的，維拉家的，葛伐拉家的，勃拉加蒙德家的，加斯特里留家的，沙拉撒爾家的，賽貝達家的，阿烏馬達家的。阿維拉是紳士們的城。全城都過着一種熱烈的市民生活。環境，氣質，都是貴族式的。在阿維拉的生活中，有一個時候，這種氣質高達到了一個光輝的活的典型的時，——戴雷沙·德·黑蘇思——，一個其中的活動不是和世俗的有限的目的，却是一種精神的，無限的，急切的渴望連結着的典型；一個其中的貴族的品格達到了牠的最高最雅表現的典型；樸

素的高雅。

## 文書使

文書使沿着西班牙的側路，小徑，間道行旅着。他是從北方海濱來的，他要到馬德里或是到愛斯高里阿爾去。他比那走官道的驛使走得更快而更少担。在那掛在他肩頭的囊裏，他帶着一大摺文件，在這行囊裏，一定有可悲的消息吧。這文書使迅速地行旅着；他的腳僅僅觸着地。儘那邊，在遠方，離西班牙遼遠的地方，外國的海岸邊，那簸蕩的海把船具的殘餘物吐出來，吐到沙灘上或是大岩石上去；船板和頂桅，那無數的大船的殘剩。文書使走得很快。北方的綠色的地和灰色的天已落在後面了。夜裏，在到了一家客店的時候，他預備着休息；他的囊中所藏着的可怕的消息；他是知道一點的。他的臉上帶着憂色。圍在他四周的人們詢問他憂愁的緣故。那不幸的消息傳佈到村莊上去，牠把一位紳士從自己隱居着的大廈中帶了出來。他們立刻在這所大廈裏議論着西班牙的悲劇了；那位紳士的眼睛悲哀地顧盼着他的甲冑和勳綬。在黎明，那文書

使帶着他的囊出發了。他越過山，他涉過河，他穿過平原。他一徑很快地走着，毫不逗留。樹蔭是沒有他的份兒的；牧人的茅舍不能挽留他。在夜裏，他休息幾小時；在日出之前，他又上路了。他是一路向阿斯高里阿爾和馬德里去。在外國的海岸上，在那應着海濤的嘎音而搖動的沙上的綠海藻之間，是一些船板，麻捲索，和桅桿，那將被敵人用冷嘲的口吻稱爲「無敵」的大船的殘餘。不論經過什麼地方，這文書使總遺下一點愁跡。不久西班牙就要瀰漫着這個不幸的消息了。在阿斯高里阿爾，或是在馬德里，一位年老的人會在一個小小的聖母像前跪下去。他的臉兒會被悲哀所感動。因爲西班牙的一個成敗得失的時辰已經敲了。歷史會爲西班牙開展出另一個前途嗎？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那在歷史上劃分兩個時代的確切的時候。然而文書使負在囊中的這個消息，會使那蟄居在自己房裏的老人沉思着，全西班牙都會沉思起來。未來貯着什麼命運等西班牙呢？國家將恢復牠的偉大呢，抑或牠已注定趨於衰亡呢？一個新的世界已被發現了；西班牙是在創造一個第二大國家。就在這些式微的日子，西班牙還是歐羅巴的最

豐饒的民族。那文書使登山越野迅速地行旅着；他的腳僅僅觸着地。如果那負在他背囊中的東西是快樂地，則他或許不會走得那麼快了。不幸往往是旅行得更快一點的；國難一發生，嘿！那消息便飛傳到西班牙的窮鄉僻壤間去了。

### 僧人

一位僧人在從他的關房的窗子中望出去。那是和我們所說過的老人，正在宏大的建築物前面的花園中，祈禱着又默想着的黃昏時候同一的時候。這僧人也是一位年老的人。他的衣服是黑色和白色的。他的眼睛幾乎不能看見東西。因爲他差不多什麼也不能看見，他便在小塊的顏色不同的紙上寫着，以便可以把牠們分辨出來。那關房是可憐的。這僧人一生默看着掛在壁上的某幾幅圖畫，而且因爲他是那麼地歡喜牠們，因爲他對於牠們所畫着的圖像感到那麼樣的虔敬，他所以把牠們的框子塗成了綠色，免得他失去了辨別出牠們的能力。那僧人差不多什麼也看不見；他在他的關房中是什麼也沒有；他的生活是銷磨在著述，說教，給人們好勸告上的。他或許有時候對於他的宗派的

擾亂者會是有點嚴酷的。他可以做過些大人物，而他却未曾希望做點什麼。他的無上的必要，和賽爾房德思相同，是著述。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所著的書；牠的題名是祈禱和觀察之書。像賽爾房德思一樣，這僧人用一種單純的筆調著作着，明白而自然。而當著作着的時候，他的整個心靈都感動了。神明的情緒——或許把最大的感情放到自己的著作中去的，就祇是這兩位偉大的作家——這位小小的老人和賽爾房德思。被他們的手揮寫着，筆迅速地奔馳。他們自己簡直不大顧到他們在寫着的東西。熱烈，興奮，優雅，柔和，都溢於言表。在最簡單的字眼中，他們說着一切東西。那位僧人是靠在窗口。沒有一個人像他似地曾經把一種那麼深切的時間和永恆的感覺給於我們過。外面的田野在暗黑下去了。那位小小的可敬的人，半盲了，倦於歲月和疾病了，不能看見那些開始在黃昏中閃爍的星。他抬起他的頭，他的嘴唇微微動了一動。用了他的塵世的眼睛，他看見天上沒有星；然而他的精神是接近着牠的穩然的解脫的。而不久他的靈魂便將翱翔過淨火天，在燦爛的星兒的那邊，向永恆而去了。

## 風格

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風格。每一個作家都擁護他的風格。一切風格的擁護是一種個人的自白。風格的問題是在於那裏呢？在用字範圍中呢，還是在結構中？用字範圍很廣的作家們可能有一種刺眼的風格；結構明晰而精確的作家們可能有一種生厭的風格。文字的領域是很廣闊的。結構殊異的作家們的用字範圍的豐富，可以使他們在風格中同樣地可佩。我們便這樣地同時欣賞着洛倍和葛維陀。但是那位祈禱書的著者，用着在用字範圍中的節制，用着一種簡單的，日常的用字範圍，在把一種精細的敏感給與他的結構上，已獲得了成功。作為最後手段的風格，除了作家的對於他的主題的反應之外還有什麼呢？風格是一種感覺的東西。祈禱書的著者，在他的修辭論中，已把他的對於風格美學的見解遺給了我們。他的理想是，要自然。「因此我勸你，」——他說別的東西之外還說——「像一個水手避去暗礁一樣地，避去了一切犯着矯飾的最小的嫌疑的不平常的字眼。」在十六世紀，風格的偉大的標準——在



實行和理論兩方面。——是由斯赫書的著作設定了的。多方面又多變化的洛倍·德·維加，在風格上注着力，那和他在戲劇的技巧上注着力的同一的問題，但是他雖則在舞台上作了一個於俗用有利的最後決定，在風格上，他終身也是一個游移者。從自然的和直接的，他會突然跨到「修練過的」去。好像是站在一架鞦韆上似地，洛倍的神奇的天才從這一個絕端邁到那一個絕端。那景象是有興味的，在這位詩人的形形色色的全部著作中，我們是面對着這種幻燈。用着完美的優雅，用着精粹的熟練，從詩句移到詩句，洛倍達到了最微妙的奇想。他突然站住了。他的對於自然的和通俗的東西的感覺警告着他；接着，一支小曲，一些諧謔，一些「修練過的」，「奇想的」的遊戲詩文，便從他的筆端下破出來了。洛倍的著作中最有價值的原素，無疑地是通俗。在他的著作的這一方面，洛倍便是一個模範和一位大師。在風格中最重要的東西是明晰。凡是清晰地想着的人，也明晰地寫着。洛倍常常在他的諸喜劇中指示着此事。在一位國王的最美的美德中，一個演員說：

說得壞而聽得好，

便包含着矛盾。

在另一部喜劇。那可佩的過橋走，華娜第一齣第六幕中，說起一位拉丁學者：

那知道太陽全爲了

牠的明亮而受人尊敬的

西班牙的固有的天才，

却在晦奧上犯了罪。

西班牙的諸作家的主要的瑕疵，實在就是晦奧。在Colsetina第一齣中，巴爾美諾對那好母親說：「我並不聽着你所說的話，因為在好事情中，實際的是比可能的好，在壞事情中，可能的是比實際的好。所以，康健的是比以康健的好，病楚的可能性是比真實的病楚好。因此，在惡之中保留着可能的，是比在善之中保留着牠好。」於是賽萊絲蒂娜喊着：「你是邪惡的！簡直不能懂你的話！」賽萊絲蒂娜的喊聲就是在十六世紀末葉那那時候也會被視爲奇異的。在十七世紀，牠便會被人當作怪誕不經的了。在我們這時候，牠簡直是十分不可解的了，因為我們已把那對於風格中明晰的觀念和鑑賞力那麼大大地

去了。

一種完善的風格的標準是在十六世紀之後，在十七世紀，定了出來。而奇怪的事便是，牠是由那鑒定奇想論的同一個作者所定的。在一六四八年，巴爾達沙爾·格拉相出版了他的天才的機智和藝術的最後定本，格拉相的兩部愛讀的書是路加諾爾伯爵和阿爾法拉措的古思曼。格拉相永遠不倦地稱讚着黃·馬努愛爾的書又引用着牠；這部書是自然和樸素的一個模範。而且好像他的對於一本是自然的一個標本的書的顯明的推崇還不充分地，格拉相說，「風格是像麵包一樣地自然，我們永遠不會厭倦牠。」那麼我們將用什麼尺度去估量一種風格的自然呢？格拉相親自對我們說了。自然的風格「是那些在日常事務上，並不深思而話說得很好的人們所用的東西。」念出這條確切的規例來的格拉相，並不是批評者的作者那個格拉相，却是一部明晰，自然而樸素的書聖餐禮的作者的那個格拉相。

## 西班牙的寫實主義

在一個小教堂中，我們寂靜地研究貝特羅·德·美拿

的一個雕像；在一所寺院中，我們站着默看蘇爾巴朗的一幅油畫。祈禱書創造了一個平靜而有力的西班牙寫實主義。那使藝術成爲「寫實的」是，——質實的和詳細的瑣事。在祈禱書中，憐憫地的活劇的描寫，就用這種特色的瑣事不斷地使我們動了憐憫之心。祈禱書的寫實主義是偉大的西班牙寫實主義，朗爽，動人，而有力。讓我們來拿那一五六六年在沙拉芒加出版的昂德雷思·德·保爾陀拿里斯本的這部書來看一看吧。耶蘇是被捉到了。「留心瞧着他；看見怎樣地沿着這條路走上去；被他的子弟所拋棄了，由他的敵人押解着，跨着急迫的步子，喘着「加急了的呼吸」，顯着改變了的顏色，他的臉兒是因途程的急促而昇了火，發了紅。」在憐憫地地上，耶蘇是快要被剝去長衣了。「因爲那長衣是已經黏在那鞭子的傷痕上了，因爲血是已經凝結住而黏附在衣服上了，所以在剝他的衣服的時候，他們使着那麼大的勁兒把衣服一塊兒撕了下來，竟「重新了」又「破開了鞭子的傷」。」那些高大而強壯的劊子手，把那十字架高舉起來。接着你瞧「他們怎樣地把那十字架高舉起來；他們怎樣地走上前來把牠放在一個爲了這

目的而掘的洞裏去，而且，在裝牢牠的時候，他們怎樣地一鬆手讓牠碎地落下去；這樣「這聖體的全部會在空中震動了」，傷創會從新裂開了，而苦痛也會格外增加了。「聖處女去尋找那聖子。「聽那遠遠的兵器的聲音和民衆的騷擾聲，他們走進來的時候的騷擾聲。接着瞧那「矛和戟的閃耀的鐵光」在他們的頭上面顯露着；跟隨着路上的痕跡和血滴——這些已足夠把她的兒子的足跡指示給她而嚮導着她，而不須別的嚮導了。」那母親擁抱着那兒子。「那

母親緊抱着那傷裂的身體，她把牠着實地緊貼在她的胸頭（她是除此以外一點也沒有力氣了）；她把她的臉兒放在那環繞着聖頭的荆棘之間；她的頰是貼在他的頰上；「那母親的臉兒是染着兒子的血，」而那兒子的臉兒是被母親的眼淚所沾透了。」

諸大師的著作中的近代藝術——一個弗洛貝爾或是一個貝雷達說——在寫實主義中並沒有走得再遠一點。

精 美  
現代原稿紙

橡皮版道林紙精印

最合寫作之用

現代書局印行



- A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五十張 二角五分  
(20 × 25)
- B 種 橫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百張 二角五分  
(30 × 20)
- C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百張 二角五分  
(20 × 20)
- D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每本(百張) 二角  
(10 × 20)
- E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每本(百張) 一角  
(6 × 17)

# 偷麵包的麵包師

穆時英

奶奶帶了孩子逛大街去，走過兒子的舖子那兒，總得

站住了，在櫥窗前面瞧這麼半天。大玻璃裏邊站了個紙洋人，滿臉的笑勁兒，笑得下巴和脖子的肉擠到一塊兒，分不清那是脖子，那是下巴。穿了白布裙，歪戴了白布帽，手裏捧了個盤子，盤子上擱着一大堆洋餡兒，一杯洋酒，像在那兒說：「來呀！大家都來！這兒有的是酒，汽水，麵包，蛋糕！」那洋人腳下放了真的洋餡兒，什麼顏色，什麼花式的全有，就像繡出來的，綉紮出來的。說不上有多好看！

奶奶和孩子全往櫥窗裏瞧，仔仔細細的，大的小的全瞧到。瞧這麼半天，奶奶就告訴孩子：

「你爹就在這舖子裏當烘麵包的。這許多洋餡兒全

是他做的。你瞧，多好看。」

「那模樣兒瞧着就中吃！奶奶，咱們多嚙叫爹挑大的帶幾個回來，可好？奶奶說的爹多依。」

「饞嘴！」奶奶說孩子饞嘴，其實自家兒也饞嘴。可不是，瞧那模樣兒就中吃！放在嘴裏可真說不上夠多香甜，多鬆脆呢！只要吃一個也不算白活一張子咧。「你不知道多貴。咱們沒這福份吃洋餡兒的。有飯吃就算好的了。」

孩子就拐彎抹角的說開去：「奶奶，你瞧，那紙洋人不活像爹！」

「可不真像！」

「爹沒那麼胖，可是也穿白裙子，戴白帽子的。」

「你爹回來時這一頭髮的麵粉屑。」

「奶奶，我說哪，洋餛飩兒就像洋人那廝胖得發油，攔在嘴裏一定怪舒服的。」

「餓嘴！」

孩子聽奶奶還是那麼說，不發氣，就拐彎抹角的講回來了：「奶奶，你說那大的挺實不是？」

「洋人吃的呵！」

「咱們挑小的跟爹要，可好？」

「你這餓嘴誰起我老騙子來了！咱們回去吧。」

老的小的走了。小的有點兒捨不得離開，把手指塞在嘴裏回過腦袋去瞧，老的也有點兒捨不得去，可是不好意思回過腦袋去瞧，心裏邊罵自家兒：「老餓嘴，越老越餓了！」

老的小的回到家裏。媳婦瞧見他們臉上那股子歡喜勁兒，就明白多半又是到舖子前去逛了來咧。問：

「奶奶上大街逛去了嗎？」

「可不是嗎？舖子裏又多了新花樣了。」

奶奶坐到竹椅子上，講洋餛飩兒上奶油塑的花菜兒，

講洋餛飩兒的小模樣兒可愛，一邊用手比着，一點零碎兒也不給漏掉。漏掉了孩子就給補上。媳婦望着奶奶的嘴聽出了神，心裏想：「成天的講那些，講得人心裏癢！簡直的比唸佛還得勁！」孩子愛上了那張嘴，掉了門牙的嘴！奶奶的嘴唸起佛來快得聽不清，講起故事來叫人不想睡覺，談到洋餛飩兒簡直的聽了就是吃飽了肚子也會覺得餓咧！

「只要能在嘴裏攔一會兒才算白養了這麼個好兒子！」奶奶說完了總在心裏邊兒這麼嘀咕一下。

奶奶二十多歲死了丈夫，粗紙也捨不得多花一張的，省吃省用養大了這麼個好兒子，一個月倒也掙得二三十塊錢種家養着，奶奶這份兒老福真也不差什麼咧！就差沒嘗過洋餛飩兒的味兒！就是唸佛的時候兒也在想着的。

那一家子那一個不想哪？孩子老夢着爹帶了挺大的洋餛飩兒回來，搶着就往嘴裏塞，可是還沒到嘴，一下子就醒了。一醒來就心裏恨，怎麼不再捱一會兒呢；到了嘴裏再醒來也總算知道洋餛飩兒是什麼味兒咧。想着想着又夢着爹帶了洋餛飩兒回來啦。

媳婦閒着沒事，就在心裏邊炒洋餛飩兒，烘新的，比

什麼都好看的。她烘麵包的法子全知道，她知道什麼叫麵包，什麼叫蛋糕，什麼叫西點，她還知道吉慶蛋糕要多少錢一個，麵包的氣味是很熟悉的，吃蛋糕的方法是背也背得出了。第一天嫁過來，晚上在丈夫的身上就聞到麵包香，第二天起來奶奶就告訴她吃麵包的法子。有這麼一天能嘗一嘗新，真是做夢也得笑醒來咧。

一家子誰都想瘋了，可是誰也不說。奶奶是長輩，那裏好意思在媳婦孫子前面問兒子要東西吃呢？再說，她不是老罵孫子小饞嘴的嗎？媳婦見奶奶尚且不說，我那裏能說，說了不給奶奶罵又裝小狐狸子迷丈夫，也得受她嘮叨，現在什麼都貴，不啻家花拉的，怎麼股勁兒想起吃洋餛飩兒來了。孩子跟奶奶說，奶奶老罵饞嘴，跟媽說，媽就回：「怎麼不跟你爹說去？只會死纏我，見子老子就耗子見了貓，生怕吃了你似的。」跟爹說去嗎？腦杓上的一巴掌還沒忘呢！

兒子也知道一家子全饞死了。他有什麼不明白的？可是學了三年生意，泡水掃地板，成天的鬧得腰也直不起，好容易才爭到做個烘麵包的，吃了千辛萬苦，今兒才賺得

二十八塊錢一月，那裏買得起西點孝教她老人家。有白米飯給一家子四口兒餵飽肚子也算可以了。這年頭兒大米貴呀！除了偷，這輩子就沒法兒醫這一家的饞嘴咧。偷？好傢伙！老闆瞧見了運氣好的停生意攤出去，運氣不好還得坐西牢哪！算了吧。反正大家又不明提，開一眼閉一眼的含糊過去就得啦。彼此心裏明白。多噲發了財，請請你們吧。

他一早起來，就跑到舖子裏，圍上白竹裙，坐到長桌子跟前搓麵粉，弄得眉毛也白得老壽星似的。人家一邊搓就一邊兒談姑娘，談賭錢，談上了勁兒，就一把鼻涕子抹到麵粉裏去了。他是老實人，嫖也不來，賭也不懂，跟人家什麼也談不上，獨自個兒唱小曲兒，唱不出字眼兒的地方兒就哼哼着。把麵粉搓成長的圓的，又坐到爐子前烘，碰到六月大伏天，那西點就算透鮮汗漬的時新貨咧。直到下半年五點鐘才弄完，人可就像雪堆的啦。抽上一枝烟，解下竹裙在身上拂了一陣子，從後門跑出去，到舖子前櫥窗那兒站住了瞧。瞧這麼半天，他心裏樂。他想告訴人家這些全是他烘的，那花似的洋餛飩兒就是他自家兒的手做

出來的。客人們從玻璃門裏跑出來，一說到今兒的西點做得不錯，他就衝着人家笑。這一樂直樂得心裏邊也糊塗起來啦，站在電車的拖車上，身子搖搖擺擺的，像上任做知縣去似的，像前面有什麼好運氣在等着他似的。到了家，一家子的饑眼巴巴的望着他頭髮上的麵粉屑，真叫他把一雙空手也沒地方兒攔了。把空手攔在外面叫人家瞧是自家兒也怪慚愧的。

可不是嗎？奶奶老了，沒多久人做了，可是她虎牙還沒掉，一個心兒的想吃洋餛飩兒呢。做兒子的總該孝敬她一下阿。媳婦過來了也沒好的吃，沒好的穿，上面要伏侍婆婆，下面要看顧孩子，外帶着得伺候自家兒，成天忙得沒點兒空回娘家去望望姊妹兄弟的，做丈夫的連一個洋餛飩兒也不能給她，真有點兒不好意思咧。孩子——那小混蛋頂壞，串掇着奶奶來彈壓我！吃洋餛飩兒他頂高興，奶奶忘了，他就去提醒她。這小混蛋真有他的！可是也給他點兒吃吧，生在我家，我窮爹成年的也沒糖兒菓兒的買給他吃，也怪可憐兒的。再說吧。初五是奶奶生日，買不起偷也偷一個來。偷一遭不相干的，不見得就會停生意，

大不了扣幾個工錢。我做了八九年，老老實實的又沒幹什麼壞事，就這一點錯縫子也不能叫我坐西牢，總得給點臉不是。

每天坐到桌子前面就想開了。

奶奶坐上面，媳婦坐左手那邊兒，自家兒坐右手那邊兒，孩子坐在底下，桌上放了個——放了個什麼呢？麵包？不像樣！西點？算什麼呢！咱們窮雖窮，究竟也是奶奶做生日，也得弄到吉慶蛋糕來才是。他們只想吃西點，我給他們個想不到，帶吉慶蛋糕回來。不樂得他們百嗎兒似的？奶奶準是一個勁兒念佛，笑得擠縫着老花眼。媳婦小氣，準捨不得一氣兒吃完，料定她得鬧着藏起半隻來。那小混蛋嘴就別想得合得上來。他準會去捏一下，摸一下，弄得稀懈的。我就捉住他這錯縫子給他一巴掌，奶奶也不能偏護他。也好出口氣。奶奶真是有了孫子就把兒子掉了。我給他們一塊塊的剝開來，布給他們，教他們怎麼吃。奶奶還咬得動。那小混蛋怕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就吞了。媳婦是——我知道她的，咬一口得攔在嘴裏嚼半天咧。她就捨不得這好東西一下子便跑到肚子裏去。

可是吉慶蛋糕頂好的得幾十塊錢，簡直的不用提。就化五元錢買個頂小的吧？五元錢也拿不出呢！房錢沒付，米店已經欠了不少了，多下來的做車錢零用錢還不夠，那挪得出這筆錢。借吧？誰都想問人家借錢呢。當又沒當得五元錢的東西，再說去年當了的那套棉大褂還沒贖回來。媽媽的，偷吧！

望着放在前面的洋餛飩兒，心跳着。四面一望，誰也不說話，不談姑娘，不談賭錢，就一個心兒在望着他的。這老實人連脖子也漲紅了。

回到家裏，吃了晚飯，奶奶咕囔着：

「日子過得真快，五十八年咧！初五又是生日了！」太息了一下。她底下一句話：「只要嘗一嘗洋餛飩兒死也甘心的呵，」沒說出來。可是她一嘆氣，兒子就聽懂了。

第二天他一起來就記起是初三了。就是後天啦！怎麼辦哪。搓麵粉的時候兒心裏邊咕咕着：「偷一個回去吧？」臉馬上紅了起來。糟糕！好容易腳幫兒上才不熱了。烘麵包的時候兒又這麼嘖咕一下。喝！一點不含糊的，臉馬上又熱辣辣的不像樣了。這老實人心裏恨，怪自家兒沒用。

怎麼一來就紅了！媽媽的，趁明兒拿剃刀括破你，括出繭來，瞧你再紅不紅。

可是後天就是初五了，偷一個吧！偷一個吧！只要小心點兒鬼才知道。把那撈什子往桌子下一塞，裝作熱，卸下褂子來，扔到桌子下，蓋在上面，到五點鐘，把褂子搭拉在胳膊肘上，連那撈什子一同帶了出去，誰也瞧不出的。就留神別讓臉紅！想着想着，便想去抓那大蛋糕啦。不知怎麼股子勁兒，胳膊一伸出去就撈攔，摸了個麵包往桌子下一扔，搭訕着：

「天好熱！」

一瞧誰也沒留心，便卸下褂子來想往蛋糕上面蓋去，不知怎麼的心一動，就說道：「好傢伙，怎麼就跑到桌子底下去啦。」一伸手又拿到桌上來了。這一嚷，大夥倒望起他來咧。好像誰都在跟他裝鬼臉似的。

「你怎麼熱得直淌汗？」

「可不是，天可真熱。秋老虎，到了九月却又熱起來了。」

一邊這麼說着，一邊懊悔起來咧。不是誰也沒瞧見嗎？



把褂子往桌子下一扔就成，怎麼又縮回來了。真是的！望著那麵包心痛。媽媽的胳膊也不聽話，一伸出去就撈攆，抓了這麼個撈什子還鬧得自家兒受虛驚。太不值得咧。

初四那天，他心裏也七上八下的鬧了一整天，失魂落魄的。末了還是沒動手。晚上睡在牀上媳婦跟他說：「明兒是奶奶生日，咱們弄些麵吃吧。」

「也好。」

就是明天咧，奶奶在隔壁房裏翻了個身，咳嗽着。

「奶奶想吃洋餛飩兒想得什麼似的。」往奶奶身上推。

「小狐狸子，你難道不想吃？推給奶奶！」

她笑。

他想：「真是非給他們帶個回來不行了。」

奶奶在隔壁聽見了，又樂又恨。媳婦把她的心事全說了出來，明兒倒不好意思見面了。孩子正在那兒做夢，聽到洋餛飩兒這幾個字，趕忙從夢裏醒回來。醒回來却只聽得爹睡的那張牀響得利害，媽笑得氣都喘不過來。只得又睡去啦。剛睡熟，只聽得爹又在講：

「這餛飩比洋餛飩兒好多着啦。」

別老是餛飩兒餛飩兒的儘在嘴裏講，多嚙真的帶一個回來才不愧做爹咧。索性打起呼嚕來了。

一覺睡回來是初五啦。這老實人這一天可苦透了。一個心兒的想偷一個吉慶蛋糕去回。東張西望的等了半天，只見人家都在望着他。這夥兒小子的心眼兒他有什麼不明白的？就等着機會想排擠他！等他動手，一動手就抓住他。他一邊做着吉慶蛋糕上面的花朵兒，一邊手發抖，渾身沒勁，人也糊糊塗塗的。心裏只：

「偷一個吧！偷一個吧！」這麼的嘟囔着。

從爐子上拿下一個烘好了的大蛋糕來，手裏沉甸甸的，麵香直往鼻翅兒裏鑽，熱騰騰的。得賣十多塊錢哪！什麼都瞧不見了，頭昏得利害，不知怎麼一下子就擱到桌子底下去了。一望，沒人在瞧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一卸褂子蓋在上面。嘆了一口氣，滿想舒泰一下，可是兀的放不下心。眼皮跳得利害。別給瞧見了吧！汗珠兒從腦門那兒直掛下來，掛在眉毛上面。兩條腿軟得像棉花，提不起，挪不開。太陽穴那兒青筋直跳。眼也有點兒花了。

到了散工的時候兒，心才放下了一半。等人家都走開了，他才站了起來，解了竹裙，馬上就想低下身子去拿那擄什子。真的是上場渾，衣服也忘了咧。一身的白麵粉，急急忙忙的不明顯着偷了什麼去嗎？便像平日那麼的抽上一枝烟，劈劈拍拍的拍衣服。可是饒他一個心兒想慢慢兒的來，越到手慌腳忙的一回兒就完了，連帶着脊梁蓋兒上的粉屑也沒拍掉。連蛋糕帶褂子拿了起來，就往外跑，又怕人家多心，便慢慢的蹣着出去，抽着煙，哼噎着。

猛的大夥兒在後邊兒笑了起來。他的心碰的一跳三丈高，只覺得渾身發冷，完了！趕忙回過腦袋去一瞧，不相干，不是笑他。便連爲什麼笑也沒知道的，跟着也哈哈的笑了起來，只想着急往外走，却見監工的正在對面走來。笑也笑不成了，臉上的肉發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拚命的笑着，大聲兒的。那聲兒直有點兒像在吆喚。還好，監工的沒查問他，只望了他一眼，就從身邊過去了。

走出了門，便一百個沒事啦。不相干咧！不料拍的一聲兒，那擄什子溜了下來，跌在脚上，一脚踹了出去，

直滾到門外。也不敢回過腦袋去瞧，趕上去檢了起來，剛想揣在懷裏放開腿一跑，後面監工的喊道：

「慢走！」

回過身子他已經跑了過來。

「看你人倒很老實的，原來還有這一着兒，啊？這是你的嗎？」

「不是……是我買的。錢我明天帶來。」

「你買的！錢明天帶來！成，去你的吧。明天也不用你來了，錢也不要你的。跌斃了的東西那裏還能買你錢。」說着便對看熱鬧的說道：「諸位老哥說一聲，這話可對？」便在鼻子裏連笑帶哼的來了一下，便進去了。

糟很啦！愣磕磕的望前走。大夥兒在後邊說他的話，他全聽得，說不上有多難受。老不死，吃了白米飯還不夠，還想吃洋餛飩兒！那小混蛋回去不打死他！媳婦也不好，她不說，不會動手的。行，吃你們的洋餛飩兒吧！我是生意也停了，白米飯也吃不成了，瞧你們再吃洋餛飩兒去！

一肚子沒好氣的跑回去，到了胡同裏就瞧見孩子野馬

似的在那兒跑，弄得兩手稀髒的，便一瞪眼，伸手一巴掌，喝道：

「又死跑！樂什麼的？還不替我死到家裏去！」

孩子抬起腦袋來一瞧是老子，一肚的冤屈，兩隻手一抱腦袋，剛想哭，便瞧見了他手裏那洋餠餠兒，就忍住了哭往屋子裏跑，嘴裏嚷：

「奶奶，瞧！爸帶了洋餠餠兒回來咧！」

爹在後邊兒跟進去，罵：

「嚷？嚷什麼的！偏沒你吃的份兒。」

「今兒奶奶生日，孩子不好，明天再罵他吧。」媳婦過來，把蛋糕接了過去，嘻嘻地。

奶奶一個勁兒的阿彌陀佛，那來的這好兒子。孩子給爹一罵，罵得堵着嘴去坐到門檻上望日頭。這日頭今兒就怪，你瞧他，五點多了，還那麼高高的站在上面。兒子懶懶的洗了臉，心裏想，「這回我可完了！」媳婦在那兒燒麵，鍋子裏吱吱的響。奶奶儘端相那洋餠餠兒！噯，這寶貝可真的到咱們家來啦！他悶嘴吐的坐着抽煙。

「不當家花拉的，那裏就化許多錢買了這個來了！」

奶奶瞧兒子，越瞧越覺得這兒子孝順。

「十多塊錢呢！」

「呀！嚇死我咧！生日又不是今年一年有，年年可以做的，何必弄這寶貝來。孝敬就孝敬在心裏邊，吃一頓壽麵也能了，那弄這些。」奶奶不捨得這許多錢，可是也不願意兒子不買回來。她巴巴的望了幾年咧。「真的買的嗎？」

「不買又那來？」

買的！買的！生意也掉了！你們樂！看你們以後怎麼過？可是奶奶儘望着他念佛。可不是，奶奶也老了，今年不孝順，往後也沒日子了。

孩子鬧肚子餓，一個勁兒嚷吃飯。

「那裏就餓得這麼了？偏餓死你！」

「是也不早了。麵熟了就吃。乖，去坐在那兒別鬧。」

孩子賭氣不作聲。我不吃了，偏不吃。誰要吃你的東西！我大了賺了錢天天買一個當飯吃！稀罕什麼的！可是賭了半天氣，偷偷的望了望桌上的洋餠餠兒，心又軟了！

來。罷咧，有吃總是好的。有好東西不吃，才是傻子。我可不這麼傻。又望望日頭，那傢伙還不下去。真有點兒等急了。

末了，還是奶奶作的主，叫搬開桌子來吃。孩子頂高興，一搬開桌子就搶了條凳去坐在下面。奶奶坐上面。兒子怔在那兒。孩子喊道：

「爹，吃飯咧。」跟老子示表好感似的。

「忙死了，今天偏不給你吃。」

孩子真想哇的撒酥兒了。奶奶連忙說道：

「難得的，大家都吃，我奶奶作主。爹騙你的。」

做爹的瞧奶奶的臉，就瞪了他一眼，也不坐下，站在那兒切蛋糕。奶奶招呼媳婦來吃，媳婦一面答應着，一面忙着撈麵，一不留神，麵掛在胳膊上，燙得呀了一聲兒。孩子正在那兒瞧爹手裏的刀，猛的爹喝道：

「這麼大的人了，也不知道過去幫着張羅，只知道吃。呆在這兒幹嗎？等鳥！」

爹今兒不知怎麼的，存心找他晦氣。便跳下來從媽手裏接過麵碗來。碗底熱得燙手，又不敢作聲，拿到桌上，

一碗放在爹前面，一碗放在自家兒前面。放重了，湯濺在桌子上，把爹也燙着了。

「你頂要緊？今兒是奶奶生日，先給奶奶！這點兒也不明白，十多年大米飯全塞在狗肚子裏！」

奶奶忙護在前頭，自家兒把麵拿了過來：「得啦，你今兒怎麼老找着他。手也燙了，還罵他。大家歡歡喜喜的豈不好？一定要磨折得他耗子似的……」

全是你護壞了。我做爹的說幾句你就岔進來。還大家歡歡喜喜的，我就歡喜不起來咧。做爹的一邊這麼想，一邊就扔下一片蛋糕來。孩子一伸手想拿，給爹一瞪眼就瞪回去了。奶奶就拿了一片給他：「再餓要餓壞了。先吃吧。」

媳婦也坐了下來。大家吃着蛋糕。孩子弄得一嘴子花，花綠的奶油，拿袖子一擦，擦得腮幫兒上也是的。媳婦把蛋糕攔在嘴裏捨不得嚼。奶奶吃得那張扁嘴動呀動的，好不有味。只有兒子獨自個兒不舒服又不能說出來。這生意是歇定的了。明兒再去求求看，也許只扣我幾個工錢。

那一天，在奶奶的眼睛裏頭，他是頂孝順的兒子；在

媳婦的心裏邊，他是頂懂事的丈夫；在孩子看來，只要不再給他巴掌，就能算天下頂好的父親了。

可是那晚上，一家子全樂得夢也不做，他却睡不着。括西北槓子風的日子，滿地大雪，奶奶害病，孩子嚷餓，媳婦哭……他可不能再往下想。

第二天，他去了不久就回來了，臉色陰沉的怕人。一跑進屋子就躺在牀上，一聲兒不肯語的，悶抽煙。奶奶問他：

「今兒怎麼這麼早回來？放假嗎？」

他不回，把煙蒂兒狠狠的扔了。

「怎麼啦？」妻說。

「怎麼啦，還有怎麼啦？停了生意！」

一家子全怔住了。

「爲什麼停生意？你做錯了什麼？」

「做錯了什麼！偷了洋餠餠兒給你們吃！」

媳婦馬上哭了起來。奶奶罵自家兒：「老不死，想吃洋餠餠兒！現在可吃出的來了？」氣得把佛珠一扔，菩薩不生根珠子，我辛辛苦苦過了半輩子，香也燒了不少，從沒得罪你老人家，怎麼還叫我老來苦。

孩子悄悄的問奶奶：「奶奶，爲什麼爹不能把洋餠餠兒拿回來？不是爹做的嗎？」

奶奶罵：「孩子不懂的。」可是她這一代人不懂，孩子的一代是會懂得的。

兒子心裏想：「真的，爲什麼我自家兒烘洋餠餠兒我就不能吃呢？」

一九三二，四，二十四日。

# 海底夢

巴 金

## 「後篇」

### (一) 利娜底日記

三月八日

這是我患病以後拿筆寫字的第一天。我覺得我底精力已經漸次恢復了。我還要活着，我還會不死。是的，我底事業還沒有完成，我不會死。

從那個送飯來的奴隸底口裏我才知道我在病院裏已經睡了十幾天了。在病院裏的生活，我自己也不很明白。我只記得一個有着黑鬍鬚的醫生天天來給我打針，一個中年的看護老是坐在我底牀前，一個高國軍官時時來看我。有一天我可以坐起來了。於是兩個看護把我扶到汽車裏，兩

個高國兵士押送着，把我送到這地方來。我在這裏又輪了兩天，才可以勉強行走。

這新地方的確比那囚室要舒適多了。外面是一所花園。裏面有三間房屋。我自己住一間，一個奴隸住一間，還有一間留給那兩個看守的兵士住。

自從離開我底父親底別墅以後，我就沒有過着像這樣舒適的生活了：自己用不着勞働，一切都有人服侍，什麼東西也不缺乏。然而我却寧願回到奴隸區域去，因為在這裏我究竟缺乏一件東西，而且是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自由。

我一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愛自由的，然而我愈是愛牠，我便愈是感到我底自由給別人剝奪去了。我可以在自

己底房間裏做一切的事，但是我却不能不聽見那兩個高國兵士底咳嗽和談笑：這給我提醒我是個失了自由的人；我可以在花園裏隨意行走，但是却要被那兩個高國兵士監視着：這也給我提醒我是個失了自由的人。

花園底鐵柵門永遠是閉着，那把大的鐵鎖沉重的垂在門上，我每一次看見牠，我就要埋頭看我底手腕，看我有没有力量把牠從門上扭下來。然而我是一個女人，如今又是在病後，我沒有這力量。我想我一生恐怕沒有走出這花園的機會了，要是他們不把我移到囚室裏去的話。

在囚室裏我已經把我底希望完全埋葬了。到了這裏我又一次埋葬了新的希望，可是新的希望却不時來引誘我。

花園外面是一條泥土路，垣牆裏的蓋着新綠的樹木垂了些枝葉到外面去。園裏有幾種花已經含苞待放了。我或是坐在窗前，或是走在花徑裏，我常常看見鐵柵門外過路的奴隸們底孩子，有男的，有女的，他們手裏提着籃子，或者提着桶。他們走過這裏總要在鐵柵門前站一會兒，他們在談話，有時候還要喚兩聲我底名字。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居然會知道我。我雖然不能夠和他們談話，但是看見他們底天真的小臉，也夠使我安慰了。這後一代人，我想一定是比他們底父母們更有希望，他們將來一定不會做屈服的奴隸。不過我恐怕我以後不會再看見他們了，因為今天早晨那兩個高國兵士對他們說了些恐嚇的話，還把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打了一下。

在這島國裏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就在這麼清靜的地方也還會看見。那時候我底心被憎恨鼓脹着，我忍不住把那兩個高國兵士痛罵了一頓，但是他們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依舊板着面孔在園裏踱着。

三月十日

那個奴隸給我送午飯來，我問她外面的情形，她不肯告訴我，她說她怕那兩個高國兵士。不錯，許多男子都在機關槍下面低頭，何況她這一個半老的婦人！然而我想她一定還記得大屠殺底事情，我要設法來鼓勵她。

然而她也告訴我一個消息：我底被捕是因為同情者裏面有人告了密。我不相信牠。我自問那許多同情者裏面有誰能夠是賣我的人呢？我只記得一些苦痛的，樸實的面

貌。他們決不能夠出賣我。

這一個消息給我引起了許多的回憶。許多的面孔，許多景象在我底眼前輪流替換着。只有一個面孔長久佔據着我底頭腦。我認得這是我底那個「孩子」。

在那些時候「孩子」差不多每晚上都到我底家裏來。他看見我埋着頭在房裏踱着，或者雙手捧着臉身子躺在牀上，他就知道我從海邊帶回來了一些陰鬱的思想。於是他便拉我從牀上坐起來，或者拉我坐在他底旁邊，他做出快活的樣子和我談着種種的未來計畫，有時候他還談着他幼年時代的種種有趣的事情，他極力安慰我，或者和我開玩笑，他有時候喚我做「姊姊」，有時又喚我做「母親」。他和楊不同，他不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個天真的大孩子。他不斷地談笑，一直談到我恢復了快樂和勇氣，於是我們便開始做我們底工作。

那個圓圓的臉，那一雙發光的眼睛，那一張表示有決心的嘴，以及那熱烈的表情，真誠的態度！那一切，我任是怎樣擺脫也擺脫不開。我一閉上眼睛就好像他立在我底面前，我睜開眼睛，又彷彿聽見他在旁邊叫「利娜」，

「姊姊」，或「母親」。我也禁不住低換了一聲「孩子」。

我換他，並不聽見應聲。我睜大眼睛向四周看，屋裏並沒一有個別的人，只有白的牆壁和簡單的陳設。我突然記起來，孩子是病了。

我被捕的時候，他正患着病睡在家裏。我因為忙着排解同情者底糾紛，和做別的工作，不能夠去看護他。我每天只到他那裏去一次，但很快地就走了。在那些時候他躺在牀上常常拿一本書在看。一個老婦人在旁邊照應他。他底面容顯得很憔悴，只有那兩隻眼睛還在閃閃地發光。

呵，我記起了。許多的事我都記起來了。有一次我去到他那裏。那個老婦人出去了，他獨自坐在牀上。他看見我進去，竟然要下床來，却被我連忙阻止了。

「你來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他大聲說着，一個笑容使他底憔悴的面容變得美麗了。他告訴我他底病已經好多了，居然可以勉強坐起來。他又叫我在床沿上坐下，央求我多坐一會兒陪他談話。他說一個人躺在牀上太寂寞了。如果我不常常來陪他，他就會不顧病體跑到外面



去。

我和他談了許多話，我把我底工作情形告訴了他，他又給我貢獻了一些意見。

「姊姊，告訴我，像我們這樣的人也還有戀愛的權利嗎？像我這樣把生命許給事業的人，」他突然問我，他底臉發紅了。

我驚訝地望着他，我不懂得他爲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我微笑地說：「當然是有的。但是，孩子，你爲什麼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但是這書上不是說『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嗎？我想一個人既然把生命許給事業，那麼他自己就沒有「一點權利。」他指着手邊的一本書，是左拉底小說。

「那麼你又爲什麼要問我呢？」我嗤笑地反問他。他底臉紅着，他遲疑地回答說：「但是事實並不是這

樣，我——」他突然住了口。

我以爲我明白了，便抿着嘴笑起來，半晌我才說：「你一定是愛上了誰。是嗎？告訴我那人是誰。」

他不答話。我便接着說：「孩子，你是有這權利的。」

你不比我，你還年青。你在生活裏也應該享受。沒有人能剝奪掉你底這權利。說「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那只是一句蠢話，不要去相信牠！」

「但是我所愛的那個人，她也有這權利嗎？」他遲疑地問。他埋下頭去，不敢看我。

「爲什麼她沒有呢？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的。」我笑着回答。我在想：這女人究竟是誰呢？在我們底同情者中間也有幾個女郎。我想可以和他發生戀愛關係的至少有三個。我便問：「是張嗎？」他搖搖頭。「王嗎？」他又搖頭。「趙嗎？」他依舊搖頭。

「我現在不告訴你，」他頑皮似地說，就把這番談話終止了。

那時候我沒有時間去想這些事，但是現在我漸漸明白了。

是的，我又記起了。另一天我走進他底屋裏，他閉着眼睛在背誦一首詩。他聽見我底脚步聲便停止了。我只聽清楚一句：

「那令我生愛的人兒永不知道我底愛。」

那令他生愛的人兒究竟是誰呢？我現在開始明白了。阿，還有。他有一次在談話裏忽然插口問我道：「年齡的相差和愛情沒有妨礙嗎？」我因為馬上着接談別的重要問題，所以並沒有回答他底這問題。然而如今我完全明白了。

孩子，你底心我完全明白了。我這時候才知道你底愛情，但已經太遲了。我們連會面的機會也被人剝奪了。

三月十二日

今天和那個奴隸談了一些話。她說她幾年前就知道我底名字和楊底名字。她說在奴隸們中間如今提起楊底名字還有人流淚。她和我說起她底生活底困苦，一面說一面拭眼睛。我知道她底丈夫在別墅裏做奴隸，她底一個獨養子在高國佔據者底大廈裏服役，但最近突然死了。她說：「他死了也好，免得活着受罪。」

「那年的大屠殺發生你在什麼地方？」我這樣問她，我想用這問話來引起她敘說那時候的經歷。

她聽了這問話臉上現了恐怖的樣子，恰恰在這時候高

國兵士在外面大聲咳嗽，她連忙向外面張望一下，就急急走出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房裏。

一個面孔閃進我底腦裏來，又是那個「孩子」。

「我們要反抗。如果反抗的結果就只有刑場，槍彈，監牢留給我們，我們也要反抗到底。」這樣激昂的話從他底可愛的嘴裏吐出來。他站在一張條桌前面，對着那許多同情者底苦痛的，樸實的臉說話。他自己底臉被熱情燃燒得發亮。他做出那樣激動人的姿勢。他真是可愛呀！許多人被他說得流淚了。他底話一句句達到人底深心。他底身子站得那樣堅定，好像含蓄着不少的力量。

「我不要帶這奴隸底鎖銬了！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底意思怎樣，對於我，與其做一個屈服的奴隸而生存，毋寧做一個自由的戰士而滅亡。滅亡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命運，她比較在壓迫下面低頭，在血淚海裏呻吟要美麗得多！」

這樣美麗的話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我恨不得馬上走出去，去到他那裏聽他底更多的這種美麗的話，然而一個思想開始咬我底頭腦。我分明地知道我永遠不會再和他見面了。那終身監禁！

我整天沉溺在思念與回憶裏，我在思念他一個人，我在回憶關於他一個人的一切。

「楊呵，恕我，你看，我想着他却把你忘掉了。果真我不應該愛他嗎？果真『我們愛我們就有罪』嗎？」

三月十三日

昨晚我夢見了楊。

依舊是他底瘦臉，依舊是那一對大的亮眼睛，依舊是那嚴肅的面容，依舊那沈重的聲音。

「楊，原來你還活着！」我連忙跑過去和他擁抱，我歡喜得差不多要流眼淚。

「利娜。不要這樣，」他向後退了兩步，用手阻止我前進。他依舊用沈重的聲音說話。「現在我們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世界，我們不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了。」

「爲什麼呢？」我失望地驚訝地問。「難道是因爲他底關係嗎？你果真以爲我就有罪嗎？」我覺得我快要氣得放聲哭了。

「不是這意思。你難道忘記了你親手把我埋葬在海裏的事嗎？我來，是來提醒你不要再忘掉你底誓言，不要忘掉

你底工作。」

「我並沒有忘掉呢！」我分辯說。「你看我不是努力了這許多年嗎？現在我不做事，並不是我底錯，是人家剝奪了我底自由。」

「不要拿這話來辯解！我知道你在這些日子已經把一切都忘掉了！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不要騙我！」

悔恨，羞憤，痛苦一齊來佔有了我。我帶哭聲地問：「難道你到這裏來，就只是爲了來說這幾句話嗎？你再沒有別的安慰我的話嗎？」

他並不回答我，因爲他已經不見了。

我醒過來，發見自己是在一個黑暗的房间裏。周圍除了那兩個高國兵士底鼾聲外，就沒有一點別的聲音。我底眼睛是潤濕的，枕頭上蓄着一灘淚水。我絕望地在心裏叫「我底楊」，再也聽不見一聲回應。

我仔細回想，楊說得不錯，爲了那孩子底緣故，我差不多快要忘掉一切了！

我不能夠再闔眼了，矛盾的思想來到我底頭腦裏。我發誓要壓止我底愛情，要忘掉那個「孩子」。但我又禁不

住要問自己：「我們愛，我們果然就有罪嗎？」

沒有人給我一個回答。我底內心的呼聲在這黑暗的房屋裏抖動着，一直到天明的時候。

今天是個晴天。很早就有雀鳥在樹上叫。我走到花園裏散步，草上的露珠差不多要濕了我底腳。陽光迎着我底臉，新鮮的空氣包圍着我底頭。我底手撫着淡紅的花苞和新綠的樹葉。我覺得生命開始在成長了。

我在草地上默默地徘徊許久。我差不多不用思想，我只是靜靜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欣賞着生命底成長繁榮。在短時間裏我竟然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處在怎樣的環境裏。

然而後來我記起了，我記了我底童年。我底童年就是在花園裏度過的。我底父親底別墅裏的花園：草地，高樓，假山，小溪，石洞，茅亭，曲折的橋，奇異的花，長春的樹木，運動的器具，伺奉的奴隸，同遊的小伴侶。

我底童年，是早已被我埋葬了的，現在却清晰地顯現在我底眼前了。我於是又為童年時代的悲喜而感動了。那時候有一個男孩是我底最好的朋友。我常常想將來成人

時要嫁他。但是我們同在一處的時間不過一年，他就忽然得着急病死了。我曾經為他哭過許多次。我說以後我不再嫁別人。這事情會引起我底母親底嘲笑。然而不到幾個月的功夫我就忘了他。在我底心裏他就不再存在了。這許多年來我都沒有想到過他。但現在他底面貌竟然通過這些年代而毫無原因地浮現在我底腦裏了。

為什麼他會出現呢？為什麼我會回復到那被埋葬了的童年時代呢？我不能不把這問題來問自己。我想，難道我是逼近了生命底涯沿嗎？我底那本生命之書是已經翻到了最後一頁，所以又要往前面翻回去嗎？

我突然被一種恐怖的思想壓倒了。「活着進來，死了出去。」高國兵士曾經對我說過。而且現在那說話的人就在我底視線以內，他還時時把眼光向着我這邊射來。我明白了。我底生命之書已經翻到最後一頁了。我是逼近生命底涯沿了。沒有自由的生活不就是等於死嗎？

我確實太脆弱了。在這時候，在我底四周充滿着生命的時候，而我却想到死，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拿悲哀和苦惱來折磨自己。這樣下去，我怎麼能夠支持着來經歷那

更長久的歲月呢？是的，更長久的歲月，我被捕後還不到兩個月，我在這裏還不到兩個星期。然而我就已經發覺出自己底脆弱了。

思想太多了，我應該鎮靜自己。我應該暫時忘却我底過去的一切，讓我這脆弱的精神在自然界中陶醉一些時候。但是一看見那個垂在鐵柵門上面的沈重的鎖，就不由得我不想起我底永遠失去了的自由。同時那許多被剝奪去了自由的奴隸們底命運也來把我底思想佔據了。

我底身體是怎樣脆弱，但那鐵柵門依舊關不住我底思想。我怎麼能忘掉一切呢？尤其是在這春天給人帶來生命的時候，而我和那些奴隸們失去了自由。從沒有過一個時候自由在我底眼前表現得這麼具體化的。但這又有什麼好處呢？只不過拿那火似的熱望來磨難我罷了。終身監禁，我永遠不能夠忘記的終身監禁！

三月十四日

上午來了一個意料不到的客人。這是我底父親。是的，十幾年來被我忘掉了的父親。

我自從脫離了家庭就不曾再見過父親一面。我們甚至

沒有通過一次消息。關於家裏的事我知道一點，就是母親死了，她是在我漂泊的時期中死的。我也不曾去探聽母親病死的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她葬在什麼地方。當我第一次遇見「孩子」，從他底口裏得到母親死去的消息時，我也曾流下一些眼淚。但很快地我又把她底形象忘掉了。爲了工作底忙碌，爲了我給與揚的約言，我沒有一點遺憾地埋葬了母親底形象。我更不去想那在老年失去了伴侶的父親。

然而現在父親來了，他給我帶來了許多消息，他底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底形象給我從墳墓中掘起來。

父親的確衰老多了。在分別了十幾年以後我幾乎不認識他了，只有那聲音還沒有大的改變，但是他也開始在顫抖了。十幾年前我和父親分別，那時候我看見一張憤怒的臉，一對發火的眼睛，一種專橫的態度。這些給我抹煞了他對我有過的一切關心，給我抹煞了我對他有過的愛慕的感情。所以我離了他好像離開了一個仇敵。而且就在今天，那個奴隸進來傳達高國兵士底話，問我願不願意和父親見面的時候，我也是遲疑了許久才決定的。我恐怕在我

們父女中間會發生一場爭鬧，我還把他當作一個不能夠寬恕的殘酷的人。

然而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如今在父親底身上却看見了一個完全異樣的人。他坐在我底對面的一張沙發上，身子完全躺下去，似乎連支持的力量也沒有。他底頭髮白了，而且現了禿頂。臉上堆滿了皺紋，兩隻眼睛沒有一點光彩。說話的時候露出殘缺的牙齒，而且把頭不住地微微搖動。他有時候把那放在沙發底靠手上面的手伸起去摸他底黏着口沫的鬍鬚，我看見那一隻手瘦得只剩了皮和骨，已經不是從前握着皮鞭打奴隸的那隻手了。

父親開始就和我談起母親底死。他說自從我離家以後母親就不住地想念我。起先她還相信我和楊同居不到一個星期就會決裂，我會忍受不住困苦跑回家去哀求她底寬恕的。她一天天地盼望着。她常常帶笑地和父親說起我回家時她要怎樣對付我。她差不多每晚上都問父親：「利哪也許明天會回來罷，她現在不知道怎樣了？」一個星期過去了，還不見我回家。她依舊盼望着。後來幾個月又過去了，我還是不回來，她又從父親底口裏知道了我和楊過活得

很好，而兩個人一道兒在奴隸區域裏宣傳新宗教。父親以為這樣說，就可以使她斷念了。但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她愈是從父親那裏知道我墮落的消息（她和父親都以為我是走向墮落的路上去了），她愈是掛念我。她屢次想和我通信息，想到奴隸區域來要求我回家去，但都被父親阻止了。父親以為我辜負了他底教養的恩，以為我傷害了他底驕傲，所以他不能夠寬恕我。而且同時他還盡力來幫助壓止新宗教底傳佈，幫助來壓迫奴隸，他把對於我的憎恨移在奴隸們身上發洩。他想這樣也許可以威脅我，使我屈服。但是這方法也沒有用處，我不回來，母親底掛念也不會減輕。不久高國佔據者底屠殺開始了，父親自然是贊同這屠殺的，看見奴隸區域底大火，他只有高興，他以為他底仇恨是報復了。在大火之後他聽見楊底死訊，却不知道我底消息。他在各處探問，都沒有結果。我是失蹤了，也許死了。這消息是瞞不過母親的，而且母親從奴隸們那裏更知道一些關於我的不實的和又不吉的消息。於是母親病了。父親知道她底病源，但又沒有方法幫助，他底勸慰沒有一點效果。母親底病况是時而好時而壞的。她這樣支持了幾

年，終於我底消息傳到了她底耳裏。她聽說我被高爾兵士逮捕而且秘密處了死刑。這消息是奴隸們告訴她的。父親雖然向她辯明說我沒有死，但她還不肯相信。她幾次夢見我穿着血衣回家向她訴苦，醒來放聲大哭，她說我一定是死了。這個打擊對於她是太大了，她底病弱的身體實在忍受不住。於是在病榻上綿了一個多月以後她就「跟着她底女兒去了。」（父親說她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她底痛苦是很大的，在那些日子裏，好像有一種思想在磨難她。她常常表示後悔，說當初不該放我脫離家庭。她甚至獨自說着對我懺悔的話。

父親說到這裏，已經費了不少的時間。這種敘說並不是容易的事。中間他曾停頓了幾次，去揩拭眼淚。最後他忍不住竟讓他底淚珠沿着他底瘦弱的面頰流下來。他微閉着眼睛呻吟似地喘着氣。

在他敘說的當兒，我不住地咬着嘴唇皮，爲的不要流出一滴眼淚，發出一聲抽泣。但是我失敗了。我終於抽泣起來了。

我底母親因了我的緣故受着這麼大的痛苦，她這樣關

心我底安全，她這樣表示出對我的愛情，而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我至今還把她當作我底一個仇敵。現在在她死了以後，在我不能夠對她做任何一件事來表示我底感性的時候，她底真面目才明晰地顯現在我底眼前。可是太遲了。一個墳墓埋葬了她，一所花園埋葬了我。我們都不能夠做什麼了。我們連了解的機會也沒有。

我底事業已經完全毀壞了。我底同情者甚至出賣了我。奴隸們在呻吟。佔據者和剝削者在歡笑。母親永遠閉了眼睛。父親無力地躺在沙發上喘息。而我，我在失去了一切希望以後，我只有痛哭！

是的我現在連什麼也沒有了，我拿什麼來抵抗悲哀的打擊呢？事業嗎？信仰嗎？復仇的思想嗎？在這生命之廢墟上面，只剩了一些斷壁頽垣，已經不能夠給我遮避風雨了。所以在短時間以內，我只有讓我底眼淚狂流。

我和父親對哭了一會兒，現在我們又是一對父女了。從前的一切完全成了過去的陳迹。我在他底身上似乎又找回來了那個愛我的父親。他又用溫和的調子繼續說話。他說自從母親死了後他底生活變得非常寂寞。他曾經一度

一個少婦結婚，但不到兩年的光景那個婦人另外有了情人和他離了婚走了。從此他就是孤另另的一個人，過去的創痕開始在他底心上潰爛了。他底生活變得愈加單調了。他底健康突然敗壞起來，在一年以內他好像老了十年。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難堪的。物質上的享受對於他不能夠有什麼幫助了。他一天天在苦惱中挨日子，挨過了這些年代。於是一個希望來了。他知道我回來而且被捕了。

他那時候便對自己說：「你不能够再遲疑了。免得做出一件終身抱憾的事！」他便忙着設法援救我。我底事情本來已經絕望了，靠了他底力量，我居然有了一線的生機。他把我從那個窄小的囚室裏救出來，送到醫院裏去就醫，然後又送我到這地方來。自然這一切都是高國佔據者執行的，但這却是他奔走努力底結果。

他又說他現在就可以把我完全救出去，救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間，重回到親愛的家庭，只要我答應寫一張悔過書，担保我以後不再有反抗高國佔據者的行動，只要我答應跟着他回家去繼續過從前那樣的生活。他請求我這樣做。他說他活着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希望我去陪伴他，

使他底最後的日子過得快活一點。他說，他已經知道了從前的錯誤，而且爲了這錯誤身受痛苦，他希望我原諒他，念着父女間的感情，暫時爲了他的緣故犧牲我底信仰。他又說，他辛苦了一生，積蓄了現在的這一份產業，他如今老了，馬上就要撒手放棄他，沒有一個人可以代他來享用他，所以他希望我回去，回去領受他底全部財產。他又說，我已經吃夠苦了，而且在奔走活動了這許多年以後我也算得是盡了我底能力，現在也可以休息了。我和別的女人本是一樣，爲什麼她們都可以安閑地享樂，而我就應該把過重的責任擔負在自己一個人底肩上呢？

他說了以上種種的話語。他底態度是很誠懇的，沒有一點命令的樣子。現在他和我談話，不像父親和女兒，恰像兩個親密的朋友。他底話句句都進了我底頭腦。然而我不能夠馬上說一句答覆的話。我底心紛亂了。

在多年的分離以後他第一次到我這裏來求我底原諒，他是懷着怎樣空虛的一顆心來到我這裏尋求一點安慰。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斷然拒絕他的。我不能夠嚴厲地對他說：「去，我不要再見你，我沒有你這個父親。」我這時候



只有一個思想，我只想到這許多年來他身經的痛苦，我只感到對他的同情。

「利娜，回去罷，父親會愛護你，父親也需要你底照應。回去罷，你看，你也比從前瘦弱了，你需要着休養呢！」父親回含着淚用激動的聲音說，他站起來用手撫摩我底頭髮。「不要再信賴你底那些同情者了。他們是不可靠的，你底被捕不就是因為他們裏面有人告密嗎？回去罷，只有父親會愛護你。……你還記着從前的事嗎？不要提牠了。我現在已經後悔了。」

他底話語說得非常溫和，而且很可憐，但是對於我却好像是針刺一般。我找不着東西來防禦牠們。我希望他安靜地坐下來不要再說這類的話；我希望他和我談一些別的事情；我希望他或者變換一個態度，他不來求我原諒，却來責備我，或者像仇敵一樣向我挑戰。因為這樣我便不能感到躊躇，我可以採取一種斷然的行爲來對付他，而不會有一點後悔。但是如今我却站在十字街頭了。我只有兩條路：不是答應就是拒絕。

答應嗎？我不能夠。不管我是怎樣地沒有活着出去的

希望，不管我是怎樣孤寂地躺在這裏等死，不管我底事業怎樣不會完成，我底努力怎樣徒然白費，不管我底同情者是怎样地不可靠，然而我不能忘記我底血的誓言，而且不能夠在作了那樣的誓言以後再低首在高國佔據者底面前，寫封悔過書來懺悔過去的行動。事業，毀壞了；信仰，幻滅了；復仇的思想，成了渺茫的夢。但是這顆心是不能夠死的。如果我能夠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間去，那麼我底第一個舉動就是繼續去反抗高國的佔據者，去宣傳新宗教。爲了個人的安全而犧牲掉信仰，我是不幹的。我把我底思告訴了父親。我還說：「父親，不要再提這件事了。在分別這十幾年以後，難得有這次會面的好機會。我們應該談些快活的事情，爲什麼儘管去說那些使人流眼淚的話呢？」

父親絕望地坐倒在沙發上，恰像跌下去一般。他聲音顫抖地說：「利娜，不要拒絕我，這是我底最後的要求了。你要知道我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你只要稍微遲疑就會把這個機會放過，我們以後就永遠沒有再見面的一天了。你會在這裏憔悴到死，沒有一個人來過

間；我會在家裏臥病呻吟，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會想念你，一直到死我都喚着你底名字。你在孤寂中也會想念我，但是我底喚聲你却永不會聽見了。……我們爲什麼定要拿分別來苦惱自己呢？利娜，我很知道你，不要違背你底本性故意做得這樣殘酷罷。你且多想一想，因爲你底一句話就會使我們中間隔了一個永恆，毀壞了兩個人底幸福。……利娜，回家去罷，你底父親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在歡迎你。我一生只向你要求過這一件事，你該不會拒絕我能。……你看，我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人了，我是這樣病弱，這樣衰老！……」

對於這樣的話語，我拿什麼來答覆呢！我知道父親沒有說一句假話，我知道他這時候恨不得把整個心剖給我看。我覺得我差不多完全了解他了。開始明白我過去對他是怎樣地不公道了。他和母親只生了我一個孩子。他們把整個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底身上，他們依照他們底信念來教養我，盼望我成爲一個他們理想中的幸福的女人。然而結果我拋棄了他們，沒有一點留戀，把他們底十幾年來的希望破碎得乾乾淨淨，給他們留下孤寂和思念。母親被這孤寂

和思念折磨死了，父親也因了這孤寂，思念而病弱衰老到現在這樣子！我所給與他們的苦痛是太多，太多了。我如今還忍心在父親底憂愁杯裏加上最後的一滴麼？我在和自己掙扎，我迷惘似地說：「我不能，我不能。」我底意思是我不能夠再違拗父親底意願。

父親却以爲我表示拒絕，他悲痛地說：「利娜，爲什麼不能夠呢？這是我最後一次向你的請求了。你是能夠做的。你會了解父親的，你會知道父親現在是怎樣地愛你，而且他已經爲你貢獻了很大的犧牲了。難道你連一份悔過書也不肯寫嗎？難道你連一點兒信仰也不肯犧牲嗎？你還年青，你還有很多時間去爲信仰努力，可是你不久就會失掉父親了。……」

「父親，父親，」我突然悲聲截斷他底話。「不要說這些話了。你要求我做別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只是不要叫我寫悔過書，不要叫我犧牲信仰。別的一切我都可以犧牲。原諒我罷，我只有這一點東西不能夠犧牲，因爲我是靠這一點東西生活的。……」

「利娜——」父親剛剛開口又被我打插了。

「是的，我願意回到家裏去，去同你過活，去照顧你，去接受你底愛護，」我繼續說下去。「是的，我很願意這樣做。但是爲了這個緣故，爲了個人的安全，要我犧牲掉信仰，我不能夠做。我不是一個卑怯的人。」

「利娜，」父親絕望地叫，「你就一點也不顧念到我底境遇嗎？」

「父親——。」但是又突然改變了語調：「我不能夠做那件卑怯的事。我縱然是被別人賣却了，我却不能夠出賣自己！我不能夠寫悔過書來交換我底自由。」

「但是爲了我的緣故，你也不肯做嗎？」

「不能夠，」我突然恢復了勇氣說。「我不能低首在高國佔據者底面前，而且我沒有一點悔改的地方。我並沒有走了錯路。」

「利娜，你且想一想，坐在你底面前的是你底父親，他現在抱着垂死的身軀，懷着深切的慈愛，來哀求你底原諒，哀求你爲他做一點小小的事，哀求你回家和他一起過一些安靜的生活。他不過向你哀求這一點兒，你竟然忍心不答應他，他孤另另得不到一點安慰，回去悔恨痛楚地

死在家裏嗎？……不要做得太殘酷罷。」

「不能夠，我已經決定了。」我還想說話，但是悲痛阻塞了我底咽喉。我在吞食我底眼淚。我覺得我底勇氣又消失了。我捧着臉，不讓父親看見我底悲痛的样子，同時也不要看見父親底悲痛的面容。

「利娜，這不僅是爲着我的緣故，而且也是爲着你的緣故。我更關心你。你是比我更需要幸福。你需要自由，你不能夠把你底青春消磨在這裏面，你不能夠使你自己腐朽在這囚室裏。你應該回去，回到生活裏面去。」

我不能夠回答他。我差不多支持不下去了。

「去罷，跟着我回去罷，不要遲疑了。」父親站起來走到我底身邊，溫和地撫着我底頭髮。我猛然不顧一切地抬起潮濕的臉，用我底淚眼去仰望他。許多不能夠用言語表示的話都在我底臉上表現出來。我不知道父親是否懂得了我底意思。我只覺得兩三滴淚珠從他底臉上流下來到了我底面頰。他搖着頭接連嘆了幾口氣。

我依舊不說話，只用手去按住胸膛，因爲心裏被什麼東西絞着痛。這時候外面起了歌聲和笑語，是高國兵士在

唱歌。

「不能夠，我不能夠回去，」我突然迸出這一句話來，我掉開頭掙脫父親底手。我站起來，走到床前，躺下來，不再作聲。

父親在房裏踱了幾步，然後慢慢兒走到床前，說：「我已經在家裏給你預備了一切，你底房間，你底衣服，你底東西。那一切我都給你保存得很好，和從前沒有兩樣。牠們都歡迎你回去。還有那些奴隸，你從前對牠們都很好的，牠們也都記念着你。」

我把臉轉向裏面，不讓父親看見。我不回答他底話，好像沒有聽見一般。父親又開始在房裏踱着，他底緩慢無力的脚步聲時時打擊在我底心上。

「利娜，」他忽然停住脚叫我。我極力咬緊牙齒不要發出一聲回應。

「你果真決定不回去嗎？這事情果真沒有挽回的餘地嗎？」

我只含糊地說了一句「不回去。」

「那麼我回去了。以後我們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他用悲愴的語調說。「如果你以後改變了心思，請你設法

通知我。我還是一樣地歡迎你，救護你。」他最後又加了一

句：「只是我恐怕不會活到那時候了。」

我依舊不回答。我極力在和悲痛掙扎。時間過得很慢。

「我去了，」父親終於說了這句話。「你以後要好保重。如果你不改變心思，我恐怕再沒有機會來看你了。」

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並不從床上起來。

「利娜，我去了，」他又重覆說了一句，聲音比從前更無力。但他並不走。

又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他第三次說：「我走了。」

他却走到我底床前，伸手最後一次撫摩我底頭髮，這一次撫摩得很久。我突然記起了，這樣的撫摩在他並不是第一次。從前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他常常抱我坐在他底膝上，他一面這樣撫摩着我底頭髮，一面告訴我種種有趣的故事。在那時候除了母親而外，父親就是我底唯一的親人，不僅是親人，他還是我底唯一的偶像。這許多年代像惡

夢一般地過去了。如今我們父女又到了那同樣的境地，他依舊是他，我依舊是我，然而我竟然不肯回答他底哀求，我拒絕他像拒絕一個仇敵！

我不能夠再忍受這思想，我突然站起來，但是父親已經向外面去了。

「父親，」我吞着眼淚用力叫。我向門口奔過去。

父親底身子又在房間裏出現了。他底臉色非常蒼白，頭微微搖動，眼角和鬍鬚上面都有東西在發亮。

「利娜，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你是改變了心思願意跟我回去嗎？」他底聲音裏顫抖着喜悅與感動。他向我伸出雙手，好像歡迎我一般。

我呆站着不動。我躊躇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我恐怕他誤會了我底意思。突然一種感情壓倒了我。我不再思索。我向他奔去，我跪倒在他底面前，抱着他底腿，讓我底眼淚暢快地流在他底褲子上。我沒有別的思想，我只是喃喃地說：「原諒我，原諒我。」

這時候對於我一切都沒有了，我不知道父親說了些什麼話或者做了些什麼事。只有在我覺得眼淚乾了時，我才

站起來。我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對他說了一句：「我再沒有什麼話了。」我要掉過身子，却被他握着我底手臂。他溫和地理順我底亂髮，揩掉我底臉上的淚珠。他問：「你保得定將來就沒有了一點悔恨嗎？」

「我自己選定了這一條路，我自己摘取了痛苦的葉實，我當然不會有一點悔恨。只是——」我突然嚥住了下面的話，因為我覺得再沒有和他細說的必要了。我們是兩代的人，即使相愛，但也無法了解。我希望他在這裏多留一會兒，但我又希望他馬上離開，因為見着他底衰老而悲痛的面容只有引起我底心痛。

他終於去了。我送走了他，好像埋葬了一個充滿了苦痛與美麗的回憶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剛剛被拋發出來。可是我如今又用這許多天來的悲哀把他埋葬了。

我注意地聽着他底脚步声，好像在重溫過去的舊夢。等到後來那聲音消失了而另外起了高國兵士底靴釘聲時，我才醒過來。我跑到床前俯倒在床褥上面，我把一個枕頭都哭濕了。

傍晚時分那個奴隸送飯來。纔把我叫醒，我叫她把餐

具收回去，我今晚不想吃什麼了。

我很疲倦，但我覺得暢快。在流了這麼多的眼淚以後，這許多日子來的陰鬱的思想都煙消霧散了。和父親見面，雖然使我得了許多悲痛，但是我並不悔恨。有了這一

次的會面我才可以毫無遺憾地把過去深深地埋葬了。在經過這樣大的紛亂後我底心又恢復了平靜，恰像大雨住後的天空一樣。

我想，這一晚上我一定不會有夢。

蘇聯 Maxim Gorky 著

穆木天譯

# 初戀

每册

實價八角

△△現代書局發行

尤其是高爾基氏表示其意見所在的地方。

本書是穆木天先生選譯現存最偉大的作家高爾基氏五個短篇小說而成。這五個短篇，也是五個戀愛的故事。高爾基氏所寫的戀愛故事，是與其他新俄作家所寫的，顯然有不同的地方。本書內有「某女人」「初戀」「戀愛的奴隸」等三篇，

現代書局出版

實價大洋  
一元二角

# Im Westen Nichts Neues

By E. M. Remarque

# 西線無戰事

洪深馬彥祥合譯

本書是轟動全世界的第一部非戰小說，在一九二九年出版時，頃刻間銷行了數萬冊。全世界每一個讀者的心都被本書抓住了。六架印書機和十架裝訂機整日整夜地為本書忙碌。到了現在，更被譯成數十國文字，攝成了電影，為全世界的厭戰羣衆所熱烈歡迎着。當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日迫，一般人淡然着第一次大戰之痛苦，本書實是最利害的當頭棒喝。譯者根據德文原本譯出，流暢曲達，為近來翻譯界罕見之作。書前有馬彥祥氏的長序，末附洪深氏二萬餘言後序，暢論戰爭文學，尤為本書特色。

雷馬克評傳

「西線無戰事」的著者雷馬克氏，現已成為全世界每個青年人所欲知的人物了。本書即詳細無遺地把他介紹給你們了。為留心現代文藝的人們所必讀。

楊昌溪編 實價四角

# 核佛爾第詩抄

陳御月選譯

比也爾·核佛爾第

陳御月

比也爾·核佛爾第 (Pierre Reverdy) 生於一八八九年九月十三日，是法國現代新詩人。他受着詩人們的景仰，正如三十餘年前馬拉爾美 (Mallarmé) 之受詩人們的景仰一樣。蘇保爾 (Sourpaulle)、勃勒東 (Breton) 和阿拉拔 (Aragon) 甚至宣稱核佛爾第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別人和他比起來便都祇是孩子了。

核佛爾第主張藝術不應該是現實的寄生蟲，詩應該本身就是目的。他的詩是沒有一切的虛飾的。他用電影的手腕寫着詩，他捉住那些不能捉住的東西：飛過的鳥、溜過的反光，不大聽得清楚的轉瞬即逝的聲音；他把他們連繫起來，雜亂地排列起來，而成了那些別人所寫不出來的詩。

他最初發表他的詩的時候是一九一五年，那時他是二十六歲。到現在，他的詩集有十餘種。他也寫小說，批評文，但總沒有他的詩有名。

這裏所譯詩五首，是從他的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散文詩 (Poèmes en Prose) 及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天上的破舟殘片 (Les Epaves du Ciel) 中譯出來的。譯詩本來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核佛爾第的詩尤其使人沒有辦法譯，現在勉強直譯了出來，如果讀者願意賞鑑一下最新法國詩風，便請硬了頭皮讀一讀吧。

## 心靈出去

多少部書！一座寺院，厚厚的牆是用書砌成的。

那邊，在那我不知道怎樣，我不知道從那兒進去的裏面，我窒息着；天花板是灰色的，蒙了灰塵。一點聲息都沒有。

那一切那麼偉大的思想都不再動了；牠們睡着或是已經死了。在這悲哀的宮裏，天氣是那麼地熱，那麼地陰鬱！

我用我的指爪抓牆壁，於是一塊一塊地，我在右面的牆上挖了一個洞。那是一扇窗，而那想把我眼睛弄瞎的太陽，不能阻止我向上面眺望。那是街路，但是那座宮已不更在那兒了。我已經認識了別一些灰塵和別一些圍着人行道的牆了。

(Poèmes en prose)



### 假門或肖像

在不動地在那面的一塊地方  
在四條線之間

白色在那兒映掩着的方形

那托住你的頰兒的手

月亮

一個昇了火的臉兒

另一個人的側影

但是你的眼睛

我跟随那引導我的燈

放在濡濕的眼皮上的一個手指

在中央

眼淚在這空間之內流着

在四條線之間

一片鏡子

(Les Epaves du Ciel)

### 白與黑

除了生活在這盞燈的大白樹之外  
如何生活在別的地方

老人已把他的象牙的牙齒一個個地丟了

何苦繼續去咬些永遠

不死的孩子

老人

牙齒

然而那不是同樣的那個夢

而當他自以為他竟和上帝

一樣偉大他變了他的宗教

而離開了他的老舊的黑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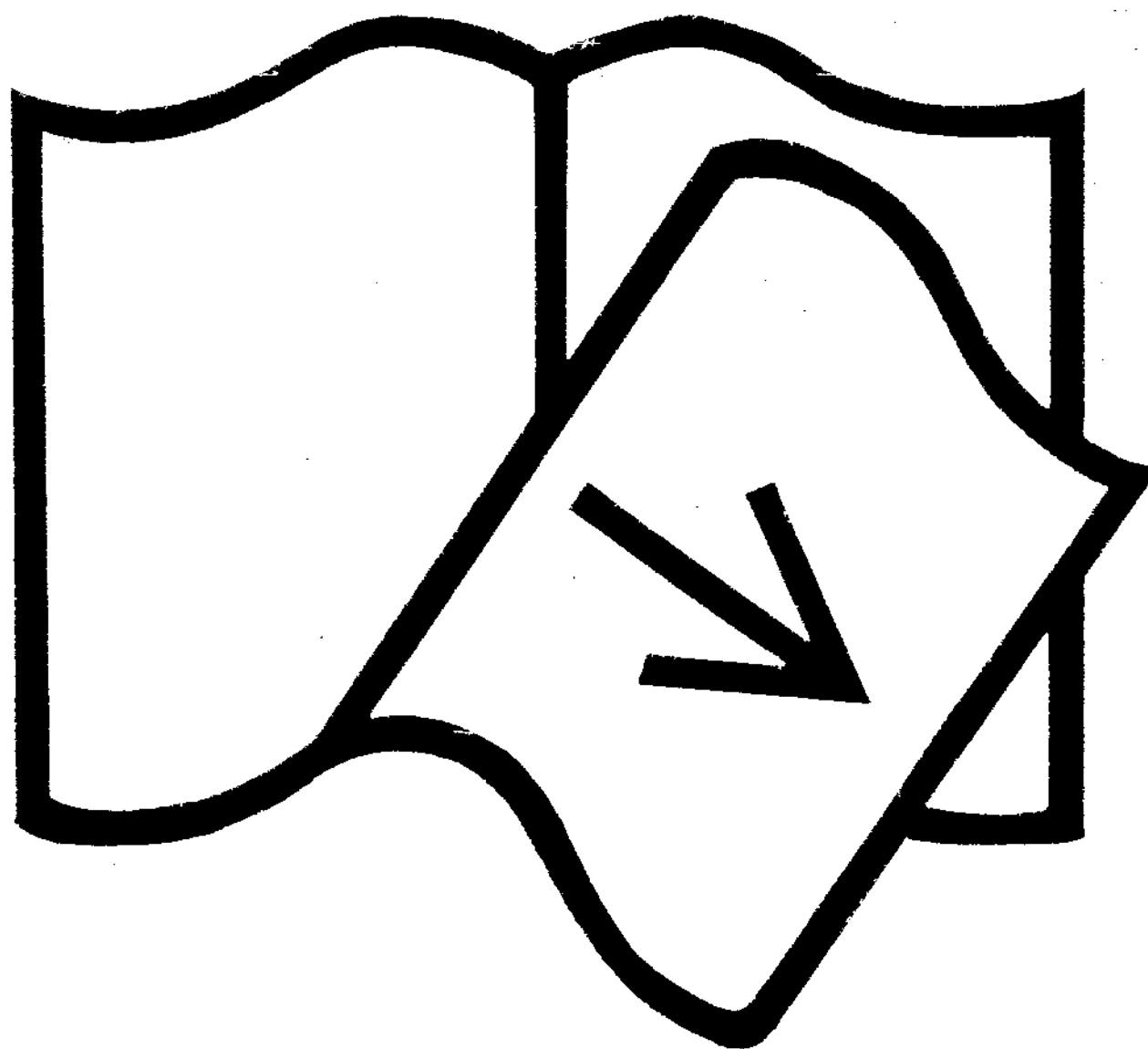
然後他買了些新的領結

和一個衣櫥

但是現在他的和樹一樣白的頭

實際上祇是一個可憐的小球

在坡級的下面



缺 P271-P272

# 親事

(日本——池谷信三郎)

高明譯

良三在郊外的坡路上走着，回家裏去。從暗而狹的坡路旁邊的黑板牆裏面，那木槿花的香味放出來，融和在夜晚的空氣裏。風吹在帶着微醉的臉上，真是說不出的舒服。

他是一個製鉛廠裏的辦事員。今天在廠長家裏，有一個成立二十五週紀念的慶祝會。因為他在廠裏歷史最久，所以廠長把他叫到面前，給了他一筆繼續服務二十年的獎勵金。

「你從明治××年進我們的廠，繼續服務二十年，辦事熱心，服務盡責，厥之得有今日之隆盛，你的助力實甚大。……」

在聽着這樣的話的時候，他突然為一種不懂是喜是悲的複雜的心緒所襲。但是他也沒有功夫去考慮這些事，便接過了那用紙包着的幾許獎勵金。一般年輕的辦事員向他道賀，并且將他拉去繫在大天井裏的一個臨時

## 池谷信三郎自敘傳

高明譯

我以明治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生子東京橋本町。明治三十三年，是西歷一九〇〇年，正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交界的年頭。舟松町在築地河岸，和明石町的居留地相對着。所以在我的嗜好之中，「下町式」和時髦有奇妙的配合。那時候的築地，沿河種着楊柳，是很好的一塊地方。（因為地震故緣故，現在是連影子都沒有。）我的家住在江戶，聽說已有幾二百年。

小學校是進的曉星，中學校是進的府立一中。是谷崎潤一郎的後輩。一中近來也出有大佛次郎、吉村謙太郎、木村莊三郎、藏原惟人、飯島正、小林秀雄之類的許多弄文學的人。

我開始對文學有興趣，是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因為我喜歡讀英文，所以從學校回家的時候，我常去丸善書店，亂讀河津道爾一流人的作品（當時這種書每冊是實兩角八分）。而最早讀了的，便是茶花女。此後，讀三靈，捐筆錄，米塞的莫當斯，懺悔錄，寶島，威克曼牧師傳等，碰到那一種便讀那一種，也不管讀小讀。此後，比較有統系地讀了十二本莫爾頓。進了高等學校之後，我開始就讀了喬治·歐亞的長篇。這位作家，很奇怪地捉住了我的心。日本的小說，我差不多沒有讀。直到後來，才開始讀了志賀直哉、池田寬、谷

酒家，敬了他不少杯。這時候，他心裏却只是感得說不出的快活。他戴起假鼻假鬚來，追趕一些女人；總之他算是難得以前年輕的情緒放肆了一下。

但是帶他這樣一個人走在已經無人通行的郊外的坡路上的時候，一種說不出來的寂寞却又湧了上來。

所謂繼續服務二十年，——這是什麼意思呢？他陡地想起了自己的年紀。自己不是已有四十五歲了嗎？但是，……

在這黑暗的坡路的那邊等待着他的，只是寂靜的平房啊！只是一所大小兩個房間，用二十三塊錢房錢租來的房子啊！

他陡地將手伸進口袋裏去。手指尖碰到的，是那冷冰冰的鑰匙。那大門就是用這個鑰匙來開的啊！用「您回來啦！」的話來迎接他的人，都沒有啊！黑暗的屋子。冰冷的簾子。用手摸索着開那電燈。提在手裏的裝甲鎗。這個，該和誰一同吃呢？……在廠長家裏的天井裏那吃吃笑着東逃西竄的，穿着很整齊的衣裳的一些女人，都是在今天的遊園會裏當着招待員的社員們的妻子啊！他們轉去的時候，都是成着對兒；此刻，也許都在很快活地談着今天一天中發生的事情，大啖着匣子裏的鮭吧？

家庭！

我的家庭，是在什麼地方啊！

良三用西裝的袖子拭着汗；不過那也~~不是~~是眼淚。他走盡了坡路。這

崎潤一耶，芥川龍之介，里見淳，佐藤春夫，久米正雄一些人的作品。

高等學校是遠的一高。和研究日本文學的湯澤孝和研究德國文學的高橋健二是同班。在校友會雜誌之類上面發表了兩三篇小說。後來在櫻櫻雜誌上稍為發表了些詩和短歌之類。這些都是現在讀了臉紅的作品。

後入大學，中途到德國去了。和村山知義，羽仁五郎等是同時。在柏林，本來打算進大學法科研究保險事業的，其實却每天在戲院和音樂會裏進出着。正在這時候，東京發生了大震災，我的家完全燒去了；我是受到了近乎破產的打擊，所以是不能這樣寫意了，馬上借債由西伯利亞回國。和辻恆房，土方與志是一黨。回到日本一看，住慣了的家是連影子也沒有了，父母和兄弟，都遷去了淀橋的一所租來的小房子。我當然非及早講自活之道不可了。幸而描寫柏林生活的望鄉在時事新報上當選了，所以即刻把柏林方面的借款還清，此後便一直靠寫稿生活着。有一個時期，我會和村山知義和河原崎長十郎等發起心劇團，幹着新劇事業。在「文學」這兩個字的完全未知的世界，齋池寬完全像伯德地照顧着我。片岡四兵衛，橫光利一，大釜健，川端康成，石坂金之助，中河與一，櫻和哥哥和表兄弟一樣，對我表示了不變的友情。有這樣些朋友，我相信可以算是我的一個長處。所以在沒有自備的時候，一想到這個，我覺有了一種力。

時候，他陡地想起了正和這坡路一樣地帶着喘至今走了的艱苦的人世的坡路。

四十五年辛酸的歲月！和那吃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爬到了現在的自己的姿態！他對自己現有的地位，並沒有感到不滿。因為他並沒有受過高深教育；比現在更好的幸運，在他是不能希求的啊！雖然還不是課長，但是課長下來可不就要數到自己嗎？并且連那法學士的課長，有些實際問題都不要請教到自己嗎？

母親，並沒有留在他的記憶裏。父親是在他十四歲的時候死了的。他的父親遺給他的，只有一塊牌位，和一個裝屍灰的缸子。父親的堂弟，是在鄉下。良三本來要歸他撫養，但是他不耐煩住在鄉下，所以跑了出來。到東京，他在一個退職軍人的家裏當了一個門房，一方面在築地工手學校讀書。在二十五歲（他比別的同級生，年紀要大得多）那一年的春天，他好容易讀畢了業，并且進了這家製鉛廠。（製鉛廠在那時候，是很新鮮的。）工廠在那時候，還是很小。到後來，很快地發達起來，由個人經營而改成了公司組織。一些年輕的法學士們，開始進公司當職員

來。他們跳過他的頭，爬到高的地位去。但是良三却一句不平的話都沒有講。他很明白自己的學歷，自己的才能。他想，自己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孜孜兀兀地做下去就行了。

他對自己的容貌，也很明白（或者可以說是感得絕望）。總而言之，他對自己是一點自信也沒有。這個，使他變得十分胆小。而他的青春，也就像不見太陽的草一樣，一朵花兒也沒有開，便枯去了！

不用說，就是他，也會有過喜歡的女人。譬如說，他從前住過的公寓門口的一只煙紙店裏的姑娘，上公司去的時候常常在電車裏遇到的一個穿紫顏色的衣裳的女學生，從鄉下出來暫時住在他家裏的他的一個表妹，……

但是那只是他心中包積的戀情，並沒有想進一步怎樣。那煙紙店裏的姑娘，那時候他是很醉心的；因為她的原故，他并且學會了吃烟。但是每天每天見面，他却沒有給她說過一句話；而公寓裏有一個比他晚來半年的年輕學生，倒反和她搭上了，不久那小夥子便以招女婿的形式，做了那煙紙店裏的養子。他們不久便生了一個小孩；

年輕的父親不時抱着它到公寓廚房裏來玩；良三見了，徒感寂寞而已。

并且那時候他的生活很困難；所以結婚之類的問題，也許並沒有當作一回事地考慮過。而此後呢，也因為那個惰性的緣故，總是心想慢慢再講，終于直至今日，繼續了冷靜的獨身生活。

一一

良三打開茶櫃，將儲蓄簿取了出來，把今天受了的獎金，夾在那裏面，預備明天存進銀行。

他陡地被一個出色的想頭打動了。

妻！

這是怎樣令人戀慕的一個字哦！

妻！家庭！

良三細細尋味着這兩個字。這既像是至今從未想到的字，也像是曾經千思百慮過的心的欲求。

但是不管怎麼，今天廠長在衆人面前朗讀的「繼續服務二十年……」之類的話，總之是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年齡。還有常招待員的那些女人，……她們都是人家的妻子

啊！妻！便是今年剛進公司的S君，也有妻子。他不是曾經送到公司裏來過一些大阪的炸糕，說是蜜月旅行中帶回來的嗎？

但是我有這本儲蓄簿啊！就是我，也很有力量養活一個妻子啊！他站了起來，將鏡子掛在柱上，那是平常剃鬚子用的。良三照照自己的面龐。

那是多麼可靠的臉蛋兒呢？

那是當然的，我并不能說是一個美男子。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懂事情的女人，却會寧捨美男子而取可靠的男人的呀！——良三是再沒有今天這樣覺得自己可靠的了。

并且，那個課長，不是害着腎臟病嗎？倘若時機到來，……是的，便是前一陣，他們也曾有思想把我升做課長呢！

腎臟病，課長，儲蓄簿，妻！

良三的臉，在起了裂縫的鏡中微笑起來了。他不禁在屋子裏面踱起大步來。他的腳被裝着齒的匣子絆了一下。他踉蹌起來，差一點摔一交，终于在掛鐘的角子上撞了

頭。

掛鐘孔孔作響，聲音充滿在這空寂的房子裏面。

「莫妬嫉吧！莫妬嫉吧！哈哈哈哈哈！」

良三現在心裏真是說不出高興。他把被窩從壁櫃裏取出來，西裝也不脫，就那樣地睡了。

在夢中，他看見一個梳着丸髻頭的女人，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枕邊，在給他仔仔細細地疊洋服。那忽而是煙紙店裏的姑娘，忽而是今天見了的廠長的女兒，忽而又是在公司裏的管鞋子的缺牙婆婆。而同時良三的睡臉，便忽而露微笑，忽而蹙起眉來。

掛鐘是剛才碰停了，指着十點五十分。聞到了鹹的香味的老鼠，因為電燈開着的緣故，提心吊胆地從廚房裏門簾上，窺視着客堂這邊。

### 三二

良三在這東京，一個親戚也沒有。而以這樣的年紀，去託年輕的同僚做媒，又開不出口。一個人要求朋友把妹嫁給他，是不算什麼的；但是要求把離了婚的姊姊給他，可就像什麼樣子呢？

所以良三是弄得走頭無路了。

他陡地想起了報紙上常有求婚廣告這回事。對的，不妨一試吧？這樣想着，四十多歲的良三，忽地不相稱地感得了一陣臉紅。

那是一個禮拜天。良三一個人蹲在家裏，也沒有人給他打彈子，也沒有人給他下碁，只是伏臥在攤開的被窩上面，百無聊賴地吸着蝙蝠牌香煙。

天井也是奇怪地小，五坪也不上。良三有一次曾經特別上勁，折了價錢，從一個賣花苗的人那裏買了些雞冠花，絲瓜，和千生瓢箪的苗，栽在那裏；但是灌了十天水，便歇攔了，聽憑雜草長得一天世界。萎生生地牽在地面上的絲瓜的蔓，碗的碎片，嵌在土裏的斷鐵絲。而秋陽便懶洋洋地照在這些東西上面。

良三把蝙蝠牌香煙的頭子擰在天井儘那頭，伸了一個大的懶腰，爬了起來。他走近茶櫥，把胡亂地堆在那上面的舊報紙拿下來，攤在席上翻看。

有了有了。在三行文章之中，所有的技巧都用盡了哦！

「茲有妙齡女子，皮膚白嫩，身裁婀娜，  
通女紅及花道，」

欲求一富于資財，身無牽絆，性情溫厚之男子。」

「茲有無依無靠之可憐孤兒，無嫁奩，」

性情溫和，頗為可愛，

以人物為主，不厭貧窮。」

真是無奇不有。再看男子方面的，則又有

「茲有法學士，某公司鉅頭，家有資產數萬，」

性情溫厚，有英國紳士風，

欲求一性情優和之完美女子。」

這樣的堂堂然的。

良三又點着了一枝蝙蝠牌香煙，翻身仰臥在席上，對着天花板，閉了眼睛。這時候便在他的腦袋裏面，走過了各式各樣的女人：胖女人，半老徐娘，可憐少女，……有的對他風騷地笑了一笑，有的對他冷冰冰地笑了一笑，走了過去。

良三這時候才感得了豐于生趣的生活底燦爛的色彩，不禁微笑起來。但是，倘若真要進行起來，便又要怎樣

呢？……現在，他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方法，便是直接去應這登廣告的女人的徵；第二個方法，便是到高砂社一類的地方跑一趟看看。你看，他們不是在報紙上登着這樣的百貨公司般的廣告嗎？

「介紹良緣。」

有無數候補者；年齡，職業，性質，各不相同。」

但是這兩個方法，都不合良三的胃口。這個，也許是他平素的懦弱心思使然。所以結果，他決定取自己登報徵求的手段。

作為準備行動，他決定先搬一個家。就是話說定規了，人家來到這樣的爛房子來一看，不還是萬事皆休嗎？所以他想他一定要搬一個好點大點的地方，每月五十塊錢房租，並且在見面那一天臨時雇一個老媽子，把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的。房子是立刻找到了。東西裝好在大車上之後，他便讓車夫拉着車子，而自己則抱着一個得彩得來的別緻的不值錢的花瓶，和一把洋傘，跟在後面走着。

他目不轉瞬地看着大車上的東西。這是一個多麼簡單的搬家哦！起裂縫的，打破了叫中國的修鍋補碗匠搭牢的



陶製圓火鉢，茶櫥，可以隨時拆開的書箱，折疊式的小食櫃，被窩包，竹箱，小中國皮箱，鬧鐘，大自鳴鐘，凹凸不平的鉛提桶，和簇新的鉛製的多半是從廠裏面拿回來的鍋，鏟，壺，……之類，大車上堆着的，只是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而已。

良三想，衣櫥一定要買一個才好。此外，長火鉢，黑檀桌，坐墊（麻紗的，要買就得買一套——五個），也非有不可。至于鏡台之類，老婆自會帶過來的。……

在車夫把東西搬到客堂間去這時候當中，良三在大門口釘上了姓名牌。房子是樓下大小三間，樓上一間。天井當中，是栽着許許多多的雜木；在二門外面，還有一個大門，雖說這是有名無實的。

良三感得了一種快活的心的滿足；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等車夫走了之後，他并不即刻整理東西，却開始在房子裏面踱起步來。就把這一間做吃飯的地方吧？而這一間，就可以做會客室兼書房。我要買幾個美術的墊子和幾把藤椅子來，把它改造成一個西洋式的屋子。至于二層樓，就可以做寢室。而最小的這間，就可以做她的屋子，

……他不禁開始吹起口笛來；一付神氣，就像女人已經完全說好了似的。

後門響起來；近段的油醬店，牛奶行，和菜店，聽見有人新移來此，都跑來兜生意。他們留下了一本新賬簿，并且說了許多「請多多賜顧！」之類的客套話。良三就是對於他們，也沒有怠慢，一一和他們嘻嘻哈哈地談天說地。良三把三瓶牛奶（這是三家牛奶行留下請求嘗試的）倒在鏟子裏，放在風爐上，用洋火點着了報紙，開始巴塔巴塔地扇起來。

因為究竟有三瓶，所以他沒有吃得完。吃過牛奶之後，肚子已經很飽，良三於是舐着鉛筆，開始做起廣告來。文章愈短愈好（因為他也考慮到了廣告費），却要能夠說得非常圓妥，并且要有充分的宣傳意味和相當的威嚴。

### 「求妻」

這是一個標題，所以要用大一點的果特式(Gothic)的字體把這兩個寫在頂上正中！接着是：

「茲有某君，年四十五，……」

這可不行！何必要把年紀寫得這樣明白！我雖并不想

弄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不，與其弄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還不如弄一個懂事情的有相當年紀的女人來得穩當些啊！但是，究竟也不必寫到四十五歲。第一，這給旁人的印象不大好。那末：

「茲有某君，年四十餘，……」

不行，這還是一樣的。

「茲有中年紳士某君，……」

對啊！就是這個！這真是出色的名句啊！往下：

「……公司職員，……」

辦事員，月薪生活者，「沙勒利曼」(Salaryman)，實業家，……對的！用「實業家」三個字很好！這雖帶着些許修辭學的誇張，但并不能說假話啊！

「家財數萬，年收三千，……」

這也是好的。二十年之間，他一竟是過着規矩的獨身生活的啊！超過五千元的儲蓄簿，還有每年的利息，公司倘若退職便可以隨時拿到的退職贈金，保險金，不時買進存在那裏的公債票，……合攏起來，起碼一萬左右的家財總是有的是啊！

「容貌……」

這可以不提吧！那種愛俏的輕佻女子，我還不要呢！

「性情溫厚篤實，親切無比，……」

他站起來，把辭林取了出來。他翻看批評人物的各式各樣的字。

磊落，豪放，剛毅，……這一些形容詞，是不適於自己的。他專心致志地一張一張翻下去。

「沈遠」言人沈着而能深思遠慮。

「沈悍」言人沈着而性剛。

「沈果」言人沈着而勇猛。

「沈厚」言人沈着而溫厚。

「沈猜」言人沈着而善妒。(這可不行！)

「沈審」言人沈着而明理。

「沈壯」「沈質」「沈深」「沈詳」「沈粹」「沈

遠」「沈正」「沈寂」「沈退」「沈騰」「沈重」

「沈敏」「沈勇」……

良三深深感到了文字的用法無窮。他想光是一個「沈」字，也有這樣多「光樣景」，於是給辭林來上了一個「敬

而遠之」。

「初婚，……」

這是要緊的！寫漏了可不行！不，他簡單想寫做「初婚畫頁」啊！

往下，便是希望於對方面的。

「年齡不問，嫁奩不望，人物為主，以初婚為最佳，

……」

關於對方的事情，良三是很簡單地便過去了。因為他怕希望太大，條件太嚴，廣告的效果會因以減弱，弄得毫無結果。

「星期日在宅，姓名留社中。」

他像着了慌一樣，把這兩句寫在最後了。但是，……他想，倘若在同一天中跑來許多人，大家碰到了便怎麼辦呢？不，這大概是不會的吧？即使會，也到時再……

良三拿了毛巾和肥皂匣，從家裏走了出來。他想，洗完了浴，便可以到近段的報店走一趟。

把身子浸在擠滿了人的池子裏，良三迷迷糊糊地又想起了剛才做的廣告。這時候，碰巧他旁邊有一個男人，拾

起蒸紅了的臉，哼着「百年好合」的謠曲；他也覺得那是在祝賀着自己的運命，不禁獨自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看見那在沖洗處替三歲左右的女小孩子沖洗着的面貌溫和的父親，他也覺得那就是最近將來的自己的姿態，莫明其妙地微笑了。

洗澡堂裏出來，從一條比較熱鬧的小街轉彎，他走到了一個報紙代派處。他裝出過路的樣子，向裏面看了一眼，看見有一個年輕女子，在那裏說着話，便就此走了過去。

照這個樣子，他在附近來來去去地走着，等到店裏已經沒人，才故意裝得很泰然地，不慌不忙地走了進去。但是，他的心是像一隻小鹿般地跳着，使他的態度發生了破綻。——正和年輕時候跑到藥鋪裏去買去酒刺藥水的時候一樣，他不覺感得了一陣臉紅。

但是，因為他的年紀已是年紀，所以說話還是很從容。他說：

「這個……」

「是。」

店裏有三個小夥子。一個在一邊翻着賬。其餘兩個像是派好晚報剛回來，把腳放在一邊，坐在席上下着象棋。

「有一段廣告要登一登。」

「是。」

有一個在那裏下着象棋的小夥子像是很不高興似地站了起來，拿了一張紙頭給他。良三從懷裏掏出剛才寫好的底子，開始磨寫起來。小夥子已經把臉轉過，看着棋盤。

良三大大地感謝着象棋。

磨好之後，他連錢一道交給了那小夥子。那小夥子略為看了一看，說：

「是不是人家託你的呢？……」

良三想：「這可糟了！這東西真費話！」他覺得小夥子在那裏笑，便慌忙走出了店門。

他很高興地在街上走着，覺得已經去了一件心事；但同時也感得輕輕的不安，覺得已經把運命託付給了上帝。

排字匠檢那活字。卷筒機轉動起來。天沒有亮便送去各家各戶的幾萬張的報紙，在各電車站銷行如飛的報紙。

……晚婚的姑娘，年輕的寡婦，職業的婦人，——世上各

式各樣的女人，都攤開那報紙，看他那名文。——這所有的光景，都在良三的腦海裏浮現出來。

良三一面生着風爐，一面耽溺在深深幸福感裏了。他在心中想像着婚後家庭的凡百情景，做着抱着還沒有決定的妻子的幻影的樣子，上了獨眠之床。

#### 四

良三的求婚廣告是以極細的活字，於禮拜四的早晨，在報紙的一角登了出來。這廣告的意義，在他本人固然極為重大，但在一般讀者，却不過和「重價收買留聲機」之類的事情一樣。

良三早起看到了它。出去的時候，他又讀了一遍，電車裏面，又讀了一遍。午上休息的時候，又從口袋裏把已經弄皺了的那種報紙拿了出來。

公司下班，他像被橡皮條兒拉着似地一直回到了家裏。但是到家一看，却非但不像有人來過，連一封信也沒有。

第二天早晨，收信箱發出了「喀煞」的聲音。他揭去被窩，跳了起來。

有了有了！

一封，兩封，三封，……

他以抽彩的情緒，拆開了信。第一封信，是一個湖色的小洋信封。字寫得很細，很清楚，用的是鋼筆，却并不好。

「……在今天早晨的××報上面，看到了你的廣告。

我是一個舉目無親的可憐女人。倘若沒有一個真心誠意的人來扶助我，我便不能在這兇險的世上過活。我

雖一無所能，却有以女人的真誠來忠實地侍候你一世的決心。并且我的烹飪手段，是很好啊！你的廣告上

而是寫着星期日在府；但是要來會見，我是多害羞

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通信，以大家弄得比較熟了

為止。現在，把我的照相附給你；真是難為情得很。

這張照相因為是陰天照的，所以照得不很好。并且，

我是側面看好看啊！餘言後告。請你寄我一張照相，

至要至要。此致

木內良三先生左右

小町千代子

良三拾起了從桃色信紙裏落在席上的四寸大的照相。

那是一個臉子圓圓裏的可愛的少女。良三覺得，她的鼻子是稍為闊了一些，兩眼是稍為隔得開了一些。并且頭也未免梳得不登樣。——但是，總可以算是一個候補者了！

第二封信，……是婚姻介紹所鶴龜社的廣告。那上面，是用非常動人的美文寫着「嚴守秘密，絕對負責，良緣無數，……」之類的廣告文句。良三很是驚訝世人做事的週到。但是這廣告是多麼有效果啊！世上那有這樣動人的廣告呢！

第三封，是一個事務的白色洋信封。字也像男人，很硬，寫得很熟溜。

「……廣告拜悉。余乃一獨立自活女子。平日對日本結婚制度，頗為不滿，我國女子，每唯親命是聽，不問對方為何種人，即託以終身；其無定見，深堪慨嘆。夫乃女子之配偶，一生之伴侶；故余以在選定之時，殊有互相徹底理解之必要。君若贊同余之所見，請於本星期日下午二時留府，當趨謁面商一切也。此致

木內良三先生

山村園子

又余乃丙午生；君非愚輩，當能不為迷信所惑也。」

看完了這封信，素性怯弱的良三開始感得了一種朦朧的不安。禮拜天這個女人來了，聽了她成套的議論，將何以作答呢？

第四封，是日本信封日本信紙，墨筆。字跡很美麗，上面寫着要在禮拜天那一天來，商量女兒的親事。署名是鈴木福子。

此外都是些廣告。有高砂社的，出雲會的，還有那出租結婚禮服舖子的（真是可以！）。

良三把信細在一起，放在二樓一張桌子的抽斗裏。至於第一封，則塞進了衣袋口袋裏。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地感到了收到情書般的高興。女人的氣息，從全部書信裏蕩漾出來。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家稱呼作「此致……左右」。他用別針把那張照相別在牆上。他覺得照中人的鼻子是變小了一些，兩隻眼睛的間隔也不像從前所想的那樣闊。他一竟看着它；他覺得他非把自己的照相寄去一張不可。——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年紀。

禮拜六。公司下班，他便跑到理髮店去。他叫理髮匠把一直線地分開着的頭髮梳向兩旁去，以蓋住那後面比較

薄的部分。

他到花店買了一束野菊花和秋牡丹，并且打電話到×婦人會去，叫她們明天派一個人來幫一天忙。而終於，禮拜六是來到了。

## 五

他舒舒齊齊地朝南坐在二樓的那間屋子裏。

各色大體都齊備了吧？

花瓶裏的花，是活着。

坐墊是新的。

良三看了看鐘。這件事，從早晨起已經做了一百多次了。香煙盤子裏，已經堆滿了的是香煙頭兒。因為吸煙太多的關係，舌尖都弄得碎了一塊。

不久，那二門上的鈴響了。良三把所有的神經都集中

在耳朵上，聽着樓下的聲音。

有人用高徹的聲音在說着話。

老媽子在樓梯口喊：

「有一個姓山村的……」

「好，請她上來。」

良三「神氣活現」地點了一下頭。

上樓梯的脚步聲音。

而在那出現的，乃是一個穿着灰色洋裝的剪了頭髮的女人，她也戴着一付眼鏡。

「久仰久仰……」

「哦，久仰久仰。」

那女人把腳放在一邊，坐在坐墊上。

「我不慣正坐，所以……」

「是的，請隨意……」

「呀，那裏貼着的照片，是不是你的愛……？」

「不是的，不是的，她是，這個……」

良三從前沒有注意到，被她這樣說起，着了慌；站起來，將它扯去了。

「那也是看了廣告寄來的，昨天，她還沒有見過

我。」

「你也是主張漂亮的嗎？」

「不是的，這是，唔，第二……」

「第二？」

「不，我的意思是說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

「原來如此，那末你對結婚這一個問題，究竟有怎樣的意見呢？可否講給我聽聽呢？」

「不，這慢的一般的問題，過天再慢慢的談吧……」

「不對的，這是最關緊要的根本的事，一定要請你談一談再好。至於我的結婚觀，則主張把男性和女性完全放在相等的地位上，而要相互……」

她就照這樣，一個人滔滔然地講了差不多一點鐘。良三只是呆然地看看天井裏的樹的梢子。

他想，要做這種女人的丈夫，只有雙子才行。她真把家庭錯當了太平洋會議的講堂。結婚這件事情倘若這樣煩，那末怕就到來世去做也不為遲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是的，如你所說，……」

「你講得很對，……」

良三和香煙的煙一同吐出了這樣的「過門」（唱歌曲時的間奏）。

## 六

穿洋裝的女人獨自高談闊論了一陣走了之後，良三在暫時之間，便像至今響着的無線電話突然停止了一般，覺得無聊起來。他把最後一個香煙頭子拋在香煙盤子裏，翻身橫倒在蓆子上。這時候他開始想：倘若和那個像工廠一樣吵人的女人弄在一起了，可就怎樣呢？那時候豈不就要像站在嘈雜的十字街口樣地被弄得頭腦昏昏嗎？

一天辛苦的工作。

而家庭，便是從那裏回來，求舒適的休養的地方啊！

這時候，老媽子又走了上來。

「有一個姓鈴木的人……」

「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什麼？是一個上了相當年紀的女人……」

「請她上來吧！」

啊，是那封信呢！那就是寫信來說要替自己的女兒談談這筆親事的女人啊！碰得不巧，她將來是要做自己的岳母的呢！於是，良三端端正正地坐了起來。

走上來的女人，是一個年近四十的女人，她的身子生得很大，態度很鎮定。

「久仰久仰。」

「哦，請坐。」

良三推給她一個坐墊。

「拜讀了你那廣告，所以今天特來拜訪。真是冒昧得極。」

「哦，那裏的話！真是勞你的駕！」

良三也覺得她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什麼話都可以向她說的。

「要叫我的女兒直接來和你商量，未免那個一點；而且我覺得像這樣的事，還是用間接的方法，大家來得好說話……」

「是極。本來剛才也有一個人自己來會過我，弄得我什麼話也沒有好對她講。況且這究竟是終生大事，而就是自己來，也不見得今天會面今天就能變得怎樣親暱。……」

「這是很對的。所以我希望你這方面能將肚子裏的話統統說出來，大家……。講句實在話，自從我的當家的死掉之後，便一直是我們母女兩人孤零零地過着活，所以



我也有許多事情放心不下；所以倘若能夠辦得到，希望及早把女兒的終身決定一下……」

「是。要講到我，也是，年紀已有四十五，照例兒子都可以進中學校了；至於在公司裏，也有了相當地位；（固然，這樣說未免太那個一點了）要講到收入，雖不能說怎樣豐富，養妻育子，總還夠得；而且不瞞你說，因為一直是過着這樣的生活，所以儲蓄以及其他利息也有一點。」

「煙酒怎樣呢？」

「香煙稍爲抽一點，——哦，真是荒唐得很，自從剛才一個客人來的時候起到現在還沒有離過手，……至於酒，却幾於一點也不喝。」

「這是最要緊不過的。像我從前的當家的那樣，喝了酒便發酒瘋，不知道叫我哭了多少次。」

「我也是，到了這個年紀，深深感得需要一個妻子。從公司裏身心俱疲地回來。溫柔地安慰我的和靜的女人。就像您這樣的和靜的女人，……」

「這就是開玩笑啦！不過我的女兒却真是一個性情淑

靜的好女兒呢！（雖然由娘來這樣說，未免那個。）」

「尤其是想到生病的時候，深深感得需要一個妻子。請試想：一個人很無聊地躺在那裏，連遞一杯水的人都沒有，這是怎樣寂寞啊！您以爲是不是？」

「是的，……」

「我索性不喜交際，而且在東京這邊也沒有親戚，所以採用了那樣的手段。」

「講到我這方面，也是一樣的。我們一母一女，孤零零的兩個人，一個親戚也沒有。我當家的在日，雖然也有兩三個朋友來往；但是近來却一個也沒有了。所以我也感得沒有可以和他商談的人，真感得孤單得很；雖然想想女兒的年事也還輕。」

「冒昧得很，不知她有多大了？」

「女兒嗎？女兒到來年是整……」

「是不是說整二十歲？」

「是的。你是不是嫌太年輕了？」

「不是的。」

「那末，你本來是要年輕的。」

「不是的，沒有這回事。」

兩人之間，繼續了暫時的沉默。天井裏的梧桐樹上，柔軟地射着秋天的太陽。太空是無限地深，青青地清澄。

「真靜呢。」

「是的。」

良三感得，現在坐在自己面前的女人的沉靜的感覺，正和這秋天的太空一樣地柔軟地安慰着疲於生活的他的神經。

「冒昧得很，這房子是不是你自己的呢？」

「不，是借來的。我打常想，倘若辭去了廠裏的事情，我就要開一另店，賣賣廠裏的製造品，好好地幹一番事情出來，廠裏是主要製造着鉛的器具。所以房子還沒有造。」

「是嗎，這是很好的。普通一般人總是做了一點事情，弄了一點錢；便開始坐食起來；像你這樣的人，真可佩服呢！你有這樣的打算，我可真是放心了。我本來也有一點財產，很想開一另店試試，只要能有一個可靠的人幫我的忙，單靠女人，生意是做不好的。老話不是說，「聰

明女子賣虧牛」嗎？呵呵呵呵？」

女人說着話，不時看良三的臉。良三也不時看女人的臉。因此兩個人的視線，常常碰在一起。在這時候，兩人便馬上掉過臉去。兩人心中，是萌着和初見面不同的情緒。

「……那末，事情究竟怎樣？」

「……什麼事情？」

「女兒的事情。……」

「是的。……」

「不會年紀太輕了，不中你的意嗎？」

「沒有這回事；我唯恐令愛方面不好辦。……」

「沒有這回事。女兒是絕對聽我的話的。」

「不，我并不是說答應不答應的問題，我只恐怕，老實講，我不能把這樣年輕的人懷着種種甘美的幻想的小姑娘，弄得幸幸福福的。……」

「那末仍舊是說年紀太輕了呢。」

「唔，可以這樣講。」

兩人沉默了，不時你看我我看你，似乎大家在偵探着

大家的心。老媽子拿了茶來。良三從茶壺裏倒出新的茶來，請客人吃。

「請吃茶。」

「好，真是不敢當。」

老媽子到樓下去後，女人把茶碗放在那裏，躊躇地

說：

「那末，那末，……」

「……？」

「倘若我講出這樣的話來，你也許要以為我是厚臉了，就是……」

「不會的。請你無論什麼都講出來。」

「那末，那末……」

「……什麼呢？」

「那末究竟怎樣呢？」

「什麼究竟怎樣？」

「只要你這方面可以，……」

「是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不可以同我結婚呢？」

這樣說着，女人害羞似地俯下身來。良三像着了慌似地看看周圍，慌張地很快的說：

「難為你講了。其實，我也早就這樣想着。就是我的家境太壞，全要請你……」

「不，才是哪。我什麼事情也不懂，什麼事情也不會；但是我要盡我的力量做去，真地盡我的力量做去！」

良三感得眼中發熱。他澈底理解着想找一個靠幫的未亡人的心。這使良三非常開心。至今從未對自己抱過自信的他！現在這樣被一個女性要求着生活的安定的，正是這一個他啊！他終於完全滿足的豐富的情緒中了。

## 七

鈴木未亡人走出了木內良三的家。

她也以滿足的高興的情緒，在夾着燈火的黃昏的街上走着。

本來她從前所以想早些將女兒嫁出，原是因為自己想找一個靠幫。自己倘若再婚，女兒的事情當然可以不用這

樣着急了。并且今天的事情，她也並沒有對女兒提起什麼。只要此後慢慢地另外再找一個好的女婿就行了。……這樣想着，她覺得從她旁邊走過的人都在看着自己，心中不禁怔忡起來。

「我回來了！」

「啊，您回來啦！」

換了衣服走進客堂間，女兒百合子正在倒茶。

「媽媽，吃茶！」

「啊，難為您啦！」

母親喝了茶，心裏開始打算：究竟怎樣對女兒講的

好？這時候，女兒開言：

「媽媽！」

「什麼？」

「這個……」

「你講啊。」

「我本來早就想告訴你啦，就是……」

「噢！」

「有一個人對我求過婚呢！」

「啊，是嗎！」

未亡人不禁微微發笑起來。想起今天一天裏的事情，

她威得了輕微的滑稽。這就行了，這就什麼都行了！她像

身子輕了一段的样子，在心底威得深深的安心。

「其實媽媽也是呢……」

說着，她又喝了一杯茶。

# 春雪又一篇

盛明若

## 春雪

天氣真古怪，在這早春時節，竟下起雪來了。濛濛地開始下雪的時候是在下午，這是怎樣一個清冷的初春下午啊，我正因悶得慌，上街去閒逛，東闖西闖，認得路也好，不認得路也好，祇是一柵柵地逛過去。

到皇御河，看到那小小的一簇簇落到那平靜的水上，在一座小橋邊，我站住了；我看見一家人家門口札着彩，掛着紅燈，他們是有喜事。一頂小轎，四周掛着繡紅的花綠幃帷，一個紅衣紅裙目戴藍色眼鏡的新娘正踏上轎去，另外有四個中年婦人，黑衫黑裙，佩紅綢一條，如三角皮帶，一個手中拿幾枝香，一個手中拿一幅紅氍毹，一個手

中拿一個火爐，爐蓋上飛出一縷縷的青烟——後來據金奉漢說，裏面是燒着芸香。小轎抬出了門，四個佩紅綢的婦人跟在後面，過小橋而去。在紛紛小雪之下，我兀立着目送着她們。

有兩個小女孩子，差不多高矮，各穿黃色長袍，頂間披紅色圍巾，也在看熱鬧，看轎子遠去了，懶懶地回家——在河對面——於是立到家門口，眼睛還是瞧着遠方，瞧着那美麗的小轎消失了的遠方。

在我身旁走過一個婦人，手裏攙着一個孩子；這母親在說：「他們「回門」，新娘子「回門」去了，今天晚上還要來。」

我走過了他們倆，匆匆地經過一家人家，這人家底門

很低，是一家小戶人家；一個老年婦人坐在門口，對一個孩子在說：

「叫你媽媽來，她晾着的衣服盡掉落在地上了，叫她快來，去，去叫——」

孩子跑着去了；老婦人對一個鄰居講：

「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在外面，再也不回家來的——我是老了——」

我不禁打了個寒噤。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這初春的雪帶來的嫩寒是難禁的，我把大衣領翻了起來，我沒有帶傘，看着遠遠地白濛濛的一片，我急急地用快步走着。

我不知道那兩個紅圍巾的小女兒是在怎樣想，那一頂美麗的小小帽子在她們兩顆無邪的心靈上會發生一些什麼意義。

我更不願再在這裏論到我目觀的這現實底橫切面——這會引伸到一個掃興的結論。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難禁的是這初春的雪帶來的嫩寒。

## 老年

晚上翻到許多舊日的信札，感慨不勝。忽然記起一個長者——潤之老伯，覺到了所謂「老年」的一種古舊的情調。

這潤之伯老是父親底舊友，他倆曾換過「蘭譜」，現在揚州鹽務署作事，去年冬天曾為賣去一塊祖地，到鄉——長安——一次，因為在故鄉是沒有家了，所以借住在我家，住在我家樓下書房裏，帶一個聽差叫阿福，也伴他住在我家，服侍他。

這老者委實是個有些可憐的人物，年紀五十七，而衰弱到簡直無可形容，每天要抽上大約三塊錢的鴉片，清早總是高臥，到十二點鐘的光景，一聲咳嗽，表明快起來了，於是阿福，那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聽差，忙給他裝煙，裝好了。給他把帳門掛起，遞到嘴邊，於是他躺在那被窩裏便抽了，這樣地總要四五筒，畢後，乃起身；盥洗既竟，再抽煙，煙抽夠了，乃進午餐。下午照常還是抽，一天總要五六次才行。人軟弱到極點，這次還鄉，在他是

末一次了，因為他底精力再也不准許他作這樣長途的旅行了——從揚州到長安——所以他對父親說：

「X X，我們這次是永別了——」

哥哥底女孩兒和聲，一個三歲的孩子，很討人愛的，時常到他住着的書房裏去，看着他躺在那榻上吞雲吐霧。孩子時常叫：

「三爹爹——」

「哦，哦，哦，寶寶，寶寶——」他連忙回答，用一個老者底全部的慈愛。

他是我祖父底學生，從小在我家攻讀，和父親最要好，換着帖，作父親的兒。據父親說，他是個夠豪爽的人，從小就。對朋友，重義氣，所謂「友情」這東西在他是無限地不吝惜的。有一年冬天，父親腿上生一個惡瘡，很厲害，上離長安七十里的X X小鎮去找外科醫生X。父親說：

「那次是大雪，脚划小船夜裏行，靠近鎮時正值夜半，真所謂「荒村寒夜」，聽到霏霏的雪片打在篷上，我和他兩個縮在艙裏，我只是昏昏沉沉地嚷着痛，他則安慰

我，給我撫拂。

「到X鎮去就醫，前後共兩次，第二次他也陪我去，仍是大冷天，那一次開了個笑話，我跟他二人晚上睡在艙中，睡得非常熱，清早醒來，覺到冷，一看，蓋在被上的他底許多衣服盡不見了，原來晚上有賊開了艙門偷去了。

「他比我大三歲，今年五十七歲了，廿六歲到揚州，到如今是做了揚州人，真可憐，膝下男女沒一個，老景寂寞得很，大太太和他說不來，住在揚州，要他每月寄一百塊錢；有一個姨太太，倒很要好，是妓院裏出身，已跟他廿年，本來是很好囉，誰料去年却去世了——所以潤之真是可憐，簡直有些淒涼。

「這裏他住了一個多月，他對我說，  
「X X，我們這次真是永別了，你我五十年的交情，今後は永別了，你叫他們弄些好菜蔬吃吃吧，這家鄉底味道——」

「但是燒了一只一品鍋，用一隻子雞燒，他也吃得很少，足足吃了四五日。每天鴉片要抽五六次，飯則吃得很少，祇抽煙，吃甜食，X X，X X他們來，每天晚

上，談到十二點一點，於是睡了。和聲進去叫他三爹爹

——他總是「寶寶，寶寶」地異常歡喜。」

聽到父親說時我真深深地體會着了一個老人底真正的寂寞。

和聲真乖，她已學會了這老人底親切的口吻。我們逗到這孩子玩，問她，

「阿和，三爹爹怎麼說的？」

「三爹爹——哦，哦，哦，寶寶，寶寶——」

這孩子這樣學着說時真像一只小小鸚鵡；孩子是夠靈活，但老人底寂寞，她完全是茫然的。唉，誰又能瞭解到這暮年的寂寞呢，這自己一生孤獨看到少年時的好友底小

孫女兒這樣牙牙學語時的暮年的寂寞！

「人世是寂寞的——」

在這麼一個淒清的春夜，聽到窗外竹葉蕭蕭的聲音，我記掛到這位異地的長者，這樣想。



# 懷鄉病

杜衡

也許我不認識自己底故鄉是一種幸福。至少是爲了這原因。我纔會把區鎮當作故鄉那樣地看待。這是個小地方，小到無論你在那一張詳細的地圖都不會有牠底位置。離縣城有村裏人順口地叫慣了三九路；實際上，恐怕不止這些。健脚的農民能夠在天還沒有亮透的時候就出發，挑了本地底土產，抄小路進城去趕早市；可是停泊在城北埠頭上的小船，嘩嘩嘩地搖到那兒，却至少得費你整個上半天的時間。我呢，每次上區鎮當然總是走水路。也許換了你便會覺得太悶，可是我要說，這是一種樂趣。假如你沒有體驗過江南底水鄉那種味，那麼我就是絞盡了腦汁想出一千種說法來形容，也不會叫你明白；要不然，設或你曾經聽過，那麼祇請你閉上眼想一想就成。總之，我說不出。

從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底存在的三兩歲的時候，我就離開了我底生長地，而且永遠沒有再看見牠過一次。在那兒，我沒有剩下了什麼記憶，也沒有一般人要認爲是常然的家。可是據說，我底生長地也是像區鎮那樣的去處。我是願意，同時也不得不，把對於故鄉的愛移植到那麼可愛的區鎮上，整個地，或竟甚於整個。

我是在那個縣裏修畢了我底六年中等教育的；而在區鎮，我有着在這世界上所僅能驕傲的親戚。在那個時期內，上區鎮是每年至少至少有兩次。

區鎮上的生活真過得輕易。

算是父親底遺物之一的那隻曾經配過五次玻片，修過三次發條的老時計是根本就用不到的。早晨，要是鷄鳴還

不夠響的話，打從小河裏經過的航船底照例的鏗聲却總夠

把我叫醒了。稍稍挨一陣被窩，陽光就爬到牀帷上來。老

年的舅父底咳嗽也有一定的時刻。於是便起身。到就在門

外的河岸上去看一陣鴨子，看伶俐的捕魚魚沒到水裏去用

尖長的嘴把鮮龍活跳的鯉條啣上水面。這樣是半天。村婦

們提了籃子參差地到河步頭來洗菜；隨後，從市梢頭

盪去可以完全看到的滿鎮的炊煙便報告着午餐。下午大概

不同一點：暑天底日光太可怕；而冬天，風也吹得緊；

我總是在自己房裏看一點書，隨時可以拋開的書。一些兒

有時是聽上了幾遍的，關於鎮上任何稍稍值得注意的人的

閒話；於是，假如是在夏季，我便可以聽到那種着兩株也

許有百年以上的老梧桐的院子裏發出「遲——了——」的

拖長的聲音來催開晚飯。晚飯便在夕照中吃了。村裏人決

不會等到城裏人睡覺的時候才睡覺。可是我，由於習慣，

我是總要對着那螢火似的燈盞挨過初二更時刻。縱然舅母

從沒有在我身上吝惜過一次燈油底費用，可是我却總謹慎

着把燈草減少到一根，因為她是常用點三根燈草可以在每

年的開支上成造怎樣的影響的話來教訓她底子女的。極遲

到二更，我總吹熄了火。

日記簿上是翻過了空白的一頁。我愛這種無需乎記日

記的日子。

我底多得恰巧可以造成一架人頭的梯子的表兄弟和表

姊妹們却不然。大概是爲了我底血和他們底血不同的緣故

吧，他們都厭惡這區鎮，幾次有意無意地暗示着搬走，搬

上省城裏去住。搬走？對於這可怕的提議首先反對的，不

用說，是舅父。他會拿起長長的旱煙管來猛烈地扣着舖地

的方磚，好像嫌牠們還是破碎得不夠似地。「今天吵城裏，

明天吵城裏，」他會喊，「我死了之後這幾畝田看你們還

保得牢！」多份爲着這原因，舅父是特別喜歡我；然而，

「可惜好笱出在牆外，」這樣的感歎却也常聽到。

每次上區鎮，我總拿一封套在大得可以伸整隻一隻手

去的，上面有着「邵三老爺安啓」等字樣的信壳裏的，

不多又不少地剛巧寫滿八行的書信，先托航船帶去。

由一個城裏的脚夫挑着我的輕便的舖蓋和書箱，我一

步一步走到城北的高橋頭。對峰擁到我身邊來兜生意的船

戶們搖着手，在鬧市口的菜担堆裏拐了彎，看到船埠，我便撩起長衫跨下石級去。

「長發！長發底船呢？」

照例在醬紫色的臉上帶着笑容，長發一篙子把他底船撐到我底腳邊來。他總留意着不讓脚夫搬我底東西下船，裏自己搬，怕的是放得不穩。於是，「少爺，走好！」他伸出了全是肌肉的臂膊來給我扶手。平常在學校裏因爲底子畢竟是鄉下人而在體力上處處勝人一籌的我，到這樣的境地却不得不開始感到自己底文弱。在我謹慎地鑽進那個祇有半個身體高的篷籠，還來不及把鞋子脫去的時候，長發却已經用一種猿猴底敏捷沿船邊走到後艙，開始拿他底橈嘴咕嚕咕嚕地撥着水了。

「菩薩保佑！你少爺出門總是好天。」這樣的寒暄他已是輕易不肯遺漏的。

一過高橋，世界似乎立刻換上了一副皮相。我深深地吸着蒸熱的泥土底氣息，像清涼散似的樹蔭底氣息，和多少帶一點魚腥的水底氣息。邁在笠帽下的農夫把一杓杓的肥料澆上菜畦去的情景，有時候也會有一種特殊的意味：

因此，我同時也甘願地吸着肥料底氣息。總之，是鄉村。

那時候，在我看來一切的存在便都是鄉村，船，和長發底一家。當然要除了自己；不，甚至自己底存在或許也可能被忘記。

長發底家包含着他自己本人，他底老是坐在船頭上板漿的妻，和一個答應着阿狗這名字的，恐怕還不到十歲的小孩。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阿狗。真像舅父家裏的那隻小花一樣地永遠蹲在娘底腳邊，玩弄着——也許是一根作繩索用的麻繩，也許是從他爹爹底煙袋上解下來的那一串比現在的銅元還大的「順治通寶」，我記不清楚。可是這一點却是能斷言的：他對於這樣的日子似乎也像我一樣地永不會厭倦。時常替娘向爹傳着話，他是在這樣的年紀就比我更多地懂得了不少的船上人底術語了。

記得有一次，是冬天，北風幾乎把我底鞋子都吹到河裏。我覺得冷；可是長發底老婆却流着汗，用了加倍的氣力在板漿。

「逆風，船要重得多呢！」一種儉開的旁觀者底不好意思似的自覺使我期然而然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奇怪，她向我瞟了一眼，沒有像平時那樣地無論我說一句什麼無關宏旨的話都有一個相當的聲音來答覆；在這眼光中，我發現着一些矜持和一些敵意——我不解。

「進財風。」

阿狗在用他底圓眼睛在我身上溜了一會之後却禁不住這樣說。經過長發底解釋，我纔明白了船上人有那麼一種禁忌。阿狗算是教了我一次乖。

起初，那個孩子似乎有點怕我；這種怕，我想，大概是種根於那一回他要小解的時候，他娘底遊戲的恐嚇，這是我可以從此後他每逢小解都得先向我畏怯地看一眼那事實上意味出來的。「留心你底小麻雀不要給蒼生人剪了去！」可是漸漸，在我分給了他幾次乾菜和柿餅這一類的食品，而他又每次伸出羞怯的手接了去之後，他是和我熱稔了。他不再懼怕我會剪他底小麻雀，而反對我表示着特殊的信任和親暱。他甚至把隱秘存小心肝裏的最大的驕傲都向我說了出來：

「八九年之後，我就有自己底船了！」

我呢，微笑着，誠意地期望他將來做一個比他父親還

結實的船戶。

長發畢竟和孩子有點不同，永遠那麼生辣辣地笑着，而且開口閉口不離「少爺」。這種生辣辣的態度直逼到我快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纔稍稍除掉一點。那時，因為年腳邊生意清，他是在舅父家幫年忙；縱然要吃兩個人底糧食，他却能夠替我們做三個人底事情，因此，舅母也不再遲疑地讓他留下了。他幫我們糊花燈，又陪我們上柳莊去看廟臺戲。也許這種接近使他漸漸地發現我並沒有其他的「少爺」那樣的要素；於是，兩方面都樂意地一片片拆去了那座隔在我們之間的高牆，可是當我胆敢問他船家底生活可過得去的時候，他却還忘不了那照舊的一套：

「託你少爺底福，這幾年還好。」

「什麼托福不託福，」我是要這樣地糾正他，「你自己底本事！」

上上下下地坐了幾十回長發底船，最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那年寒假終了我從區鎮回校裏去的一次。

幾年來就蘊藏着的想嘗試一回搖船的滋味那種衝動是抑不制住了，我要求長發底老婆讓開，由我來替代她底職

務。「你不要把搖船看得太容易呢！」然而她卻並沒有吝

情給我一個嘗試的機會。不幸第一槳就把可以裝滿一臉盆

的水潑到了船上。阿狗狂笑着，向肚裏吞下半句也許是

「二百五」一類的嘲笑。長發往船艙頂上飄過一絲「算了

吧」的眼光來。我可不服氣。「第一槳是算不了數的。」

果然，在幾分鐘之後，我是能像一個老資格似地支配我底

槳了，並且，憑着幾斤蠻力，我總算支持到半里以上的路

程，縱然臉已經漲得飛紅，而汗珠也一粒粒從額上滲出

來，在勝利底狂樂中，我忘記了疲勞地死也不肯歇手。

「顧住前面，」可是長發却突然這樣喊了，「板牢，快！」

我們底船已經到文昌閣。那地方，似乎到這一次我纔看

清楚，河道是特別地狹，水流是特別地急，船隻又要從

那個上面站立着一座破廟宇的土墩邊繞過去；兩個忽促的

轉折，幾說是連熟練的船家都要担幾分心的。我呢，怎麼

會知道！長發底喊聲使我亂了手脚。他老婆看我不對勁，

急忙地竄過來攙住了我手裏的槳。可是來不及，船已經打

橫掃在土墩上。怎樣的顛動！我差些兒給拋到河裏去，要

不是那女人我把底膀子扶住。經過這樣的劇變，不用說，

我是祇能死心塌地地放棄了這種徒勞的嘗試。

事後纔知道，祇在去年，這地方就翻過兩隻船。

在一時安定不下來的心驚肉跳中，我早就準備着聽長

發底這幾句當然是極柔相的埋怨；不，或竟可說是教訓

吧：

「少爺，你不要看不起我們搖船的。做一項行當，要

有一項行當底本事呢。你想想，我們姓般的是在太公手裏

就搖船了。叫我們去讀書，我們是讀不來。大家一樣。」

他是多麼驕傲着他底世襲的職業！

我沒有話說，看看自己掌心上起的不願意讓第二個人

知道的水泡，心裏不得不默認了這番教訓底真理。

長發扯開了話頭，對我嚙嚙嚙地講起來。

這個安份的鄉下人似乎除了省吃儉用地替他底阿狗積

蓄起夠打一隻新船的錢來之外再沒有旁的欲望。也許到老

來會打算一副棺材本，可是現在不。「祇要有一隻船，」

他說，「你就不愁沒得吃的，年荒水旱都和你不相干。」

這話使我沉思。

像一幅蒼茫的夜景似的未來是早就把人間的煩慮底種

子撒在我底早熟的心裏了。說不定在幾年之後，經過了在我是像年歲底增加一樣地當然的流離和顛沛，我會想起這個在我們底世界上除了船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而同時也除了船之外什麼掛礙也沒有的人底今天這番話來；那時候，啊，那時候……

而目前，我底力量是祇能私祝着長發會永遠保留住這種寶貴的淡泊和恬靜

真的，我就在那一年離開學校；這就是說，從那時起，我是不得不從緩衝地帶被加遣出來，開始對生活作慘痛的肉搏了。向舅父和舅母叩過頭，謝過他們養育之恩，我便跟着一肩行李準備化四五十塊錢的盤川到遼遠的異鄉去就二十塊錢一月的職業。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想不到以後會有再看見一次馬鎮的可能。我底「故鄉」！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你總有一天會回來。」  
在最後一次上城裏去的路上，長發是曾經用了這樣的話來安慰我底傷感的。

四五年的困苦的掙扎暗淡，我頰上的光彩，又催醒了

我青年時代的幻夢，然而牠是不能把我對於馬鎮的記憶磨光的。在滿是灰土的異鄉底鮮明的對比下，我是整個地被一種對於清空氣和綠的水的飢渴所佔據。我與其永遠這樣像蚯蚓似地生活着，却還不如替我底表兄弟們看一生一世田，要是他們真有一天搬到省城去住的話。

但是我終於在沉悶的年歲中捱出了那個向我底未來開展着桃色的一角，而同時又可以把我帶到馬鎮去的機會。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我欣幸自己縱然夠不上說已經長一千丈那麼高，却至少也還沒有到落葉子的時候。然而我是回來了。將在省城裏的一個中學教書，從那兒到馬鎮裏不到四五十塊錢的盤川，而我底薪水也總算增加到五十以上。

照舊地寫好了「仰德馨老爺安啓」的大封信，可是這一次却並不交航船，却改為送郵局。我是特別謹慎地直等到舅父那兒來了回信之後才從省城裏出發。帶着去會久別的戀人似的心情，我重又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橋頭的船塢去。真的，我同時還不免有點恐懼；也許幾年來的風塵會使馬鎮上的人不再認識我，也許長發那第一個要碰到的熟

人就會發出「你可是某人？」的疑問來。正爲着這原因，我是特地穿上了往常所穿慣的大布長衫的。

我不願意那關於從縣城到臨鎮的一段路程的一切稍稍有點異樣，我要什麼都照了舊時的公式做。爲什麼？——我不知道。

可是還沒有到船埠，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在我心裏波動起來。我幾乎找不着那個拐了彎就到河邊的鬧市口，因爲那一羣向我身邊擁過來兜生意的船戶是不見了。我祇能不很純熟地使用着那地方底土話向一家店舖裏問着訊。這樣纔算找到了船；而在那邊，往常是至少有二三十隻各種各式的船停泊着的，現在却祇剩了三五隻，並且又全是那麼小！萬萬意想不到的變動竟使我懷疑在這個世界上可還有臨鎮底存在。不，舅父底來信明明對我說在指定的日期可以在高橋頭找到長發。然而長發在那兒呢？我喊着。

「少爺，你怎麼不認識我們了？」

一個長着怪亂的頭髮的女人底頭從一隻就在我腳邊的船底蓬艙裏鑽出來；那面貌是經過好一會的認辨之後纔符合了我底關於長發老婆的記憶。而長發本人，他是像一枝

篙子似地直立在後艙。

倒是我不能認識他們，我有點好笑地沉思着；對年歲的抗爭真是狂人底妄想吧。我底想造成一種沒有這回事似的感覺的嘗試，到現在便充分地證明是整個的失敗了。

「今天高橋頭爲什麼船這樣少？」不可避免地要這樣問起。

他們兩個都不回答——似乎沒有聽到。

我感到意外的冷落。細看着長發：沒有錯；正是這個人。可是臉上所永不遺漏的笑容，現在却被許多的皺紋所替代了。沒有說什麼話，祇是專心地搖他底船，眼光似乎釘住了遼遠的天界。沒意思，我想拿出一本書來看，不幸可以讓我在旅途中消閒的書是一本也不在手頭。要是臨鎮的人人都拿這樣的態度來接待我，天哪！我是不能再把牠當做故鄉那樣地看待的。舊時的記憶在我心裏浮現：那時候，長發會從後艙轉過頭來嘮嘮叨叨地向我說着許多話；還有，還有那伸出醜陋的手來要柿餅和乾棗的阿狗——

「不錯，」我記起了，「阿狗呢，阿狗怎麼不見？」說不定長發搖他自己底船去了吧——那個曾經驕傲着在

八九年之後可以成爲樹立的船家的阿狗。可是不會，算來年紀還夠不上。

這一次長發是聽到了；轉過頭來，向我露着一絲「不必說起」似的苦笑。我驚奇。莫非死了嗎？我想，可是不能說。

「我們把阿狗送到城裏去學泥水了，」那女的替代了長發回答。

學泥水——這是比死還要意外的。「從我們太公手裏就搞糊，」我沒有忘記這句話。而現在，這個世襲的職業底圖子是改了行。

長發當然知道我在詫異。爲要說明阿狗之所以改行的原因，「少爺，你看，」他伸出左手去對那河岸劃了一條長線。

船已經過了高橋。我張開鼻孔；對於鄉村，我是曾有一種特殊的嗅覺的。而現在，鄉村正開展在我眼前。可是爲什麼有心的努力總造不成在無意中倒會獲得的效果？鄉村底氣息似乎沒有像記憶中那麼濃烈，而且，這是不幸的，也沒有那麼純粹。我找尋，用——現在是祇能這樣說

吧，滯鈍了的嗅覺。

軋士林！

隨即便聽到一陣比牛鳴還蠢的聲音。跟了長發底手指望過去，是汽車；而同時我也看到那一條隱匿在沿河的樹木背後的路徑。「少爺，你還不知道嗎？」他問。不錯，在一年之前，我是曾經在報紙上發現過關於我們省裏的長途汽車的消息。可是在那時所沒有注意的是，牠對於我們底區鎮所能造成的影響；而更想不到我們底阿狗會正因此原因而失去他底世襲的職業。「牠就沿了我們底河走。什麼地方都到：蜈蚣埠，柳莊，汪家牌樓。從城裏到鎮要不了半個時辰。一天有兩三班。又便宜。你想，還有那個來坐我們底船？」我想了，想起當年那個年荒水旱都不怕的長發。而現在，現在的這個長發是這樣說了：「我已經喝了三個月西北風；不瞞你說，你少爺來還是這個月裏第一注生意。你也是不知道有那斷命的汽車；不然的話，你也會不來。」

不，我將永遠憎厭長發所憎厭的一切，我將永遠像長發固執着他底職業似地固執着我底對於鄉村的偏愛。祇要



世界上還有區鎮，祇要上區鎮還有這條水路，祇要在這條水路上還有航行的船隻，那我便到老都不願意去坐那汽車。

真的，在三天之後，我還是坐長發底船上縣城去。

這一次在區鎮担擱的日子固然少，可是我所聽到的却很多。把全鎮底飲水都是髒了的，從新辦的造紙廠裏排洩出來的污水；把全鎮的佃戶都弄得心猿意馬了的，一天到晚在宣傳主義的小學教師；等等。我不知道在短期間內世界要變到怎樣。總之，牠是在變；而現在是甚至連這個也算在世界上多少佔着些空間的小小的區鎮都不能例外。

對於這種變，我固然願意從理智上根據某種進化原則來贊同，但是我身上的中古世的血却使我有點自私地希望着區鎮不要被這樣的微菌所傳染。替世界保存起一個純粹的鄉村底樣品來吧。不用多，祇要一隻角，祇要在地圖上找不到位置的一隻角。而現在，那條拿我們底省份剖分做兩片的長途汽車路却把這一隻角做成中心了。

這是開始。然而也許這過程是不會在二三十年之內就完成得了的——不錯，我沒有忘記拿這樣的話來安慰着自己。

「長發，長發，長發底船呢？」

當年夏天，我帶着幾分優氣地獨自個在舊時的高橋頭對着幾隻殘存的舊船提高喉嚨喊。

「長發底船呢？」

對岸的樹叢裏傳過嘲諷似的應聲來：而這便是一切的回答。

沒辦法，我祇能讓那到老也不願意坐的汽車顛顛發發地在後面拖着黃沙底尾巴把我帶上區鎮去。

在汽車上，從兩個腳邊放着買空了的大菜籃的農民底嘴裏，我纔聽到這條路上最近發生的新聞。劫車，我不可免地問起。風波縱然已經平息，可是那種殘餘的驚惶却似乎還在每一個乘客底臉上逗留。那兩個農民便模倣着說大書的人底手勢，你一句我一句向我細說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講）：車開到三廊廟，離區鎮不過五六里，給他們堵住了。總有一二十人。是太湖幫；不（耐不住沉默的其他一個糾正着），大半是本地人。不管他是本地人，是太湖幫，總之，有一二十。有的拿鎗，有

的祇拿棍子。開車的打得半死半活，車上的機器也打壞；還好，客人算是沒有傷。上面派來了三十幾個保安隊。現在正捉人，已經捉了三個。也許不止。全是搭船的。……

我呢，起先也祇用零零碎碎的注意來聽着這一番零零碎碎的報告。真的，這也算不了什麼新奇的事，對於這個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發生的世界。可是當我聽到那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我是相當地感到心底緊張了。「全是搭船的！」這對我有什麼關係？當然，我是在想起長發。

「他不會，他不會——」我茫然地對自己說。

想不到這一件我覺得毫不新奇的事，竟會像惡夢似地扮着鬼臉去恐嚇區鎮，而且在我舅父家裏就引起了這樣大的不安。地窖裏的現洋是在夜深時不讓人知道地取了出來，打算托人帶到城裏去存放在銀行裏。附近是早有了請財神的先例：區鎮不要緊，起先是這樣想的；而現在，劫車的事情分明地告訴他們說，匪徒們已經在區鎮四周出沒了。趁這機會，表兄弟們又把搬省城裏去住的話提出。舅父抹着鬍鬚，感嘆過去的那個開了門可以睡覺的時代底失掉；而「現在是連王法都沒有了，」他說。

慚愧，我幾乎也分着那個曾經看過兩個世紀的人底偏見，縱然是用另一種方式。在這一次的居留中，我好像已經不能再嗅到舊時的區鎮底空氣了；而其實，環繞在區鎮四周的變動是那麼小，小到幾乎看不出來。要是沒有某種恐怖底無名的預感，也許連我也不會在這空氣中覺察到異種的細胞底存在的。

恐怖？正是的。祇在兩天之後，我底這預感竟充分地證實了不祇是無所依憑的幻覺。

我那最小的表弟把我從後院裏蘆簾背面的一張竹榻上拖了起來。「你看看去，」他說。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到了後廳。舅父底永遠被一口痰所阻住的語聲是聽到了，那麼嚴厲，可是說什麼話却幾乎聽不出。在他底語聲裏面，還夾着女人底悽厲的申訴。哭聲！我突然覺得胸膛浮了起來。

是長發底老婆！

正打算出去聽聽畢竟是怎麼回事，可是表弟却一手把我拉住——

「爺關照誰也不許出去，」他命令似地說。「她不是

好人。」

但是幾句聲音特別高的話却可以捉到。

一方面說：「你叩頭也沒有用，這種事情我管不了。」而另一方面：「他是冤枉的，他是冤枉的。」

無需等到舅父拖着旱煙管走進來，滿臉怒容地數說這事情底經過的時候，我就已經整個地明白了。我痛苦，尤其是因聽到那女人底號咷的哭聲。

長發怎麼會做這種事情？長發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這可怕的思想幾天地盤桓着。一直到我擠在汗臭的人羣裏親眼看見那張「直認不諱……驗明正身……」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地有般長發這名字的時候，那悽厲的聲音還會突然地升到我跟耳邊來——

「他是冤枉的！」

照理，問題是決沒有這樣簡單。這種事情是人做的，長發也是個人：那麼我就不能根據任何偏見來斷定長發決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可是我不願意如此想。即使退一步，就算他並不冤枉，那麼這樣的處分是否太過分，在我似乎也還成點問題吧。

可是這一點總是事實：區鎮底土地——染過長發底血，

區鎮上從此可以聞到血底腥氣。也許這腥氣會漸次地瀰漫。因此，對於這自己曾經那樣地迷戀過的鄉村，在那種新近感到的輕微的失望外，現在是加上了，我要這樣說，加上了憎厭。我夢想中的區鎮不是當應有血腥的！

半個月之內，長發底悲劇做了柳蔭下的談話，議論，譏諷底唯一的對象。有人說他幹這一手已不是第一次了，而另一個人又嫌他胆子太小，沒有到刑場就嚇得面無人色。

我憎厭；而想不到，區鎮上竟會充滿了這種可憎厭的人。

那一天，心裏在打算着要早一點離這比異鄉還冷酷的地方，我慢慢地閒步到市梢頭去。最後一次溫習了這徒然蓋一層無邪的綠色的鄉村，牠底蒸熱的田野，牠底冷落的河道。我覺得沉悶。這一次不回來倒好：被破壞了的記憶是沒有法子補償的。碰來碰去的世界都不外乎是這麼回事。夢想着區鎮會例外真是多麼傻氣！然而我還要傻氣地找一個地方來寄託我底憧憬。當然不再是區鎮。可是要做

牠一樣美麗，而沒有牠底血腥和長途汽車。

聽說我那個沒有留有任何記憶和家庭的生長地，也正是像舊時的區鎮那樣可愛的去處。

自從那一次離開區鎮之後，我就沒有再去過一次，直到現在。而今天，我是出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從省城裏寄出的舅父底來信了。

# 郭沫若先生

## 二部連續性的自序傳

### 劃時代的轉變

實價 大洋七角  
現代書局

本書為沫若先生自序傳中最重要的一本。他抓住了辛亥反政前後中國社會由封建的政制向資本主義制度轉換期中的主要現象，以及作者自己在思想上的轉換，以唯物論者的觀點，充分描寫與表現了出來。全書十萬言，道林紙精印。

### 黑貓

現代書局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是「劃時代的轉變」的續篇。主要的內容是敘述作者結婚的經過，及當時的社會情形，作者是舊式婚姻下的一個俘虜，他痛悔着自己當時對於婚姻問題的機會主義錯誤。在這個時代中，與作者陷於同一命運中的，一定不少。本書因此是現代青年不可不讀的書。

現代書局發行

# 薄暮的舞女

施蛰存

你知道，素雲每天必須要到下午兩點鐘才起身。趿着白絨的拖鞋梳洗，一小時；吃乖姐——這是她和六個同居的同伴所合雇的女侍——送上樓來的飯，我應當怎樣說呢，早餐，還是午餐？但總之是一小時；於是，六個親密的同伴擠進來了，這唯一的緣由是因為她底房間最大，從舞蹈的習練到諧謔的撲擊又一小時，或是，甚至興高采烈地，二小時。以後呢，人們會得在每個晴天的夕暮，在從聖比也爾路經過聖母院路而通到西陵路這以瀟灑着法國梧桐樹葉中所流出來的辛辣的氣息的陵隴的鋪道上，看見七個幻異似地纖弱的女子，用魅人的，但同時是憂鬱的姿態行進着，這就是素雲率領了她底同伴照例地到希華舞場去的剪影。

但今天却是兩年來第一個例外，黃金的斜陽已經從細花的窗窻裏投射進來，在純白的床巾上雕鏤了 *Dauphin* 式的圖案紋；六個親密的同伴，已經同時懷着失侶的惆悵和對於她的佳運之豔羨這兩種情緒在法國梧桐樹葉中鑽行了，而素雲只獨留在她底房間裏。正在她改變室內陳設的辛勤的三小時之後，她四面顧盼着新樣式的房間，感覺到滿心的愉快。幾乎是同時的，她又詫異着自己，為什麼自從遷入這個房間以來，永沒有想到過一次把房內的傢具移動一個地位呢？

一個燦爛的新生活好像已經開始了，她從她所坐着的軟榻底彼端把牟莎抱了過來，牟莎從來沒有在這時候受她底主人愛撫過，所以她就嗚嗚地在喉間作弄着一種不可解

的聲音。爲了感謝呢，還是爲了奇異？沒有人知道。即使她底主人也不知道。素雲底手雖然是在撫摩她底嬌柔的小動物，但是她底眼睛去懺悔似地凝住在新換上去的純白無垢的床巾上。貞潔代替了邪淫，在那裏初次地輝耀着莊嚴的光芒。『是你這放浪的女子嗎，敢於這樣地正視着我？』詭言的床巾從光芒裏傳出這樣的詰問。暫時之間覺得有些慚愧的素雲，終於有一種超於本能的果敢來鎮靜了她，她微笑着，抱着她底嬌柔的小朋友，常仁不讓地去沉埋在這床巾的雪花中間，Bosco式的金屬細工便雕鏤在她底裙襖上了。

如果不把牟莎當作是他底幻影，她爲什麼能這樣柔順，這樣靜寂，而又這樣滿足地躺在床上不想起身呢？她感覺到一個文雅的鼻息，一個真實地愛着的心，一個永久佔有了的肉體，還有，成爲她底莫大之安慰者，她初次地感覺到她是在家裏了。以一個習慣於放佚生涯的女子底全部的的好奇心，耽於這種新奇的境界之夢幻的享受，她覺得很愉快。

但床頭茶桌上的電話機急促地鳴響起來了。她稍微轉

側了一下，騰出優抱牟莎的右手來把聽筒降了下來。

哈囉，——是的，——你是誰呢？——哦，我不用猜，我一聽就聽出來了，——我說我已經聽出來了，你是老沈，沈先生，是不是？——我已經聽慣你的廣東上海話了——你忙嗎？——哈囉，你忙嗎？Manager——什麼？

——我想不是爲了這個簡單的緣故罷，你今天應該是很忙的。……那些水鬼來了沒有？——是的，我沒有忘記，我就因爲沒有忘記，所以今晚不來了。——是的，我現在憎厭那些喝得爛醉的野蠻的水鬼——隨他們罷，橫豎這些人中間沒有我的情人，我也不歡迎他們來，我也不……什麼？你說什麼？——情人？我的情人？——你曉得是誰呢？——誰呢？——我並不守秘密呀——我並不否認呀——但是還沒有到可以告訴你的時候呢——誰知道？說不定明朝就會變花樣的——我不喜歡在一樁事情沒有實現之前就兜根結底地說出來——什麼？——我嗎？——我當然是在家裏，要不是我怎麼能和你講話呢？——一個人，——真的，我不欺騙你——我需要休息了……你難道忘記

了我前天在跳舞的時候昏倒在地板上這事嗎？——我：昏倒在地板上——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嗎？——我現在躺着，——不等候什麼人，——也許他會得來的，但是我並不是專誠在這裏等候他，——對不起——我明天請你喝威士忌罷——請你不要勉強我罷——我就是爲了今天沒有精神啊。——怎麼說？——我的理由全都託阿汪帶給你了。

——難道你不許我請一天假嗎？我今年沒有不到過。——喔，你說什麼？——我不是不肯忙幫，我也曉得今天是很忙的，可是有什麼用呢？我不願意和這些要咬人家肩膀和手指的水鬼跳舞啊。——我何嘗說這就是我不到的理由呢？——我的理由是：我身體不舒服。——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李曼從床上坐了起來。車莎便竄下到地板上，伸着銳利的前爪去抓弄一個栗子壳了。她調換了一隻手執着聽筒，就用這隻手的肘子靠在茶桌邊上，把身子做成一個向外傾倚的姿勢。她很激怒地繼續着說話。

你說合同嗎，Manager？——你倒很有點利害的。但是合同裏寫着不許人家生病嗎？——哈哈，是的，我們的

合同到明天就滿期了。——我不想繼續了。——是的，我不想再過這個生活了。——怎麼說？——你勸我再繼續半年嗎？爲什麼？爲了你們呢？爲了我？——我想你如果看得起我的話，你一定會高興我不再做舞女的。——難道你從來沒有感覺到對於這種生活的厭倦嗎？——你不要嘲笑我哪，我平常的行動就是爲的要希望得到今天哪——不是，不是幸福，我並不希望什麼大的幸福，我祇要有一天能夠過得像今天這樣平靜而安穩就好了。——誰說不是呢，所以今天我無論如何不肯來了。——也許你底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實在對於以前那樣的自由生活厭棄了。我現在倒變成一個不需要自由的人了。我願意被人家牢籠在一個房間裏，我願意我的東西從此以後是屬於一個主人的，我願意我底房間裏祇有一個唯一的人能時常進來，我願意……什麼？你又在笑我了，——我承認的，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或者是真的，因爲我現在似乎是從心底裏就發出這種希望來了，但是或者竟會得被你猜中了的，說是好奇心也未始不可以——是的，總之，現在，這一點是已經決定的，就是我一定要換換生活的樣式

了。倘若再是照老樣的過活下去，我的頭腦也會得要遲鈍起來的。——怎麼，你們那邊爲什麼這樣鬧熱？開場沒有這樣早哪——哦，你說什麼？——誰？——你說的是小秦嗎？她怎麼樣？走上扶梯就摔倒了？——哦！可憐的！她這幾天也太辛苦了。你看，我們這些人全都把身子淘壞了。……我看你也就讓她休息幾天罷。她不比我，光身子，她還要靠這個去養兄弟呢。——哈囉，哈囉！你怎麼不響了？——好，好，我明天來面談罷……可是多半總不見得再願意繼續下去了。……

並沒有再聽對方的說話，素雲已經把聽筒擱上了。僅僅只有小小塊夕陽，還滯留在天花板上。室內是很幽暗了。她站起在地板上，稍稍地整理了一下衣裳，就漫步到窗邊，撩開了一條窗簾，隔着玻璃窺看對面道上的行人，這是無意識的。她底心裏，實在是，正在溫習方才與舞場經理的那些談話。她已經不能詳細地記得她自己所曾說的話了，但她覺得那是很雜亂的一堆。那些都是即席口占的應對。也許這裏根本沒有一句真實話的。可是經理的話，

却都記得。他好像很不相信自己的決心不做舞女了。他好像以爲這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難道在他底眼光裏看起來，我是一個決不能過規則生活的女子嗎？難道他看得定我現在的希望不過是一種欺騙嗎？……真的，這也不能怪他，舞女的生活本來並不見得怎樣壞，一個人若是要每天過一個新鮮的生活，倒很可以去做做舞女的。我不過是現在對於這種生活的興味不及對於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的興味濃厚罷了。唉——這個人！這不是他嗎？爲什麼低着頭走過，帽子遮到眉毛邊？爲什麼這樣？難道他已經在那裏巡行了好半晌了嗎？如果說是要偵察我的話，哼，我倒有點不服氣的。我究竟還不是你底人呢。即使——即使是了，倘若要想這樣地拘束我，我也是不甘心的。我至少應該有我個人的自由啊，我不過是你的外室。我不是你正式的妻子。我沒有必須要對於你守貞節的責任啊。祇有我自己的情願忠實於你，但你却沒有責成我忠實的權利。倘若我願意，當你不在的時候，我要招呼一個朋友到這裏來，誰可以反對我呢？……哎，戴着一副眼鏡的，那決不是他，我原說他總不致於疑心我什麼的。但是他爲什麼……



電話機又急促地鳴響起來了。

凝視着那充滿了漫想的空間的眼光，突然震顫了一下。她回頭向電話機瞥了一眼。好像立刻就從這裏看出了打電話來的人，微笑着一扭身走到茶桌邊，將聽筒按在耳旁了。

哈囉，誰？——你是誰？她把牙齒咬着下唇。聽筒暫時地離開了她底耳朵。流一瞥憎厭的眼波去撫觸了一下供在屋隅的瓶中的牡丹花。——啊，真的，我們好幾天沒碰見了。——哦——哦——我因為有點不舒服，所以沒有去。——

老沈告訴你的嗎？——好的，這樣多少總省了你白跑一趟。——謝謝你，不敢。——現在嗎？——我很對不起，我不敢迎你呢。——沒有別的緣故，就因為我今天生病，沒有精神招待哪。——我現在躺着……這樣說了，真的，素雲就很輕敏地躺在床上了。恐怕這動作的聲音會得被對方所聽見了，她用手掌把聽筒掩着。——自然，一天工夫那裏會得生出什麼大病來，我不過有點傷風罷了。——我不怕冷靜的。——什麼，我嗎？我正看小說書——什麼？你說什麼？——書的名字嗎？……她勿急地伸出空着的一

隻手去，在茶桌下的圓木上的一堆書籍中抽出了一本，看了看書面。……歌舞新潮——什麼？我剛才看第一頁呢。

——誰欺騙你？我剛才醒來，因為沒有事情做，就翻開這本小說來看看。——就祇是我一個人——你不信，可以來看，我情願賭一打香檳。——誰？——沒有來過，他也好幾天沒有看見了。——這幾天我不大出去。——是的，一個人興致不好的時候，就什麼事都懶了。——喂，哈囉，哈囉，怎麼了？給人家又線了麼？——什麼事情？——有的，不錯。——我明天起就到希華去了。——我的合同滿期了。——我本來不願意做舞女，現在變得歇手了。——嘿？——不結婚的，你難道沒有曉得他家裏另外有正式妻子嗎？——那有什麼關係呢？——照你這樣說起來，難道結了婚就永遠不會得離婚了嗎？——沒有用處的。——怎麼說？——明天或是後天。——為什麼呢？——難道我嫁了人就連朋友都不許有了嗎？——笑話，恐怕是你自己不願意再來看我了吧。——我暫時仍舊住在這裏。過兩個月再搬。——當然，如果我不愛他，我怎麼肯和他同居呢？——這可不好說了，總之，我的愛祇有一個啊。——永

久？——這是更不好說了，誰敢說我們是能夠永久地愛着的呢？永久！到什麼時候為止才可以算得永久呢？你有永久的愛嗎？——傻瓜！我不希奇這種愛情，沒有的事。——

好的，那麼你可以去找小秦，她是希望有一個人永久地愛着的。——喂……——不是這樣說的，在現在的情形裏，

我們當然互相很愛着的。但是如果將來他不愛我了，那時

我即使像傻子似的愛着他，也是不中用的。我可以相信我自己將永遠地愛他，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也一定能夠永遠地愛我

啊。——什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總之，我並

不把這事情看得很鄭重，正如我在想起吃橘子的時候就去買橘子一樣，我現在很想過一點家常的生活，我要把我這

個房間變成一個家庭，所以我就這樣地做了。——什麼？

你問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念頭嗎？——這是很簡單的，因為

我以前的生活太沒有秩序了。白天睡覺，夜裏忙着各式各樣的步法，並且連吃東西都是無秩序的。你曉得，這是最

耗費一個人底精神的。前天晚上我在跳却爾斯登的時候竟

昏暈得癱倒在地上，到現在還是神經很衰弱的，所以我決

心不再做舞女了。——我希望永遠不做了。——怎麼？機

會多着呢。難道我會板起臉兒來裝做不認識麼？——現在實在是要請你原諒的。——我打電話都覺得很費力。——

喂，你說什麼？——停一會兒嗎？再說罷。——不成，說

不定他要來，那我就不便招待你了。——好，再見。——

什麼？——啐！你別胡扯呀。

擱上了聽筒，把電話機一推，素靈攜着那本歌舞新潮

走到軟榻旁，脫了拖鞋，一橫身躺了下去。兩隻絲織的脚

踹着一個錦墊子，頭擱在榻邊上，有意無意翻看着這本小

說。但十秒鐘之後，她立刻就用着一個純熟的姿勢，把手

中的書反手一拋，恰好拋在原處的一堆書上。素靈有了窗

外昏冥的天，又看了看左腕所御的時計，好像不相信時間

過得這般快似的，把時計舉到耳朵邊，仔細地傾聽着。

於是，她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又欠伸了一次。這時幸

莎正俯伏在軟榻旁邊，素靈伸一隻手下去，剛好撫摩着牠

底柔毛。牠依照着受主人恩寵時的老例，嗚嗚地響着。甚

至仰起了頭，伸出小小的舌頭，來饜饜地舐着牠主人底手

指。

門上有了一個聲音。她倏然回過頭去，嬌聲地喊着  
Gomin，但進來的却是阿乖姐。

——不出去嗎？

素雲點點頭。

——買點什麼東西做夜飯菜呢？

素雲又看看手上的時計，又傾聽着。

——等一回兒。……你給我點一枝煙罷。

阿乖姐點了一枝捲煙，給她裝上了她所用慣了的象牙  
長煙咀，遞了給她。她吸着吸，給煙紋線繞着的眼睛向上  
凝望着天花板。跟着第一口煙噴出來的是

——接一個電話，四三五六七。

一手拈着煙咀，一手把聽筒接過來了。

哈囉——我呀，聽得出嗎？——沒出去嗎？——爲什  
麼這兩天這樣規矩，難道你太太出來了？——嗯？怎麼？  
——你此刻在忙些什麼？——我聽得出的，你今天的聲音  
有些異樣啊——怎麼？哈囉——哈囉，你旁邊還有客人  
嗎？哈哈，他們的談話也給我聽出了。——是的，可是我

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我嗎？——我在家裏。我今  
天就不到希華去了。——嗯？爲什麼不去！你問我爲什麼  
不去嗎？——一則因爲有點不舒服，二則是……難道你  
忘記了嗎？喂，——喂——哈囉，哈囉——你是誰？——  
啊，不是的，不是的，先生，我們又緣了，我要和四三五  
二七號談話，對不起，掛上了罷——哈囉，四三五六七，  
——我沒有掛斷呢。——哦，你是子平嗎？——剛才給人  
家又緣了。——我說你難道忘記了日子嗎？——喂，子  
平，我在這裏等你呀。——禮拜二晚上你不是說今晚來帶  
我一同去吃麥瑞羅嗎？——哈哈，所以我曉得你這兩天一  
定又忙極了。——喂，子平，我想起來了，忙字是心字旁  
加一個亡字，忘字也是心字加上一個亡字，所以這兩個字  
是一樣的，所以忙的人一定很會忘記的，你說這個道理對  
不對？——喂，我這裏嗎？除掉我之外還有一個人在這  
裏。——你要和他談話嗎？——你聽他說話就會曉得的。  
——你聽着，他來和你說話了。……

她把煙咀斜咬在嘴裏，一手從地板上捉起了牟莎。讓  
牠底嘴正對着傳話筒。她撫摩了一下牟莎底下頰，於是這



我們前天跳却爾斯登的時候，我興奮得摔倒在地板上，那時候雖然很痛，但是我覺得很愉快。……子平，那時候不是你扶我起來的嗎？我們一同到酒吧間裏去休息，你對我說的許多話，我都記得的。……今天我已經把我的房間整理過了。我正在專心地等你來，那裏知道你會有一種變卦的呢——嗎？什麼？不用這樣說了，我只希望你趕快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來看我。——什麼？什麼話！我不是一定要你用你的錢的，我本來已經打算從今天起不再去跳舞了，但是，你既然發生了這種事情，那麼我明天不得不去繼續和經理訂合同了。——嗎？當然，我當然不會因此而疏淡你的。我只要能夠生活就好了……不過，嗎，子平，這樣一來，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你忘記了我的希望嗎？——我就希望能改變一種生活的樣式，我要讓我的房間變成一個家庭啊。——什麼？算了罷，現在我看我的房間雖然改變了樣式，却還是一個寄宿舍，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沒有改變，一點也沒有改變，啊！我痛苦呢……子平，你今天一定不來了嗎？——好的，我也這樣想，也許你來之後，我們都會得更痛苦些的。……再見。

乖姊還立在旁邊，在幾乎已經完全黑暗的暮色中裝着嚴肅的容顏。

——吃夜飯嗎？

——不要吃了。你出去。

房間裏好像沒有人似的幽寂了半晌。對着窗的外面馬路上的街燈射進一縷白光來，照見一隻纖細的發光的脚在忽上忽下地搖動。牟莎踮踞在一個怔忡的柔滑的胸膛上，牠底在暮色中幾乎要看不出的烏黑的背脊上，線條很瘦弱地勾繪出了一隻美麗的女手。

但是這隻手，在五分鐘之後，就又伸到軟榻背後去的茶桌上了。一個經過了努力的鎮靜，做作，和準備而發出來的嬌媚的聲音銳利地突破了室內的凝靜。

哈囉，一二七六九，是的——哈囉，你們是一二七六九嗎？——邵先生在家嗎？——請他聽電話。——喂，你是誰？你是式如嗎？——喂，我，你聽不出嗎？——是的，你沒出去嗎？——謝謝你，我現在好得多了。——誰？子平

嗎？——他沒有來。——什麼事情。——我曉得了，我剛才從電話裏聽得的。——喂，你怎麼也曉得了，信息這樣

麥瑞羅等你。我好久不到麥瑞羅了。——喂？現在，我換了衣裳就走，——一定要來的呀。……

靈通嗎？——喂，我沒有看見，難道晚報上已經登出來了

嗎？——什麼，究竟怎麼樣會得弄到如此地步的？——哦，

素雲伶俐地溜下了軟榻，錦墊子和牟莎彼遺棄在地板

太危險了。我早已說他胆子太大，這種投機事業是不容易

上了。垂在天花板上的摩沙玻璃燈一亮，一個充滿着改變

做的。——什麼？正是如此，我覺得冷靜極了。——你吃

了式樣的房間底新鮮的氣息顫震地流動起來。在這種迷人

過夜飯嗎？——那麼我們一同去吃夜飯好不好？——我在

的氣息裏，一堆白色的絲滑落在素雲底腳下。

# 口大學生私生活

周起應譯

每冊

實價一元

這是一部標識最高急進的性道德的問題小說。在這裏面，有淫蕩熾烈的愛的描寫，大膽赤裸的閨房光景的可驚的展開，穿插以離奇曲折的偵探事件，和謀害自殺的悲劇的結果，然後最後指示出一種以健全的同志結合為基礎的戀愛理論。意識正確，風格新穎，譯筆亦忠實流暢。

Dog Lane

By

Lev Goomilevsky

行發局書代現

# 黎蒙家的沒落

(西班牙——阿耶拉)

江 思譯

## 七

阿里亞斯，靠了他父親的有力的推薦，作爲一個特別生，既沒有碰一碰什麼研究的書，又沒有學到一點什麼有用的東西，就得到了他的學士學位和他的文科修業證書。他拚命在詩歌上用功夫。他的野心就是住到馬德里去，並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詩歌。白天大部份的時間，他留在屋子裏，躺在一張沙發上，有時讀着詩歌小說，有時在他的頭腦裏盤旋着那些辦不到的願望，有時在白紙上亂寫着。那現在已變成一個背上肉很厚的結實的胖小夥子的倍爾摩多，是縮成了一團，睡在沙發邊的地上。陀米尼珈在窗邊作女紅。陀米尼珈對於阿里亞斯的崇拜並不會受了什麼損傷。他們兩人都是肯爲他而犧牲的。

阿里亞斯沒有朋友。當他出去的時候，他很快地走過了城中的路而到了鄉野間。倍爾摩多在他後面走着，像一隻狗一樣。祇有在夜裏他纔歡喜在城中漫步。樓下的窗戶是開着的；裏面住着的人是被映照得很亮。在深深的內部，人們辨別出一些家庭的畫圖來。他們聽到平靜的閑談的微聲，大笑，爭吵，一個孩子的哭聲，一個鋼琴的聲音，一個六弦琴的聲音，一片歌聲。那時他所觸到的，不是一個用石頭和黏土做的城，却是一個用活的肉體做的城；是一片攤開的胸膛，是一顆坦露的心。而這個複雜而祕密的生活，有些地方從他的父親和他的姊姊費囊姐的意志中取得她的力量的。那操着幸福與不幸的權的便是他們；或許那自己父親的領地的承繼者阿里亞斯要做這個

血和肉的城的最高主權人的日子，不久就會來到。

那些守夜人，在他走過的時候，卑屈地請着安：

——晚安，阿里亞斯爺。

但是那位沉迷在他的虛幻的想像之雲中的阿里亞斯爺，不知道父親的領地是在龜裂着，崩壞着。這城和這省憤恨着豪紳的壓迫。叛亂的力量在地上怒吼着，快要爆發出來。有一種祕密的報「豪紳媽媽」在流行着，上面充滿了對於費囊姐的粗俗的侮辱；無許的徵兆都預測着黎蒙家的沒落。這些事阿里亞斯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一點也不疑心。那個什麼事情都跟着他的倍爾摩多，也像他一樣地盲目。陀米尼珈隱約地看出了些模糊的徵兆。安里葛爺和費囊姐却深深地估量到病的最深的根，而覺得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們知道那個病會很快地擴大起來，他們又預先見到了牠同時帶來的那些不幸。他們失望地掙扎着，想避免不了丕運的轉變。在瓜達爾弗朗哥他們腳底下的地已是不堅實了的時候，他們便加倍使勁地攀住了他們的馬德里的保護者，又在他們的領地中增加了他們的威權的證據，想使那領地聽他們的擺佈。但是那些保護是或許會一下子沒有

了的。他呢，他是已經很老了；她呢，她是一個軟弱的女子。誰知在他們不大想起的時候，他們却得到了一枝生力軍。

那位志望很高，又聰慧又善說話的青年律師，泊洛思貝爾·美爾洛，開始勤勉地到黎蒙家來走動了。他折扣着利益，決意地加入了他們的那一派，而在城中，在地方上做了那「豪紳們」的訴訟的最善辯最熱心的擁護者。他向那任何願意聽他的話的人證明「豪紳階級」是一種最可尊，最有益，最有味的制度。

有一天晚上，安里葛爺把他的兒女們都叫了過來，對他們這樣說：

——我年紀很老了，我的孩子們。我活也活得差不多了。不久我就要離開了你們。我很為你們的將來擔心。我傳給你們的遺產很有限。費囊姐是知道的，費囊姐總是什麼都知道的。她真是一粒掌珠，一粒掌上真珠。你們呢，陀米尼珈和阿里亞斯，我希望你們聽她的話；她年紀已經比你們大了，而她的才能更比你們高，所以你們是應該聽她的話的。我從前是要比現在更有錢；我並不會浪費



了我的家產——那也就是你們的家產——我却用了家產去給你們換一點比財產更值錢的東西；權力。權力之所以比財產更值錢者，就因為財產不能常常有權力，而有權力的人，如果他希望財產而以財產為目的，則他得到財產是不難的。如果我爲了要得到權力和支配權而失去了我的家產，如果我不能在握到了權力之後重新得到財產，那就是因爲先應當鞏固我的權能。那是要你們，特別是費囊姐去利用牠的。如果你們合在一起，那麼不論那和你們戰鬥的人們的力量是多麼地大，你們是怎樣也不會被推翻的。如果你們互相分開了，黎蒙家在瓜達爾弗則哥就不會有從來那樣的地位了；你們的仇敵拚命想你們沒落；你們會失去了你們的財產，你們會沿街去乞食。你呢，阿里亞斯，你是有一種豐富想像的；藝術的光榮，和在報紙上的成功遠遠地使你眼花撩亂，又使你不勝艷羨。但是，用了我的長久的世故和我的長久的經驗，我可以對你說那是不着實際的，那都祇是假的光澤和謊語。爲了你的姊姊們的利害起見，爲了你自己的利害起見，你聽着我吧。在我去世的時候，如果費囊姐沒有一個親骨肉的男子來出面，來往，

在外面担当黨派的指導，那麼她怎樣辦呢？我願意你像繼承了我的姓氏一樣地繼承了我的事業和我的威權，我很希望上帝使你登上比我更高的地位，把你坐在我所爲你們鞏固了的位置上。我的孩子，在政界上露點頭角吧；你將看見那些報紙會怎樣地把你所寫的一切東西在都發表出來，即使你祇寫一些傻話；你將看見他們會怎樣地把你推崇爲天才，而且如果你願意答應，你甚至會做國家學院會員。我不願意瞞你，我覺得泊洛斯貝爾·美爾洛的友誼是可寶貴的，我希望看見這種友誼變成了戚誼。——這時候，陀米尼珈垂倒了眼睛。阿里亞斯向她轉身過去，帶着一種驚愕和忿怒的神情望着她。——陀米尼珈，溫柔的好陀米尼珈，你垂倒了眼睛嗎？什麼東要能瞞住一個父親，特別是一個因爲接觸過許多人而心靈尖銳了的父親呢？然而，我應該聲明，美爾洛親自曾經間接地隱約說起過，但却已夠明白了。

——但是，爸爸，他還沒有對我說過……陀米尼珈吶吶地說。

——但是他當然已把你另眼看待了。

陀米尼臉兒紅了。

——我看來美爾洛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口才很好，這就是等於把未將握在掌握之中。此外，他無可異議地是一個漂亮的人。他愛你，那是當然的事。你還能希望什麼更好的丈夫呢？溫柔吧，溫柔而天真的陀米尼，年歲一年年地過去，你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而且別人到了你那樣的年紀，是已經拋開了嫁人的希望了。我斷定你們會結婚，我又可以看見行婚禮。照這個樣子，四個人聯合在一體意志中，聯合在一個相互的好的願望中，你們便會受人尊敬受人畏懼了；與榮會從一切門戶中走到你們那兒來，你們將在瓜達爾弗維持着權勢而為黎蒙家掙氣。

一種靜默的情感在這房間裏統治着。在房間外面，爾摩多坐在地上，靠身在門上，從門縫裏竊聽着又拭着眼淚。哦！那些在祕密的報上把安里葛和費囊如稱為「民衆的吸血鬼」，「老土地神」，「豪紳媽媽」，「主教太太」或更壞的名稱的那些人們，如果他們能夠看見安里葛和費囊如就好了！

當祇贖了阿里亞斯和陀米尼兩個人的時候，阿里亞

斯便站到他姊姊的面前，由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呼叱着她，眼睛裏發着火。

——你爲什麼一點也沒有對我說起過？你這偽善人！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那委屈而柔順的陀米尼像禱告似地合着掌回答，我向你發誓說，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他注視我，那是真的，他與衆不同地注視我，而當他注視我的時候，我便不知所措了；我是十分着忙了。我不能夠想他是在愛我。天呀，他從來也沒有對我說過，從來也沒有向我示意過！我怎樣能告訴你呢？告訴你他注視我嗎？告訴你他單戀着我嗎？如果這樣對你說了，你準會罵我傻子，臭美，發瘋，而你自己總是不錯的。我已經二十八歲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男子，從來也沒有希望過嫁人。現在呢，爸爸……你也像我一樣地聽見的。但是，如果你不願意，如果你不歡喜泊洛思貝爾，我就不嫁人；我不嫁人，阿里亞斯。

——你要我怎樣去歡喜他呢？一定要把眼睛用一條布蒙是住了！他一個傻子，一個陰謀家，一個只求成事的無恥之徒。可是你對我說吧，你以爲他有點愛你嗎？

於是阿里亞斯暴怒地指手劃腳着。

——不要發脾氣，阿里亞斯，不要對我發脾氣。你的話是不錯的，陀米尼珈悲哀地說。我瞎了眼睛，他怎樣會愛我呢？我既不年青又不漂亮。

——並非如此，陀米尼珈。你是漂亮的，你要出嫁也可以算得年青。事實却因為美爾洛祇是一個無賴，一個無賴，一個無賴！

說完了這話，阿里亞斯便跑到街上去，後面跟着那個沉默而忠心的倍爾摩多。他回來的時候已經遲了。在陀米尼珈臥房門口走過的時候，他在門下面着見有光。阿里亞斯在暴怒之後總是突然地入於一種孩子氣的柔情和犧牲之情的。他敲着他姊姊的門。

——你幹麼，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問。她的眼睛是紅了。

——陀米尼珈，我剛纔傷觸了你。我不知道我自己說些什麼話。你原諒我吧。我祇不過希望你幸福。消息的兀突，失去你的恐懼，和離開你的苦痛，都使我失去了理性。

——失去我的恐懼……離開我的苦痛……如果我嫁而你不失去我。我們不離開就好了。但是我不會結婚。

——你要結婚的。如果我以前之對你說過美爾洛是無賴，那麼現在我收回這句話。剛纔說話的不是我；是一個狡惡的精靈替我說的，牠有時佔據了我，附在我身上，硬要我說那些並非出於我心裏的話：那支配着我又使我發狂的是一個魔鬼。現在，我平靜了；現在我自己替自己說話了，我帶着我整個的判斷力說話了。

——我不會嫁人的，阿里亞斯。我並不以為美爾洛是一個無賴。但我以為他不會愛我。我已老了，而且一點也不漂亮。

——在看見你過之後，在對你說過話之後，誰能不發狂地愛你啊？……阿里亞斯喊着，一邊把陀米尼珈的兩鬢捧在手裏，把她的頭拉過來吻她的額角。

陀米尼珈微笑了。

——這個，這是一種兄弟的熱情。沒有人會像我夢想受人愛一樣地愛我了。

——他會愛你的，陀米尼珈。他一定已經像你所願望

的一樣地愛你了。你一定會幸福的。

接着，沉默了一會兒：

——那麼你呢，你愛他嗎？

——我，我不……陀米尼珈啞啞地說，嘴唇顫動着。

阿里亞斯笑起來了；那是一種溫柔的，魅惑的，從肺腑的深處昇上來的笑。

——好，好。我覺得這總不會弄糟的。

他把她抱在懷裏，重新吻着她的前額。

——晚安，陀米尼珈。

——晚安，阿里亞斯。

## 八

每天晚上六點鐘光景，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總跑到烏賽達家裏去，和陀米尼珈去作情話，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止。吉期已擇定在秋天十月之初了。那時還是七月。在瓜達爾弗朗哥省中，氣候是酷熱的。但是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睡的那間房間，却是涼爽，潮濕而幽陰。牆壁是用石灰塗白的，天花板上排列着淡黑色的木樑；各樑木間的空隙是穹窿形的。房間是寬大的，堂皇的；我們簡直可

以說那是一個古時的大客廳，或是一間禮堂。一套疏疏朗朗的簡單的傢具。地上是鋪着紅色的磚石，灑上了水；圓形的草蓆東也放着西也放着。兩扇大格子扇從地上昇起來，顯出了主牆的厚度。在窗腳邊，幾個花盆。在窗格子後面，一條岑寂而狹窄的路。一道塗成黃色的牆遮掩了那條路。一片瀉泥和蜀葵的氣味昇了上來。人們聽到大伽藍的鐘聲和瓦雀的啾啾聲。

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坐在那放在一個幽暗的角隅裏的兩張搖動圈椅上。那阿里亞斯的老乳母，倍爾摩多的母親，是可以聽這種情話的。安里葛爺和費靈妲也常常在那間房裏，低聲着談重要的事。阿里亞斯和倍爾摩多是不大出來的。阿里亞斯帶着他的忠心而嚴謹的僕人到那裏去了呢？誰也不知道。誰也不去打探。

在黎蒙氏的歷史上，一個幸福而有希望的紀元，是已經預告出來了。等到下次的議會開會的時候，安里葛爺便打算把他的兒子和未來的女婿弄進議院裏去。搗亂的活動已隨着暑氣消隱了。秘密的紙已沒有了。在瓜達爾弗朗哥之上，一片沃大維的和平伸展着。平靜而沉思的主教，默

「愈而說話中聽的教士們，一個嚴肅的下級貴族的文官，一個龐大的兵的武官，一個粗手橫眉的生物的憲兵大佐；一切社會的棟樑總之都是安里葛爺的夾袋中的人物，他們祇由於他的意志而維持着一種臨時的平衡和一種臨時的凝聚力，正如建築師爲要建造他的大廈而搭的鷹架一樣。安里葛爺和費靈迪是滿意了。泊洛思貝爾·美爾洛是滿意了。那些訴訟人都跑到他的辦事處去；訟事自動地於他有利地解決了；他要做議員了。但是那最滿意的，却是陀米尼。」

美爾洛總是準時來到的。他穿着一套豌豆色的細呢衣服，一雙布鞋子。他走進來，上衣和襯衫的領都沒有扣上。從襯衫解開着的地方，一叢叢的火紅色的彎曲的長毛便顯露了出來；這律師真是一位有三叢毛的好漢！他一隻手拿着草帽，一隻手拿着一把櫻葉扇，他在扇着他的流滿了汗珠的臉兒。他身材不能算高，肚子稍稍有一點大；他的皮膚是深櫻色的；他的鬚威脅着天和地；他的牙齒是又齊又白；他的那一雙眼睛是專心煽起女子的靈魂的。他至少也煽起了陀米尼的靈魂，他使她煽起了一種苦痛着，

使心快樂得融了的難消的火燄。

當美爾洛不在屋子裏的時候，陀米尼便坐立不安了；她從這一間廳到那一間廳地來來往往地走着，好像在找尋一件遺忘了的東西；她走到花園裏去，咬幾片薄荷的葉子，回到屋子裏來，坐下去，但又立刻站起來。他同時地又想笑又想嘆氣。她夜裏睡不着。當美爾洛來到的時候，他的熱度便加倍高了。她想仔仔細細地看他，看他的眼睛，然而她却不敢把她的目光從地上舉起來。如果她看了他，她就立刻想把她的眼睛離開泊洛思貝爾，以便喘一喘氣，然而她却沒有把眼睛移開去的力量。

泊洛思貝爾說着話。泊洛思貝爾老是說着話。他的舌頭是有着一種永遠的活動的天賦的。那是一根銀的舌頭，像是中了春天的昏迷似地，不停地響着。那是一個不變的燦爛的復活節。他對陀米尼說了多少的好聽的話！她一心一意地聽着他。美爾洛不時去握陀米尼的手。陀米尼把手縮回去，眼睛裏顯着懇求的表情；你可以說她就要身體不舒適，她苦痛着，她快要死了。如果訂婚期再延長下去，陀米尼是要死了，她消瘦下去，憔悴下去；她枯

萎而衰弱了。在兩個月之中，她蒼老了好多歲。

但是，在陀米尼珈的心靈的這種光榮而悲哀的化體之中，有一種不變性的核心在着；她的全生命的崇拜，她的青春時代的純粹的精華，她對於阿里亞斯的愛。在不眠之夜的熱狂的時間中，陀米尼珈往往想起：「如果阿里亞斯對洛洛忠貞發了脾氣，我就要悲傷而死了。」然而阿里亞斯却高興地鼓勵着她和美爾洛的戀愛，這在陀米尼珈真正大幸。他像他姊姊愛他一樣地愛他的姊姊。他也鍾愛陀米尼珈。他祇願望她幸福。所以，在她面前的時候，他微笑着，他戲謔着，他對於將來的日子發着預言。——但是，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阿里亞斯就苦痛非凡。

他的姊姊的戀愛的情景把他的靈魂和肉體都打開了去接受戀愛。他不斷地五體如焚；他的精神和他的軀體都緊張，苦痛着；好像狂人的精神軀體一樣。爲了這個原故，他躲避着別人。那先是一種理想的，絕對的，沒有化爲肉身的愛；對於女子的愛。他悵悵不樂地在街路上徘徊着。他自以爲覺得突然單戀着他所看見的一切女子。他寫着熱情而肉感的，交替地狂暴而煩怨的詩句。最後，這種無羈

又無目的的愛集中到一個女子身上去了。阿里亞斯不知道她是誰。他曾經在一個窗子的絲網裏見過她三次。已經發狂地單戀着了，他却不敢打從那個地方走過。他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他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拔着自己的頭髮；他獨自個說話；他沉悶地吼着。倍爾摩多在外面，耳朵貼着門，握緊了拳頭，翻滾着使人見可害怕的眼睛，注意地聽着。這可憐的倍爾摩多能想出一個什麼辦法來安慰阿里亞斯呢？誰使他苦痛？哦！祇要倍爾摩多能夠把那使阿里亞斯這樣受罪的惡人抓在他的巨靈之掌中就好了！但是那可憐的倍爾摩多不能夠深切地懂得那舞臺中的隱秘的機構。最後他便決意把語言來使用一下：這是一個他所不肯去請的援救。

——你怎樣了，阿里亞斯？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我可以幫你一點忙嗎？

——你怎樣能幫忙呢？

——誰知道？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

——我單戀着，倍爾摩多，

——單戀着誰？

——你說要單戀誰呢？單戀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誰？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爲什麼不對她說你愛她呢？她應該也在單戀着你，那是無疑的。

——我不敢，倍爾摩多；我不敢，阿里亞斯搔着頰兒喃喃地說。

——對我說她住在什麼地方吧；我要搶了她來，把她帶到此地。我發誓去辦。

——閉嘴！蠢人！這事些情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你什麼時候要我什麼時候把她帶到此地來。

## 九

夏季一天天地過去，美洛爾照常在晚飯之後到陀米尼的窗前去會她。八月之末的有一個下午，可巧黎蒙全家都在客廳中，美爾洛在告別的時候說：

——今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我須得到寡婦剛德萊羅家裏去，她是剛和她的女兒從鄉間回來的。

——她們回來了嗎？安里葛爺問。

——她們是什麼時候到的？阿里亞斯問。

那個年青的剛德萊羅正是阿里亞斯發狂地單戀着的那個女子。他在不久之前，偶然打聽到她的名字。

——我想就在今天下午吧，美爾洛回答。那寡婦寫信給我；她請我今晚立刻去。是爲了她和她的哥哥的訟事。她對我說，她已帶了不知什麼說明或是什麼證據來。她是一個老婦人；她是不安靜又不耐煩的。

——但是她却有錢，她可以活動到一百票以上，費爾囑說着。

——而且恰巧在你的投票區域中，泊洛思貝爾，安里葛爺這樣補說了一句。

——她是有錢而慳吝的。爲了要省錢起見，她簡直連僕人也不用。她和她的女兒兩人一起生活着。

——祇有她們兩個人嗎？阿里亞斯帶着一種焦急的驚愕問。

——據我所知道的，完全祇有她們兩個人，泊洛思貝爾回答。

——在黎蒙家的慈善的保護之下，兩個女人，無論她們怎樣有錢，也是可以孤單地無須恐怕地生活在瓜達爾弗那裏的。安里葛爺這樣說。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他又說：

——我似乎聽說那女兒是很可愛的。

——在我呢，老實說我還沒有注意她過，美爾洛高聲說着，同時向陀米尼賄罪地望了一眼。

他告辭而去了。

第二天，人們發見寡婦剛德萊羅和她的女兒在屋子裏被人殺死了，身上中了無數刀。那女兒身上有二十七處刀傷，還有強姦的顯然的痕跡。在屋子裏，人們找到了美爾洛 櫻葉扇和手杖，以及其他屬於他的東西。守夜人宣稱他曾看見美爾洛在半夜裏從那屋子裏出來。

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立刻被捕入獄了；輿論把這件罪案歸到政治的動機去。城中起了一番騷擾。激怒的羣衆都在「打倒黎蒙家！」「處死黎蒙家！」的呼聲中跑到烏賽達的邸宅去。那是非得用憲兵來守衛邸宅不可了。

陀米尼病倒了。除了阿里亞斯之外，她不願意任何別

人在她旁邊。她啼哭着，什麼也不能安慰她。

——阿里亞斯，你想會不會有這種事的？我可是不在做夢嗎？這難道不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嗎？我的上帝，把我弄醒來吧，就是我也必須在死的暗影中醒來我也願意。陀米尼氣盡力竭地嗚咽着說。

——我可以斷定泊洛思貝爾不是罪人，阿里亞斯回答。我並不是這樣說着來寬寬你的心的。我斷定那不是他。其中無疑地有一個不幸的錯誤在着。可是你不要害怕吧。即使人們發現不出那經過情形（因為我覺得那是太神秘了），什麼都可以由我們在馬德里的戚友安排好的。

安里葛爺也常胸受了一個打擊。

——完了，費囊姐。什麼都完了。這是我的末路，因為這件不幸的事把我的生命奪去了。我們在瓜達爾弗朗哥的確勢是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可憐的孩子們啊！那麼得力那麼聰明的費囊姐啊！溫柔的陀米尼啊！軟弱而天真的阿里亞斯啊！

——不，爸爸，不，費囊姐很有勁兒地說。歸根結底說一句，我們和那個糟糕的美爾洛打在一起有什麼好處



呢？幸而他還沒有娶了那可憐的陀米尼！那不幸的事祇擊了陀米尼一個打整，而我們却祇不過被她的苦痛打動了我們的靈魂而已。可是要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大不幸呢，囉，從那裏說起！

美爾洛在牢獄裏寫了一封有力的長信給安里葛爺，在那封信上，他辯護着他的無辜；他等候着上帝揭發出那真正的罪犯來，而在真正的罪犯未揭發出以前，他謙恭地懇求安里葛爺保護；他把他的案子交托給他的萬能的手。

安里葛爺暴怒地撕碎了那封信，喃喃地詛咒着美爾洛那個奸謀的屠夫。阿里亞斯那麼激昂那麼善辯地替他辯護，終於安里葛爺和費囊姐也都爲他所動了。安里葛爺說：

——好吧，我承認他是無辜的。那麼我們能辦點什麼呢？

——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利用我們在馬德里的全部勢力，把這件事壓下去，把美爾洛釋放出來。

——這是辦不到的。先應該找出罪犯來。

——不，先在馬德里把事情安排停當了。

——我的孩子，這是一種我的力量所不能及的野心——我的力量也已經開始消滅下去了。我把這件事托付於你。你到馬德里去。用盡你的青春和你的智慧所提示你的一切方法去辦。你用我的名義出門去；就好像我親自出場去一樣。

——我嗎？不，這種事我幹不了，爸爸，阿里亞斯這樣回答，游移着，垂倒了頭。

——如果你願意去幹，你也會幹得出一點事來的。你應該開始來一次。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的命運和你的姊妹們的命運，都是靠在你身上。你仔細想一想啊。

陀米尼寫信對美爾洛說，她不相信他是一個殺人犯，她永遠愛他。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法官們要開庭豫審了。一切的證據都是對美爾洛不利的。那顯然憤怒的全城都沸沸騰騰起來了。小衝突是常有的。人們傳說着蒙家預備去賄賂法官。

陀米尼老是躺在牀上；她的病狀不斷地重下去。安里葛是一天天地格外頹唐了。那羞怯而懶惰的阿里亞斯延展着到馬德里去的行期。三個月這樣地過去了。正在這個

時候，安里萬爺死了。

十

夕暮降下來了。侵入的暗影浸着陀米尼珈牀頭。突然，暗影似乎厚了起來，密了起來：阿里亞斯出來了，一聲也不響，煩亂着，打着寒噤。

——你怎麼了，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從牀上坐起來問。

阿里亞斯在牀腳邊坐了下來。

——你平靜點吧，陀米尼珈。你平靜點，讓我也把自己平靜下來。我應得對你說話。給我一點水喝吧。

陀米尼珈把一杯放在牀頭小桌上的糖水遞給了她的弟弟。阿里亞斯繼續說下去：

——陀米尼珈，你知道我是多麼地愛你，我一晌多麼地愛過你。我不願意讓你不幸。我要你去和泊洛思貝爾結婚；我要你立刻結婚。我要使他就在今日釋放出來。

陀米尼珈聽着，但並不完全懂得那她所聽到的話。她不禁露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來。阿里亞斯繼續說：

——等幾秒鐘你就會明白了。在走出此地之後，我就

要到法官裏那去，我要對他聲明那寡婦德萊羅和她的女兒是我殺死的。

陀米尼珈彎身下去，抓住了她弟弟的手腕。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精神錯亂了嗎？你發狂了嗎？弟弟，你要去幹什麼？誰會相信你？我不接受你的犧牲。我要說這是假話。誰都會看出這是你杜撰出來的。醒來吧，阿里亞斯，醒來吧！

——你把你自已安靜下來吧，陀米尼珈。這不是一個犧牲。這不是一個杜撰的事。這都是事實。

牀頭邊很暗黑，阿里亞斯已融解在黑暗中了！一片似乎應該是永恆的黑暗。祇有陀米尼珈聽到他，好像阿里亞斯的聲音是從另一個世界中傳來似的。而且他的聲音也已不是那親愛而熟稔的聲音了。

——是我叫倍爾摩多幫着忙將她們殺死了的。那在泊洛思貝爾走了不久之後替我們開門的守夜人，會證實我的說話。我不知道那件事怎樣會做出來的。我那時發了狂。我那時已不是我自己。我記得我想弄死那可憐的代爾芬的時候嗎？呃，正就是同樣的情形。在我走進那屋子去的時

候，我並不想把她們殺死，我可以憑着我對於你的愛發誓。後來，在出事以後的第一個月中，我也已忘記了我是殺人犯了，當我聽別人說起那件可怕的事情的時候，我的心靈間便有了一些模糊的影子，好像是在霧裏似的，好像我是什麼也都夢見過似的。我竟至想到我曾經夢見過，想到這夢是像一件事實似地加在我身上，想到我的理性有點不穩定。我害怕了。昨天，我問倍爾摩多：「倍爾摩多，我做夢嗎？」我祇問他這話。這已夠了。倍爾摩多搖

頭回答我：「不。」現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整塊地呈現在我面前了。是呀，這是真的！——他沉默了一會兒繼續說。我單戀着那個女子；單戀這兩個字不大妥當。我愛他比我愛美爾洛還厲害。加之，因為你的戀愛是收到一個和你的戀愛相似的戀愛作報償的。我的戀愛是一種辦不到的戀愛。為什麼辦不到？我怎樣知道呢？那是一種比我的意志更強的東西。我不敢向她承認我愛她。我試想寫信給她過一千次。我把一切的信都撕碎了。我願注視她，使她懂得我的意思；我不能夠，我的姊姊，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一想到她或許會不愛我，我的血就凝結了起來，接着

又在我的兩鬢上，在我的眼睛裏旋轉着，使我在舌頭上留着種特別的味兒。我甚至不敢問隣人她是誰，她的名字叫什麼。那一月她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那時候倍爾摩多纔打聽到她是寡婦剛德萊羅的女兒。每天晚上，陀米尼加，每天晚上我到她的門口去，俯身在地上吻那她擱過腳的門檻，而在天上沒有星的時候，我把她的屋子的柵門吻過許多次。

又靜默：

——那天晚上，我們等待着泊洛思貝爾的出發。我先想敲窗。我立刻便換了主意。還是進去的好。可是在我躊躇未決的當兒，已過了一些時候了。守夜人替我們開了門。我們走進去。因為屋子裏的路我不熟悉，因為我不是像一個賊似地偷偷地進去的，我便擦了一根火柴；我們穿過了起坐室，我們走上樓梯去。她在樓梯頂上現身出來。她穿着內衣。從我們站着的地方望上去，我們可以看見她的腿。我立刻猜出羅拉（我不知道有沒有對你說過她名叫羅拉）就要逃走，跑到窗邊去喊醒鄰舍們。「抓住她！」我這樣吩咐着倍爾摩多。我現在也還看見他當時的樣子。他

像一隻野獸似地跳上去，他從後面抓住了她，攔住了她的嘴。

我跑上去親自把她抱在懷裏。她是那麼地微溫，那麼地柔軟，那麼地細緻……一想起這種情形我的胸膛就融化了，我好像現在也還把她抱在我懷裏一樣。我拚命地吻着她，而且，爲要不使她叫喊，我一邊地吻一邊咬住他的嘴唇。這都是在黑暗之中幹的事。我失去了理性。我已不能克制住自己了。我叫倍爾摩幫我的忙，我便滿足了我的欲望。那時我簡直有點塗糊了。那母親的聲音從屋子底裏傳了出來。她說：「蘿拉，你在幹什麼，你在那裏？」這話我現在也好像在耳邊。因爲沒有人回答，她便不再等待，走了過來了。她手裏拿着一個蠟燭台。她一聲也不響呆住了。蠟燭掉落到地上，但仍繼續燃燒着。我發覺自己糟了。全世界都會來攻擊我。我便親手拿出了倍爾摩多袋裏的刀，我對準那老婦人刺了一刀。蘿拉翻身起來。她離開我差不多有第三步。她睜着我的臉，接着向我撲過來，好像要來挖我的眼睛似地。這些都一句話也不說。她從頭總沒有說一句話過。我永遠也不能聽到她的聲音。如果她

說了話，我相信我是會把她殺死的，我心中會清楚起來。但是她不說話，她不說話。在她還沒有撲到我之前，她已經在胸頭狠狠地吃了一刀了……我刺了長久……長久……

……長久……

充滿了那房間的濃厚的黑暗，在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看去是滿佈着幻像。

——我是從來也不想加惡於人的。我的奢望是寬洪而尊貴的。我曾經感到過多少次被壓制着，好像我的胸膛不能容我的心似的！這顆太大又太猛烈的心使我窒了息。我是一種懶惰的人，因爲我知道我永不會完成我所希望一樣高的那些事業。我爲什麼殺死了蘿拉？我怎樣會殺死了她？……倍爾摩多和我，我們走出了那所屋子；我們互相一句話也不說，就回家來睡覺。我睡得像死人一樣地熟。第二天，我什麼都忘記了。當我聽到了那罪案的消息的時候，我好像模模糊糊地記起來。我想：「別人說夢都是謊語！」——因爲我以為在夢中有一個預感。許多日子都是這樣地過去的。但是現在已經完了。永別吧，陀米尼珈，快樂點吧；去做了泊洛思貝爾的妻子吧。永別了，陀米尼珈。

阿里亞斯吻了一吻他姊姊的前額，便奔跑了出去。陀米尼珈先是嚇呆了，她想跑上去抓住他。她昏了過去，在牀邊倒了下來。

米爾洛被釋放出來了，但是他不要陀米尼珈。他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上這樣說：「你是知道的，在經過了這種情形之後，你對於我已不存在了。泊洛思貝爾·美爾洛上」。

在這許多的不幸之前，陀米尼珈振作起她的精力，竟克服了那厄運。訟事鬧了一年多。阿里亞斯和倍爾摩多都被判處了死刑。知道了那判決的時候，費囊姐和陀米尼珈到監獄裏去最後一次探望她們的弟弟，然後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

## 十一

那一天早上沒有人喚我我就醒了。別的日子，我的早餐照例是由特里尼達總夫人的一個女僕端到我牀邊來的；那女僕名叫泊麗絲珈，是一個阿爾里加亞地方的年輕女人，生着球形的臉兒，立方體的頸背，圓柱形的胴體又穿着圓錐形的裙裾。用了這些幾何學的形容詞，我要使你們知道，泊麗絲珈並不給人一種合理的生物的印像，又甚至不給人一種不合理的生物的印像，像別的家事上用的生物一樣。我們毋寧說她是一件外表顯示着某種象徵的特質的無生物：堅固，正確，力量，有規則。她可以說是自然之中爲人所用的那些隱晦，慈惠或無責任的原動力的一種結晶。

## 藝文情報

### 雷馬克存款被扣押

著名小說「西線無戰事」之著者雷馬克氏，今日由稅關當道扣押其銀行存款，蓋疑其在洛卡諾違犯關於外幣匯兌之規則也。（四月六日柏林路透電）

### 德國二大作家請入瑞士籍

雷馬克自其名著「西線無戰事」出版以後，頗受國家主義派之攻擊，不得已離去德國，漫遊於法國及瑞士，旋又徙居瑞士。最近竟請入瑞士國籍，德國人士聞之，頗覺驚異，且甚爲難堪云。

又愛爾兒·盧特維希，德國著名傳記家，曾作俾士麥、拿破崙等傳，旅居瑞士，已有年所，近亦請求歸化瑞士國籍云。

### 莎士比亞劇場落成

英國阿芳河畔之史特瓦福，爲大詩人莎士比亞誕生之地，向有莎士比亞大劇場一所，以資紀念，數年前毀於火，後由公共募款，重建劇場。其圖樣設計，分開設爭，獲選者爲史柯德小姐（Miss Elizabeth Scott.）

我望着我的錶。時候差不多是正午了。我是會叫他們在八點鐘送上我的早餐來的。我暴怒地拉着喚人鈴的繩。泊麗絲珈跑來了。在她的臉兒的球形上，顯着幾條縐紋，一些差不多和類人的感情的騷動的表現的相似的瞬間的癢擊。冒險亂猜着，我認爲這種表情是表示高興的。這是那麼地新奇，使我熱氣也消了。

——解釋個明白吧，泊麗絲珈。

泊麗絲珈解釋個明白？我要問她些什麼！

——噲，泊麗絲珈，幫忙我懂一懂那回事吧。

泊麗絲珈搖擺着胳膊，帶着那種神經質的顫動和小小的尖呼聲笑將起來。接着她對我做手勢，叫我不作聲。我聽着。在走廊中有急促的腳步聲。泊麗絲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着便吐出這句話來：

——瑪梨姬姐受着苦痛。

於是她又帶着那她所固有的態度笑了起來。

——我瞧不透你爲什麼覺得瑪梨姬姐受苦痛可笑。

但是泊麗絲珈繼續笑着。我停下來注視她。這不是一種真正的快樂的笑。這是一種興奮的，感動的笑。

——我猜，泊麗絲珈，我猜。你的意思是說瑪梨姬姐要養孩子的時候是快要到了嗎？

所擬之圖樣，設備至爲完全，爲英國各劇場之冠。此劇場於今年完工，已於四月二十三日沙士比亞誕辰舉行開幕典禮。是日清晨，鐘鳴六點，全城教堂，鐘聲齊動，男女老幼，均着伊利莎白女皇時代之古裝，遊行各街，十一時，羣衆列隊往瞻詩人遺宅，旋赴墓門獻花。下午二時中，英國皇太子自倫敦乘飛機來，以金鑰開取斯威之沙士比亞紀念劇場之門，且以英王名義宣言云「曠日開幕之戲院，爲沙士比亞而建，用誌不朽。」嗣由皇太子均在紀念劇場四周跳舞，狂歡不息。市議會亦開茶會，招待遊人。著名沙士比亞戲曲家般生爵士 (Sir Frank Benson)，隨貝爾爾溫，美駐英大使，亦蒞場演說。蓋此劇場之款，係全世界愛讀莎翁戲曲者所捐助，來自美國者爲尤多。參觀者對於新建築內部在美觀上與安適上認爲毫無缺憾，此劇場附設餐館，並有廣大散步場，可俯視阿芬河風景云。

### 印度女詩人被捕

印度著名女詩人兼演說家奈都夫人 (Mrs. Basojini Naidu) 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孟買被捕，因伊不遵警察命令，而欲由孟買往新德里 (New Delhi) 就印度國民大會代理主席之職也。奈都夫人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其所著詩，大都爲英文。除譯成印度各種文字外，歐洲各國多轉譯之。伊曾在印度與加拿大各處演說社會

泊麗絲點了點頭，表示是的。

我起身。我穿衣。我走到走廊中去，在那裏碰到了特里尼達德夫人；她似乎變了容似的，一點也不注意我。後來我出門去，到吃飯的時候纔回來。瑪梨姬的分貌顯得很忙碌。那天的飯很馬虎。僕役們聽着特里尼達德夫人的吩咐，跑到東跑到西地奔走着，好像屋子裏已沒有了寄寓之客似的。我們必須自己來安排食桌，到廚房裏去取出蒸籠來替我們自己上菜，像在最下等的小飯店的一樣。當然，談話資料總老是瑪梨姬所經過的痛苦。因此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那兩個神祕的女子並沒有來吃飯。

在傍晚六點鐘，瑪梨姬辛苦地，但是幸運地，生下了一個兒子。晚餐是比較招待周到一點了。那兩個謎一般的女子仍然沒有出來，沒有一個人對於此事介意。那是禮拜六。

在臨睡之前，我看着一些晚報。各晚報上都詳細地載着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及其僕人倍爾摩多受絞刑。這種記載使我看了出一身冷汗。自從一個不可記憶的時候起，在瓜達爾弗朗哥是沒有死刑的。這一次便不得不請一個臨時的劊子手來；那人是一個門外漢，一個把死囚的臨終的苦痛延長到一小時之久的糟糕的外行劊子手。在宣判那兩個罪犯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圍在牢獄的周圍。人們看着那死刑的通告的黑旗，還遲遲地不響，便譁噪起來，要攻打牢獄。當那陰淒淒的旗豎了起來的時候，紛擾格外厲

宗教及教育問題，而對於印度婦女運動及學生幸福，尤有關係。

## 丹麥詩人逝世

丹麥詩人凱·霍爾貝 (Kai Høberg) 於本年三月二十日在斯文德堡 (Svendborg) 病故，享壽五十五歲。凱·霍爾貝生前貧困異常，但是，詩是愈窮愈工的所以貧困不但沒有摧了他的詩興，反而給了他一個努力的機會。在他一生最困難的時候，他還繼續寫詩，印好了親自動手去賣。

## 霍普特曼的最後一本戲

現在在美國作巡游演講，不久就要做七秩大慶的德國大戲曲家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的新作日落之前 (Van Sonnenuntergang)，最近由萊因哈特 (Max Reinhardt) 導演在柏林上演，頗受觀眾之歡迎。霍普特曼宣稱這是他最後的一部戲劇，他以後不再寫戲劇了。他之所以把他的新作題名為日落之前也是頗有用途的，因為他一八八九年所作的第一部戲曲是題名為日出之前。

## 蘇聯的新電影

審了。羣衆怕受了欺騙。他們疑心那祇是假作的處死刑，讓那可恨的豪紳的兒子可以安安穩穩地逃到葡萄牙去。爲要監督起見，羣衆踴躍進牢監裏去。於是，瓜達爾弗朗哥的居民，便一個個地親眼看見了那兩個絞死的人。有的人辱罵他們，有的人笑着，有的人對着他們的臉吐痰。

在禮拜日中飯的時候，特里尼達德夫人另外添了一道菜給她的寓客們：煎餅，糖菓，賽雷斯葡萄酒和幾小杯白蘭地酒。那兩個陌生的女子（別的客人看去的陌生的，我却不然）穿着喪服來吃飯。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的議員帶了一個年輕的初出道兒的鬪牛人來做客，那人的假名是維略斯七世。那議員頗誇着有這樣的人做朋友。他帶着一種明白的驕傲態度對我們預言說，在幾個月之後，威維略斯七世便要將彭比達和馬却季多生生地吃下肚子裏去了。（彭比達和馬却季多是西班牙的有名的鬪牛者）

（譯者）

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那個生着像山羊的乳房一樣又密又分叉的鬍鬚的人，那天攤開了一嘴特別地豐饒而厚密的鬍子；那鬍子真像是那在擠乳之前幾分鐘的山羊的好乳房。大家都指手舞腳地很起勁；大家都同時地說着話，笑着。大家都替瑪梨姬和嬰兒的康健和幸福許着願心。當特里尼達德夫人走進飯堂來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向她祝賀。這屋子裏，祇有快樂，喜悅和饒舌。

蘇聯最近攝成了一本影電，名爲蒙古列車或鐵皮快車，由托洛貝爾（Troboev）導演；技術方面似乎太舊了一點，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但攝影却是很出衆的。故事很簡單，大約如下：

在一列穿度亞洲的火車上，有許多旅客上來。在三等車中，是些善良的人；在二等車中，是些冷淡的人；在頭等車中，是些刁惡的人。那些刁惡的人佔據了臥車餐車，大吃大喝，又有大隊的人保護着，在三等車上，有一個已經備嘗人生之艱苦的孩子，伴着他的生病的小妹妹。他去替她討一杯水，但那些巡警却惡狠地把他趕出去。於是，三等車反抗起來了，把列車一節一節地克服了，成爲列車的主人。那些官長們想使列車出軌，但是那些開車手却不許他們那麼辦，於是這列車便繼續着他的勝利的進行。

進行到那裏去呢？沒有說明。但是明顯地，這裏有一點象徵。

### 今年的諾貝爾獎金

今年的諾貝爾獎金數目，已在斯多克霍姆發表，每一種獎金（我們是知道的，一共有五個獎金）的數目是171,753古朗，即與去年的獎金數目差不多一樣。一樣嗎？是的，用瑞典的古朗說起來是一樣的。但是，已經跌了價的瑞典幣，再加上火藥大王自殺的事件，這筆獎



但是那兩個陌生的女子的眼睛，却老釘住她的碟子，她們簡直沒有吃了幾口。

飯後，有了一瞬間的靜默和疲勞。那位現在把肘子撐在桌上，用手托住前額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開始沉思地說了。

——這就是生活！我們大家在這兒都十分快樂。然而！你們沒有在報上聽見瓜達爾弗朗哥死刑的記載嗎？

——這正是我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那共和黨的首領用了一種很不諷刺的口氣說。——別人把喉嚨絞了一個多鐘頭，可是那兩隻豬却還不肯死！

那兩個親孝的女子急急地站了起來，踉蹌地走了出去。

她們還能聽到那生着密密的鬍子的人的最後一句話：

——這真算不能算數。他們是死有餘辜的。一切的豪紳就都該這麼對付。

特里尼達德夫人臉兒發青了。她格格不吐地說：

——但是……諸位……不知道……這兩位女士就是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的姐姐嗎？

除了那個共和黨人，大家都口定目呆了；那共和黨首領在桌上敲了一拳，把眼睛埋伏在他的眉毛間，用一種兇猛的音調說：

金實際上能合到多少錢可有點說不出了。

### 關於歌德的生平的德法新出版物

歌德逝世百年祭，在德國及外國引起了許多關於歌德的著作和論文，對於歌德作一個新的研究，新的探討。在德國所出版的許多新著中，最可注意的有兩部：一部是托麥斯·曼(Thomas Mann)的歌德和托爾斯泰(Goethe und Tolstoi)是一部比較研究的偉大的著作；托麥斯·曼用一種無匹的心理學的敏銳，把這兩位思想那麼不相同的天才的共同點發現了出來，頗有獨到之處。另一部書是一部題名為歌德及其世界(Goethe und Seine Welt)的叢書。編者保沃思·伐爾(Hans Vah)·安東·李本伯(Anton Kappenberg)及恩斯特·勃魯特勒(Ernst Brähler)。共包含五百八十張。其中他的從小到老的肖像四十張，尤為別緻。他的同時代人，朋友，他的居住地，他的手蹟，以及和他有關係的一切，均蒐集無遺。真是「洋洋大觀」！

在法國方面，可注意的有保爾·阿芒(Paul Amann)的歌德(Riederer)、曼倫吉(A. Höfenger)的歌德在意大利(Victor Attinger)版。此外，阿力山大·維亞拉特(Alexandre Vialatte)翻譯了一部德國雙力泊·維特可泊(Philipp Winkop)的歌德，其生活及其靈魂。

——那麼那個假聖人，那個年紀更老一點的，就是那報紙上稱為「豪紳媽媽」的，那黎蒙全家中最壞的人了？我沒有早一點知道真是憾事！我準會立刻去衝撞她！人們早應該把她也絞死了！而還有一個，那個小小的固執的女人，也該一起絞死。她好像也是一個同謀人。在這國家，簡直是沒有王法的！

(完)

### 歌德時代的德國藝術

最近在柏林開一個偉大的展覽會，名叫「歌德時代的德國藝術」。發起人的意思是想表明歌德給與藝術的影響和藝術給與歌德的影響。這展覽會中陳列着許多從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的圖畫，版畫，雕刻等等。其中有德國十八世紀下半葉諸名畫家的作品，及十九世紀初葉浪漫派的作品。

# 上海戰影

彩色精印裝幀美觀

第一集  
第二集  
每冊實價五角

現代書局出版

本畫冊搜集此次上海抗日血戰經過之實地攝影。每集百數十幅，多為外間所絕未披露過者。特用彩色精印，三色封面。舉凡十九路軍在淞滬崑崑太等地抗日之實況，士兵奮勇殺敵之情形，日方之軍事行動及其轟炸文化機關之殘暴，無不應有盡有，搜羅完備。第二集尤多總退却後在第二道防線內之種種活動。十六開一巨冊，裝幀美觀，實為此次抗日血戰之最好紀念冊，外埠郵購，郵費免收。掛號每冊另加六分。

## 編輯座談

一期的本刊上，也許就可以開始揭載了。

在創作這方面，本期並沒有新作者的作品，這是我引為十分抱歉的。

但是，除了上述的郁達夫先生或將有新作發表外，現在已有了劉訥鷗沈從文兩先生的大著，再過兩三天或許還可以收到幾篇，所以，在下一期的本刊上，或許可以讓我對於讀者有一個交代了。

本期的兩個短篇小說的翻譯，都是很新鮮的東西，我敢向讀者特別推薦。尤其是李青崖先生替本刊把這篇小說趕譯起來，實深感謝。

在本刊創刊號上，穆時英先生的「公墓」一篇的第一段中「徐府君之母陳太夫人之墓」，因為是一個重要

時日忽忽，本刊第二期的發稿日又到了。在我手頭的文章，支配下

後按期繼續，大約在第四期上可以終了。

來，還覺得很枯窘似的，不免有些慚愧。我希望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我的請求的朋友或先輩，能在短時間內寄些文章來湊湊熱鬧。讀者中能寫文章者，倘若信任得過我的取捨而高興寄些作品來，也至誠地歡迎着。

郁達夫先生擱筆了好久，今年忽然又高興寫起文章來了。我想關心於他的讀者一定很願意聽這個消息的。本期所載的一篇論文；闡明中國現代小說並非承接了中國舊小說的脈絡，而是繼續着西洋的小說系統，這實是很確切的見解。郁先生最近因為剛才寫好了一個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需要短時的休息，此後便預備繼續做些短篇，如果趕得及的話，下

茅盾先生新近回了一次家鄉，所以寫下了一篇故鄉雜記，爲了想給讀者先觀爲快，不等他全文寫完我就請他允許以第一章先發表在本期了。以

的錯誤，所以特地在此修正。

木刻是一種新興的藝術。在中國，

擅此者似乎還很少。一川君於此很用

功，他曾給我看過二十餘塊習作。我

覺得都很能滿意，（當然與外國的木

刻家的成績是不能比較的。）現在本

刊上複印了一塊，敬在這裏給讀者一

個鄭重的介紹。  
二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施肇存

現代書局

現

代

信

箋

白雲箋	(10.5 × 7開)	實價二角五分
白雲小箋	(9 × 6開)	實價二角四分
彩雲箋	(10 × 7開)	實價三角
彩雲小箋	(9 × 6開)	實價二角五分
蟹行箋	(10.5 × 7開)	實價二角二分
青蓮箋	(10 × 7開)	實價二角二分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現代

第一卷第二期(六月號)

二十一年六月一日

二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半面	老面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編輯人	施 藝 存
發行人	洪 雪 帆
印刷所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所	現代書局
分店	成都 漢口 開封 北平 汕頭



# 現代兒童讀書會

讀書會的創辦，本來是出版業者爲了與買書人取得聯絡與合作而起的。現代書局鑒於目下兒童讀物的缺乏，乃出版現代兒童叢書百種。又因爲力求與兒童讀書界合作，減輕負擔起見，就組織了「現代兒童讀書會」。入會費僅全年二元，而贈書多至三十五種，再有其他許多權利。開辦以來，會員普及全國，信用卓著。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會費全年二元

## 十四種大利益

- |    |   |          |   |
|----|---|----------|---|
| 10 | 贈 | 「英兒的通訊」  | 冊 |
| 9  | 贈 | 「自然科學叢書」 | 冊 |
| 8  | 贈 | 「滑稽連環畫」  | 冊 |
| 7  | 贈 | 「故事連環畫」  | 冊 |
| 6  | 贈 | 「謎語連環畫」  | 冊 |
| 5  | 贈 | 「童話連環畫」  | 冊 |
| 4  | 贈 | 「外國名人故事」 | 冊 |
| 3  | 贈 | 「中國名人故事」 | 冊 |
| 2  | 贈 | 「現代兒童完全」 | 冊 |
| 1  | 贈 | 「現代兒童完全」 | 冊 |
- △優待券二種可用一年▽  
△以上二至十二均爲現代兒童叢書▽

## 八大獎賞

- 1 本會會員學年考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五元
  - 2 本會會員學期考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二元
  - 3 本會會員月試列第一名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4 本會會員在校受課滿一學期不缺課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5 本會會員應徵本會懸賞文名列甲等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6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五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
  - 7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十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一元半
  - 8 本會會員介紹同學入會滿廿人以上者獎賞實價書券三元
- 關於一至四項須有學校當局書面證明。

## 五大權利

- 1 本會會員可將作品投寄「現代兒童」刊登
- 2 本會會員可將照片投寄「現代兒童」刊登
- 3 本會會員可隨時提出問題要求答覆
- 4 本會會員小學畢業本會可以代辦轉學手續
- 5 本會會員購辦書籍本會可以代勞不需他費

## 入會手續

本埠 將入會書各項填明，連同入會費二元，面交到四馬路現代書局，或海寧路順徵里現代書局總辦事處，領取會員證及書籍等

## 外埠

只須將入會書各項詳細填明，連同入會費二元，郵費三角掛號寄下。本會收到後當即將會員應得之各項書籍，優待券等，陸續寄奉，決不延誤。